

茶葉棒子



# 開明文學新刊

本叢刊集  
國內名作  
家的文學  
新著而成，  
內有遊記、  
隨筆、小說、  
詩歌、戲劇  
等集筆調  
輕靈，文字  
雅麗，印刷  
裝製均極  
精緻，定價  
低廉，尤使  
讀者選購。

殘	蛤	追	城	意	燈	貓	緣	緣	海	點	海	平	未	速	歐	周
				大	與	與	緣	緣	底		行	屋	厭	寫	遊	作
			下	利	短	短	堂	堂	隨		雜	雜	居	與	雜	散
			遊	遊	筆	筆	再	隨	筆		記	文	習	隨	文	鈔
陽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筆	筆	筆	筆	筆	筆	筆	筆	筆	筆
靳	老	張	蹇	李	施	靳	豐	豐	巴	巴	巴	夏	葉	茅	朱	周
以	舍	天	先	健	蟄	以	子	子	金	金	金	丐	紹	盾	自	作
著	著	翼	艾	吾	存	著	愷	愷	著	著	著	尊	鈞	著	清	人
六	五	五	四	三	五	四	四	三	四	三	三	四	五	五	七	四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分				

## 開明書店印行

■ 陽明文學新刊 ■

# 茶葉棒子

陳白塵著

民國廿六年四月初版發行

實價國幣五角

(外埠酌加寄費)

開明文學新刊  
茶集棒子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著者 陳白塵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章錫琛

印刷者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二五七八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交通路  
南京太平路  
北平楊梅竹斜街  
開明書店分店

本書已照著作權法呈請註冊

# 目次

馬棚灣·····	一
夜·····	四
茶葉棒子·····	六
起早·····	一七
李大扣子上學·····	一六五
蠢動·····	一九

## 馬棚灣

一道金色的光從東邊魚白的天與魚白的湖水難以分明的界線中間冒出頭來，黯淡的天空便明朗了。駛行在和高郵湖平行着的運河裏的龍飛輪船，也要抖抖精神了，便——

「多——多多——」

叫了兩聲。屁股上的活葉輪子把河水像怒潮似的捲了起來，隨即又一頭撞在後面拖船的頭上，於是水頭被激成二尺多高，「嘩……」叫着，儘在船頭前面跑。這些聲音到第二隻拖船上人們的耳朵裏，已經是「呼……」的低鳴了。前面輪船肚裏不斷地「禿禿禿……」帶着拍子。

賣牛肉高粱酒的已經躲在廚房裏打盹。只有：

「洋糖稀飯！四個銅板一碗！賤賣了！賤賣了！」一個禿子提着稀飯桶在叫。

烟蓬裏像豬一樣擁在一起睡覺——其實是擁在一起打瞌睡——的男男女女正在睡眠模糊着。一個單身男人把頭枕到一個女人的肩頭上，被那女人一個巴掌打了回去；這聲音驚醒了另一個大麻子，睜開了眼睛便罵：

「尪娘的夜裏賣六個銅角子一碗，這刻兒尪格又賣四個銅角子狗尪的你代人家頑嚙！」一口淮城腔。

大麻子身旁一個海州人，是上鎮江去推車子的，被麻子吵醒了，腿一伸，「尪哥哥的吵麼？」

「海州噶子起來持（吃）稀飯罷！昨兒咯你嫌貴，現在只賣四個銅角子一碗了！」海州人並不想吃什麼，揉揉眼。「到哪塊哪？」

「賣稀飯的到哪塊哪？」麻子隔着圍在烟蓬四週的油布問。

「洋糖稀飯！賤賣了！三個銅板一碗！」禿子的聲音劃破了冷寂的空間。

睡的？」

海州人笑了，「尙嘴子的！又三個銅板嘞！」

「殺頭的！」那個女人又是一個巴掌打在那男人的腦袋上，「這個人怎幹（樣）

那男人睜開眼，拭了嘴角上的口水，「唔……唔……」

大家都笑了。女人又閉上眼，裝睡着。

一個房艙的門打開了，鑽出一個戴白箍黑軍帽的頭：「喂！到哪塊啦？」

「『小車子不走』了，先生。——吃稀飯吧？又甜又香，吃了到鎮江！」

「什麼！哪塊啦？」那黑頭不動。

「『小車子不走』——告（加）油——高郵呀！」

「狗彘出來的！你俏皮哩！」頭縮進去了，艙門托的關上。

一個水手走來搗去油布，嘴裏咕嚕着：「噪勒格娘！馬棚灣還沒到。倒高郵哉！」

麻子乘機問道：「寧波佬，啥地方啦？」學的是上海話。



「馬棚灣快到哉！——離高郵還有三十里。」

後面又來了一個茶房，叫着一醒醒哪！喂！馬棚灣走不過啦！要下船啦！

有些人被驚醒了，有些人不知道是什麼事。麻子總算老跑碼頭的，便機警地問：「怎幹路上不通了？」

「馬棚灣不好走。」

「不是說灣高郵湖的嗎？怎幹又不好走了？」

「擠河啦！老的！」鎮江茶房不高興地答。

「尙娘的不對呀……」麻子懷疑起來。

「怎麼攪的尙嘴子的！」海州人感到麻子的懷疑了。

麻子沒有答話，腦子裏盤算點子，那鎮江茶房又一路喊到前面去了。整個烟蓬裏使

騷動起來。

「起來！起來！快點！下船嘍！」

「小和尚媽媽醒下船嘍！」

「船不開了！大趕子！刀丫刀丫（爹）起來又！」

「我的帽子呢？包袱呢……？」

「什麼呀……做什麼呀……？」

烟蓬客人鬧的一團糟，希里嘩啦地響起來了。有一小排兵士擠在烟蓬的另一角上的，也七里八托地拖了槍預備下船。又另一隻角上，盡是一些逃荒的難民模樣的人物，他們是今年夏天被大水淹了的。秋天，他們吃盡了不要錢的魚蝦，現在卻沒有得吃了；天冷，人是飢寒交迫，逃荒是他們最後的出路。他們本來就有些兄弟姊妹們在鎮江上海的，有的是做工，有的是幫傭。他們一想，與其天天望着大水，不如出去拚一拚。但他們從來不會出過門，什麼輪船通不通是不懂的。

「什麼……什麼呀……？」

「怎幹……怎幹哪？」

難民堆裏又鬧起來了！

「不得了！嘍船不走嘍！」

「怎幹好呢？……老天爺呀！」

房艙門一個一個打開來了，帶呢帽的頭，帶瓜皮帽的頭，帶白帽箍的頭，還有和尚頭，都釘着一付疑問的眼，向外望。人的大腿在他們眼前幌來幌去。

「什麼事呀？喂，賣稀飯的！」

禿子已經不見了。那個女人現在也探出頭來東張西望，一個瓜子臉，三十來歲，頗可人意兒。那打瞌睡的男人也釘在後頭問：

「嫂嫂，怎幹的？」

難民們又都慌張無主意地亂叫了。聲音蓋過了「嘩……嘩」的水聲和「禿禿」的機輪聲。

「多——多多——」

突然，輪船又一聲叫，給雜亂吵嚷的聲音壓下去了。但它一停止，人聲又更高的吵起來。

然而「禿禿」有規律的拍子放緩了，緩了，終至於不響了。只讓「嘩……」淌過去，再一聲「多——」長叫，船在一個並不是碼頭的地方停下了。

「諸位客人下船啦！」那鎮江茶房直嗓子叫：「馬棚灣擠河啦！船不走啦！下船啦！快！快到高郵換船啦！」一個這樣叫，又一個和着，又一個和着。於是全船混亂了。

烟蓬客人被擠着，推着，紛紛下了船。房艙裏客人望着岸上的路——那是前兩天下雪才融化開來的路，一溜一滑地站不住根。走路的全張開兩隻膀子，向左倒就張右手！向右倒，就張左手。這裏一個跌倒了，那一個又滑一交。前一隻拖船上的人已經快下空了，這一隻船上也下了一半，只有房客艙裏沒有動。那一小排兵士也都下了船，散亂地站在岸上，但沒有走。難民的一羣有的在發呆看着船，有的試驗走了幾步也停了，給手裏破碎的爛衣裳包放在屁股下坐了。輪船頭已經很疲倦，蹲在那兒歎氣。

八號房艙裏跳出一個戴白箍黑帽子的人物，全身也是黑的，頸裏領子上，兩小片白領章，上面兩個金字「警校」。他站到船舷上叫起來：

「媽的戾！他打起京腔：『怎麼不走啦？這不行！』」

從他的身後房艙裏又鑽出兩個人，都穿着學生裝。一個戴鴨舌帽子的跑到船尾上去問：

「押水先生呢？押水先生那兒去了？」

另一個光着頭，衣裳還沒扣好，跑到船頭上向岸上人叫道：

「喂……大家不慌走！你走到那塊去呀？你知道高郵有船嗎……」

就像在水上飄浮着的草，那岸上在蠕動的人有許多站定了。

「我們想法子再走！不要受他們船老闆的騙！」

「對了！對了！有人叫。」

「怎幹辦呢……」又有人失望地叫。

「大家不要走！走了就沒有辦法啦！」船頭上穿學生裝的一個便跑下船來了。後面跟着那個穿黑制服的。

岸上散亂的人也慢慢地聚攏了，一個人在大聲喊：「尙娘的這樣不行！他狗肉的是騙人末！」

海州人站在旁邊，揸起袖子，短棉襖上已經污了一灘泥。瞪了眼睛看河裏的船。「尙嘴子的這路怎麼走哩！找他狗肉媽媽的老闆！我們不走！」

光頭的學生跑到那一小排兵士面前去，對一個弟兄說：

「老鄉，你看怎麼辦？給我們趕下船就算了嗎？」

一個老鄉對他笑一聲，不表示什麼。他再向另一個老鄉說：

「老鄉，你看這些難民多可憐，請你們幫我們一起跟船上辦交涉，我們不能走——

你看這路上！」

「請你對俺們排長說……」一個老鄉說：「俺們不能……」

還沒等那光着頭的學生開口，那灰色的人羣中已走出一個排長來，很不高興地笑道：「同志，請你們自己向他交涉吧，我們軍人有軍人的紀律。」二十五路軍向來是不擾民的！」

光頭學生還要說什麼，河堤上已經又吵起來了：

「押水的找到了！」那另一個戴鴨舌帽子的學生在堤上叫，用手招呼着大家。

烟蓬客人都圍上來了，約摸有百十個人，難民佔了大半。

押水先生是個約摸三四十歲的矮個子，又黃又瘦，手裏捧着一個水烟袋，本來裝做事外閑人樣站在遠遠地方靜觀動靜的，卻不防被那位學生捉住了。

「尙嘴子的！不要讓他跑了！」海州人在人叢中擠上來。

「乖乖！麻子叫，「你咯尙娘的倒想溜哪？」

戴白箍帽子的鑽到面前：「媽特屌！怎麼說給老子放在這裏就算哪？」

難民們更混亂地叫着，聽不清他們的言語。就像惡浪樣掀到押水先生的身上來。紙

楣頭上的灰因爲他手的震動一小段一小段墮落在他面前像漿糊的泥裏。

押水先生看了看形勢，便陪下笑臉說：

「諸位不要吵，兄弟並沒有跑呀！」他彈了紙楣上的灰，雖然那上面並沒有灰了。  
「兄弟要存心跑，那是狗肉忘八蛋！」他的臉一沉。

黑制服撞到他面前，「老子不管你狗肉的驢肉的，老子不能走！拿船給我們坐才行。」

押水的用手拍一下黑制服，「先生，船是不能走了，請到前面去看看就知道：河擠到只有二尺寬，什麼船也走不過去！」

「不要講費話！」戴鴨舌帽子學生說：「你到底怎麼辦？」

「兄弟早已辦好了，」兩手一張，押水先生的腰一灣，「船在高郵停着，諸位到那邊去上船，不要再打票。」

「禽哥哥的！你想騙人哪？到高郵那個把船給我們坐呀？」



「我們有公司在那塊哩！老的！」他對着海州人翻一個白眼。

「禽親媽媽的你狠什麼嘞？」海州人抹起袖子上了一步，「不給老子送到鎮江就退票！禽媽媽的老子是白花的洋錢打的票呀！」

一下提醒了大家，於是在難民堆裏便一片聲嚷起退票：

「我們要退票！不退票打死他狗禽的！」

「乖乖！老子是好騙勿丫？退票！」

「他咯狗禽的賣票時候狠嘞！非教他退票不行！」

押水的又很難看地笑了，「行行！退票也行！——隨你們諸位便：要坐船，到高郵，要退

票，到局子裏去！」

「要退就退！」

「但是……」押水先生手指被火帽子燙了，吹了一下手，「兄弟身上沒有錢呀！不到局子裏去那塊有錢呢？——還是諸位！」

「好！穿黑制服的說：『就走！』」

押水先生在前，黑制服跟在後面，一手提了皮箱，一手挾了一個小鋪蓋捲兒。

百十個烟蓬客人只有前邊十多個人懂了，後邊的人還不懂怎樣解決的，看押水的走了，又吵了起來：「怎幹讓他個狗肉走啦？」

戴鴨舌帽子和光頭的兩個學生便對他們解釋了結果，要他們跟到局子裏去退票。大家都忙起來了，各人收拾起自己的東西，扛着向前面局子裏走。茶房說，局子在前，面還有一里路。

兩個學生也趕忙到船上給行李鋪蓋搬了下來。這裏不是碼頭也沒有伙子——有幾個也給那闊氣的客人僱走了。他們自己扛着向前走，追着前面散亂的行列。

泥像漿糊，踩下去又滑又黏。又怕跌倒，又怕鞋子掉了。——他們穿的是江北鄉下人織的羊毛窩子，不跟脚的。前一隻沒站穩，是不敢擡起後一隻脚的。前面人雖不會走遠，卻老也趕不上。

「老洪，你看怎麼樣？」光頭的一個問。

「我想還靠不住，他沒有那末老實吧——老葉，你看呢？」

「對了，還是快點走！」老葉，光頭的一個說。

「可是，就是退票也不是事呀——你想這樣的路——哦呀！」老洪一滑不會跌倒，但嘴裏的話嚇掉了。

後面有一付擔子，挑着行李，很熟練地從他們背後趕過去。擔子後面跟着兩個人，一個戴銅盆邊帽子，一個戴瓜皮帽子，氣喘喘趕着腳伏，那戴瓜皮帽子的，一邊說道：

「我們不管他們罷！我們犯不着跟他們伴……」

老洪看了一下那瓜皮帽子，低聲罵道：「媽的屎狗！」

「罵他們有什麼用？他們根本就是這末一種東西！」

看前面，已經快要到鎮上了。飯店的招牌模糊地掩在幌動的人影的前面。他們更加速地向前走。

突然對面一隊人和他們走到同一條比較乾燥些的路上。那是一些頗形狼狽的工人，挑着擔子，擔上不過是些衣被箱籠和鍋碗之類的東西。這些樣子是比他們船上難民們要略高一等，但在精神上卻更形狼狽。老葉驚異地看看他們，讓開路。

「你們是那里來的，老鄉？」他問。

「上海回來的，先生。」一個工人答。

「上海怎樣了？」老洪緊接着又問。

「日本兵打開北了還不曉得，你們？」

「哦呀！」老葉帶懊悔地叫了：「畢呆子的消息倒是真的！」

他們頗感得自己走得太猛浪了。雖然他們在家裏是不能再待着等人來找他們；但在清江，他們是應該相信那些滬戰的謠言而中止南下的。因為在他們對於國際形勢的推測上，也是相信這謠言有可能性。但他們聽說長班輪船快要停班了，他們所坐的船也許是末一次，爲了怕失了這機會，他們終於置那位被稱爲呆子的畢先生的忠告於不顧，

來了。當然，他們沒有想到船已經不能直駛鎮江，而上海的戰事已經發生。

他們正討論着滬戰的問題，身旁又是一個人影子閃了過去。他們更加快地走，因為大家在前面又吵嚷起來了。

那面亂哄哄正不知吵什麼，那戴有白箍黑帽，穿黑制服的人已經迎面跑過來。

「老洪，你們看見押水的嗎？」那「警校」的學生問。

「怎麼樣人呢？」老洪立定了。

「跑到局子裏，走後門溜了！」警校學生說。

「媽的皮！這東西真滑頭！」老葉咬住嘴唇說。

老洪突地放下行李，說：「老葉，你給行李送到局子裏去；我去追他！」他轉身回頭走了。

茶 葉 棒 子

老洪在前追着，警校學生跟在後面。老葉給行李放到一家頂近的飯店裏，便招呼了聚集在一家掛着「匯通輪船公司馬棚灣分局」招牌的門前的烟蓬客人，說道：

「你們還在這塊做什麼呀？押水的跑了，船還能跑了？我們上船去！不見他就燒他的船，難不成就聽他騙了？」

在人圈子外面哭叫着雜亂的聲音，回答着老葉的話：

「殺頭的坑死萬人的船老闆呀！你給我們的錢騙去了，就把我們放在半路上呀！是女人的聲音。」

「斷子絕孫的押水的！你教我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啦！你把我們的錢都賺去了，你教我們一錢沒得朝那塊走哇！」

海州人給東西放在局子裏，捲起褲腳子，向難民們叫道：「各位弟兄們！來！燒他！尙姑娘的船去！」

「走哇！」麻子也從人堆裏叫起來：「走哇！看他個尙娘的拱到那個屎心裏去！」

「東西放下來走！」

「走走！」許多人都叫起來了。

有幾個女人也叫罵着跟來了。

一羣人又向回頭走，但不多遠已經看見那個白箍帽子和鴨舌帽子中間正夾着一個人在指手畫腳講什麼。——那正是溜走了的押水先生。

「噢……」海州人又高興又憤怒地叫起來，便飛奔向前去，「你個尪媽媽的跑腿替你打折了！」到跟前，對準那又黃又瘦的腦袋就是一拳。

押水先生一讓，「噯……噯……噯……」儘嚷：「老的不要動手吵！」

「揍你個小舅子！」海州人又給了一拳，「尪你媽媽的你跑！」

腰眼裏又是一拳，這是麻子的。「狗尪的跑吵！」

在穿黑制服的調解掩護下，押水的情願回去退票了。大眾還在憤憤地叫：「燒他的船！不要退票了！打死他個狗尪的！」

混亂中，從人背後擁出一個穿灰色軍裝的人，嚷着：「不要吵！不要吵！有話好好說！」那是一個水上警察的巡長，身上勒了一根武裝帶，腰下掛一支手鎗。眼睛向四面射。

「好了好了！麻子叫起來：「巡官來了！看他個禽娘的還騙人罷！」

「他把我們錢都騙去等船在半路上就不開，人還想溜咧！」

「我告訴你，先生。」海州人又擠到巡長面前：「他個禽哥哥的是個壞蛋！將纜跑了，挨我們又逮着了！」

「不要亂吵！」巡長生氣了，但又和平地問押水的：「到底什麼事？」

老葉向老洪歪歪嘴說：「狗來了！」

押水的自然否認他的逃走，說他是預備退票的。

「那末你們都到局子裏去退票！」巡長命令着。

前面等候着消息的一部分烟蓬客人歡叫起來了。

「逮到了！逮到了！狗禽出來的！」

「揍！」

「打死他個殺頭的！」



「阿彌陀佛……良心啦……你坑害我這個無兒無女的人該要雷打火燒刀丫！」

噏的擁進了輪船局子。——這是在一個飯店裏對櫃臺裏的。押水的從招牌背後鑽進櫃臺，一把拉了巡長坐在賬桌前面，身上掏出香煙敬上去，笑嘻嘻地對巡長說：

「巡官，請！點上火。」

巡官右手放在賬桌上，用兩個指頭點着桌面，同時低下頭去說了兩句什麼，押水的也湊上去點了頭，卻不防背後又叫起來了：

「媽特皮！穿黑制服的給櫃台一拍，「退票呀！」

押水的一回頭，櫃臺外面已經圍上幾圈人，黑壓壓的，茅屋簷下的光線都被遮了。站在前面的是穿黑制服的和兩個學生，麻子，海州人五個。後面都是一些穿短襖子蹬草鞋的「泥腿子」，一個個拳頭捏得大碗口大，眼睛睜得核桃般，嚷着罵着聽不清楚的，而在押水先生極不願聽的話。他氣了。

「吵什麼？」他想現在可以壓制他們了。

但櫃臺外回答他的是麻子和海州人同聲罵出來的：

「臊你媽媽！」

和第一圈後面雷一樣吼着的——

「揍！」

押水的沒趣地轉過臉來，求救地看着巡長；巡長卻不理這些。押水的低聲又說了幾句，臉上浮出央求的微笑。巡長瞟了櫃台外面一眼，點點頭又說：

「但是——」底下聽不見了。

「那個當然……」押水的滿意地笑了。

巡長站起身，從招牌背後走了出去。押水的笑容在看不見巡長時才收了起來。

「諸位，」他的聲音已經沒有剛才那末和順，雖然他說的很客氣：「請你們等一等，我們去換銅板了，就退票，就退票。」頭點得也有點勁兒。

那光頭的學生從人縫裏擠出去了，他釘着那巡長的後影。

「可是我們不能等！我們要上鎮江哩！」穿黑制服的鼓着嘴。

「好了，就來就來！」押水的有點不耐煩，轉過臉。他在心頭上打算盤：尙媽媽的一筆現錢撈到手還送出去嗎？鎮江局子打來的密電關照的是吸收現金，昨天共賣了八百五十塊錢，如果退票，四八三百二，四五二，三百四十塊錢，那其餘五百塊錢了？上海打起仗，長班又不能開，本來可以多落三百四十塊錢的，現在不是尙媽媽白忙嗎？回頭一看那穿黑制服的和戴鴨舌帽子的兩個人，不由心頭冒火。但一個念頭轉過來，又帶希望地看了那兩個人一眼。

押水的向招牌後一看，那鎮江人的茶房正擠進來。

「好了，你來替我去換銅板！」他擠一下眼。

茶房和他站在招牌後講了幾句話。他又向茶房指示了一些什麼，然後用眼睛斜瞥了一下那兩個人。茶房會意地走了。

「押水的！」那戴鴨舌帽子的學生叫做老洪的，一眼給這些都看在眼裏了，恐怕有

什麼變卦，便說道：「你先退票給我！」衣袋裏掏出一張二角的角票，「我是房艙一張，四塊八這裏二角錢給你，退我五塊錢——我不要銅板！」

押水的打了一個寒噤，「什麼退四塊八能退全票？」他冷冷哼了一聲，「先生，你太打如意算盤了！」

老洪知道這中間有問題了，便提高了嗓子叫：「大家聽聽！他不想全數退給我們哩！」

「噯！噯！先生！」押水的招呼老洪，「你走了二百多里路不給船錢嗎？你先生是讀書明理的人，怎幹不講情理呢？」

「我不講情理？」老洪更高聲地叫：「你們賣票時候不是說可以直達鎮江的嗎？現在怎能把我們放在馬棚灣呢？你不退全票就給我們送到鎮江！」

「對了！」後面一個人叫道：「我在清江打票時候說，我們打馬棚灣的票罷。你們說不，船一準到鎮江，硬要我打到鎮江的票！這不是有意騙人的錢嗎？他爺媽媽的？」

押水的冷笑了，「我們怎麼曉得路上不通呢？」

「放你媽的屁的屁！」又一個人罵：「馬棚灣不通已經三天了！你們這裏飯店說的！你們果真不曉得嗎？你咯禽娘的明明是想在年底下撈幾個現錢的嘍！」

押水的急急想分辨什麼，老洪的話又打斷了他的：

「你們還不曉得哩！——上海打仗了，他們一定得到信存心想騙幾個錢的！」

「好好聽你們說罷！聽你們說罷！」押水的轉過臉去了。

「媽的屁朝哪塊走！」穿黑制服的又喊住他。「到底怎樣辦？」

「我們照馬棚灣票扣六成；退四成，天公地道！」押水的板着臉。

「乖乖！」櫃臺前麻子醒過來了：「噢……你還是打這個主意呀……你個狗禽的

才打如意算盤哩——不行！」

「怎麼樣呢？他禽哥哥的？」海州人還不懂。

「他媽的屁的說，一塊錢只退四角！」老洪回答他。

「要退，退全票！不退，給我們送到鎮江！」穿黑制服的擋着櫃台，「聽你便！」

「我說，這小狗肉的可配揍！拖他出來！」海州人又抹袖子，眼睛睜得像銅鈴，鼻孔裏呼呼地透氣。

麻子一邊計算着，說：「我的親乖乖！你真刁哇！二百一十里路你倒要六成；二百七十里路你只退四成呀？乖乖！我一巴掌給你狗肉的生日年紀打忘記掉！」拳頭想打過去，押水的讓開了。

「有話好說，有話好說！」押水的又軟下來了：「不要動手呀！」

海州人冷不防隔櫃台給了他一拳，「不動手你狗肉的不認得老子！」

麻子又算了一下，「乖乖，到高郵打短班票又要一塊零八分，這里只退七角二，你叫老子兩頭吃虧呀？你個狗肉的可不派揍呀！」

「這里到高郵還有三十里哩！」後面有人補了一句。

「我們沒有一個銅角子！怎幹再打票呢？」

「這三十里路就像滑油山，怎幹走哇？」

「老子不要他退錢了！要船！要船！」

老洪一想，退票恐怕根本是騙局，難以成功；而且如果只退四成，這三十里泥濘的路依然是一種損失。回頭找老葉，還沒有來；找那穿黑制服的同艙客人，卻在對那個鎮江茶房說什麼話，便略考慮一下，叫道：

「對啦！我們還要他把船我們坐，我們是要到鎮江的，不是到馬棚灣來退票拿錢的！大家想想看：到高郵還有三十里路，你們怎幹走哇？年紀輕的男人能走了，女人又怎幹走哇？」他又轉臉問押水說：「好了！你也不必什麼四成六成了！你還是用船把我們送到鎮江！」

在老洪的後面哄起一片聲音：

「要船！要船！對的！我們要船！」大家都叫着

穿黑制服的停了說話，也叫道：「對啦！要船！」

「要船！」像一句口號樣，各人都暴怒地瘋狂地叫着。女人們更同意了這辦法，也尖聲地和着叫。那打巴掌的女人也在內。她叫道：

「不給船坐就去燒他的船！」

那挨了兩巴掌的男人還釘在她身旁，也興奮地叫罵：

「放洋油燒他狗畜的船！」他又故意碰了一下她的膀子。

押水的在櫃台裏躊躇了：如果真的要船，那裏來呢？跟高郵短班接頭嗎？他們還不是要我的錢？六八四十八五六三十，乖乖！那我偷雞不着倒蝕一把米嗎？……還有到高郵三十里路……不行！退四成已經吃虧了！

「要船？」他鎮靜下來，「要船，到高郵我老早說過了。」

「哪一個上你當高郵？」

「怕上當就退錢！」

「我們是坐船的，不是來退票的！我們要你什麼錢拿船來！」



「對啦！要你退票還說老子們敲你竹槓哩！不退票坐船！」

押水的好笑了，「船好走我早開了！還有什麼話說！——船不好走喂老的！」

「呸！」麻子兜頭一口唾，「你還騙老子嗎？河裏不好走，不能走湖嗎？」

「船能搬到湖裏去嗎老的！」

「湖裏有的是民船！要你狗彘的搬什麼呀？」

「湖裏民船不是我的！他睜圓了他那並不大的眼，惡狠狠的說：「他們肯裝人嗎？」

「只要你出錢！包有人裝！」

戴鴨舌帽子的給櫃台一拍，「不管你那些！——你到底怎麼辦？」

「我早說過了：要船，到高郵；要錢，退四成！」押水的板着臉。

鴨舌帽子轉向了外面：「大家聽見了嗎？要錢只把四成！要船還要到高郵！他還是騙

我們！」

「不行！不行！不行！」

「就要船！就要船！就要船！」

聲音像狂風亂雨，押水的心驚了。但他一想到要拿出五百多塊錢，心又疼了。到高郵三十里還不算心疼，使得他更強硬：

「不行就不行！要船是沒得！」

「你們聽見嗎？」鴨舌帽子又向難民們點頭了，「他說不行！」

「他不行，老子們更不行！」難民裏又叫出來。

「怎麼？」半晌沒有作聲的海州人伸出個又粗又大的拳頭在櫃台上一擡，櫃台板都格格噹噹的響。「你說不行！」舉起拳頭幌了幌，「你尙媽媽的認得老子罷！」

「拖出來！揍！揍！」

聲音更大更高。

押水的臉色全變了。他不知道怎樣應付纔好。但他還不會絕望，因為他的眼還從人頭上望出去。……正好，他的希望來了，他不再恐慌了。安靜地，不去理這班人。滿臉堆下笑

容來，蹣起腳向外招呼道：

「諸位請坐！巡官裏面坐！」

正向前擁的，彷彿山倒下來的羣衆，突然爲他安詳的態度所驚，一起掉回頭來。

「散開！散開！」

他們頭還沒掉過來，這樣的命令已經打到他們的耳朵上了。十來個武裝水上警察端着槍在那位巡長的指揮下逼到難民的身後，不容分說地先沖散了外圈子的人，靠近櫃台的人也開始動搖。

「走走！散開！」巡長像一根棍子，朝人堆裏一撥，全散開了。

這意外的襲擊，使得大家驚惶無主地我看你，你看我。戴鴨舌帽子的正要說什麼，巡長已經一轉身給他面前的人像趕豬似地驅走了。

「先生！你幹麼趕我呀？」海州人憤憤不平地反抗着問。

「你在這里做什麼？」巡長叱喝着。

「我是坐船的！我要船！」

「坐船的到那邊去！」水上警察中的一個端起槍逼他走。

人都已散亂地退站到河堤上了。

老葉從人叢裏鑽到老洪面前，拉了他的手就走。

「怎樣了？」

「難民當然沒有問題，但是……」

「怕他們用武力嗎？」老洪的聲音顯然不滿意。

「不是，」老葉給老洪引進了行李的那家飯店，在一張桌子前坐下了，低聲說：

「輪船局左隔壁茶館裏，兩個人，看見嗎？」

「沒有——誰？」

「不是我們縣裏教育局長老黃？——第一個主張趕我們走的就是他，在縣政府裏

主張找我們的也是他！——這次他的教育局被包圍他還疑惑是我們幹的哩！」

「他看見你了？」

老葉點點頭。

「就是剛才從我們後面走過去的那兩個人，戴瓜皮帽子的是商會常委吳贊侯，戴呢帽子的就是他！」

「他兩個……」老洪懷疑地皺着眉。

「他如果借此報復呢？」老葉也是商量的口吻。

那邊羣衆的吵嚷又雜亂地颯過來，只聽得「要船！要船！」接着又是大聲的吆喝，於是寂然。不一會又是「要船！要船！」中間還夾着海州人的「尙嘴子的……尙哥哥的！」罵聲。但慢慢又低下去了，老葉和老洪豎起耳朵聽了一會，互相看了一眼，搖搖頭。

右邊喳喳地響起來了。老洪他倆掉過頭去，原來是剛才同船的那一小排兵。排長押着隊沉默地走過去了。他們的 eye 釘住這一隊人，在經過那輪船局門口的時候，那水警巡長跑出來了，指點着這隊人向河堤背後一條小路走去，於是排長，巡長，兵士都不見了。

河堤上因爲兵士穿過而水樣分開來的人羣又合攏來。但紛亂得像混戰中的螞蟻。擾擾攘攘，叫着，罵着。一會兒聲音又高了，人羣中有了更大的騷動。在比較密集的一層人圈子裏鑽出一個人，氣憤憤地向他們這邊跑來，眼睛在一家一家的店裏搜尋着什麼。

「這是那個海州人罷……找誰……」老洪站了起來。

老葉剛站起身，那海州人已經看見他們，一直跑過來了。

「你們幹麼跑了小哥哥！」他氣喘着跑到面前。

他倆面孔紅了，說不出話。

「還有那位穿黑軍裝的呢？還有大麻子呢？」他的眼四面找人。

「怎幹他們也不見了？」老葉奇怪了。

「你們都跑了，只掉我一個；他們一些人只能吵，只能鬧，沒得一個人會說話！我跟那狗畜的押水的罵了半天，他也不睬我。末了還教那當兵的打我哩！——你們幹麼跑掉呢？走快去！快去！他畜嘴子的硬要退錢不給船哩！他們大家都沒法子了！快去！快去！」

老洪和老葉的眼又碰到了，赧然地說不出話，輪船局那一邊又有嚷吵的聲音颯過來。老葉一蹬腳，說：

「走！不管它！」

老洪也笑了，「對呀！再不去定然完了！」

老洪老葉邀着海州人一起走了。老葉一邊說：

「我們非要他僱船不可！沒得船不走！」

「沒得船我跟他尙姑娘的拚命！」海州人更加有勁兒了。

輪船局的櫃台前，面站滿了水上警察，不讓那些難民靠邊。押水的在櫃台裏跟着兩個小伙計在給一個口袋裏的銅板數了，放在錢板上。難民們雖有幾個在咕嚕着叫罵，但已經不引起押水的或水警們的注意了。另外一些老弱婦女們則死守在自己的衣包上，在嘆氣。一切似乎已經沒有事了，靜待押水的數好錢退票了。

老葉對着幾個在詛咒着的難民招呼了，「大家不要吵！你們是預備退票嗎？——記

清了，他一塊錢只退四角呀！你們還有錢走到鎮江嗎？」

「不退票！不退票！我們只要船！」

「要船，站在這里就有船啦！我們要跟他鬧，跟他要船！」

「對了！要船！跟他狗咬的鬧！」

「那一個要充孬是婊子養的！」海州人氣急地罵。

「充孬是衆人鷄巴臊的！」有人答應他。

同時在對那些水警講話的老洪也正在指手畫腳地說。

「諸位老鄉！你們看，這在不在情理？可憐難民們所有的錢全打了票了，這刻兒只退這一點點錢，不全是騙人嗎？——而且他們是存心騙錢的！這里濟河好幾天了，清江早該接到電報了，他們還是賣長班票，這不是因爲到年底了，又聽說上海打仗了才存心騙人的嗎？……諸位說，這王八蛋該不該揍？」

有兩個老鄉互相笑笑，向櫃台裏押水的看了一眼，沒有作聲。



「……要是騙有錢的人也罷了！你們諸位看，這些難民已經可憐得要死，騙了他們怎樣走到鎮江呢……」

難民裏女人們吵起來了：

「阿彌陀佛！這纔是公道話哪……老天爺呀……」

老洪緊接下去說：「我們也不難爲他們，只要他還弄民船給我們送到高郵，再送上輪船就算了！這不是天公地道的辦法嗎？」

有兩位老鄉勉強笑了，「這也是的。」

老洪乘機冲上櫃台去。

「喂！押水的！你不必費事！我們不要退票——只要船！」

老葉招呼了一聲，難民們便跟着擁上來。像潮水一般，怒吼着：

「船！船！只要船！不給船坐不行！」

已經吃了定心丸的押水的，又慌了。水警的弟兄們雖然攔阻那些難民，但他們既因

爲巡長不在，攔得也不賣力，而且十來個人想攔這上百的人也攔不住，一下又給這小小的輪船周圍上了幾層人。

「你們不許鬧！一個弟兄並不努力地叫。」

「老鄉，你放心，我們不胡鬧的！」老葉對那水警說。

押水的不提防半晌沒有看見了的這兩個傢伙會又來了，便知道勢頭不對，又改變了剛才強硬的態度，說：

「先生，你平平氣。——我們如果找到船，早給你們送走了！我能賭咒實在沒得船！」

「放屁！將纜那些當兵的，爲什麼你又有船把他坐呀？」老洪後面一個人搶着說了。

這里老洪正要再說什麼，背後來了一個人，把他袖子一拉，——原來是船上的那個鎮江茶房。

「做什麼？」

「先生，你過來，我有話對你老的說！」

說着，給老洪拖到圈子外邊，一面低聲問：「先生，你們一共幾個人？」

「什麼事你說？」

「你們一共兩位罷？」

「是的，怎麼？」

「現在預備好一隻大船，請你們兩位就上船罷！到高郵再換輪船——那裏有短

班。——先生，你老的行李呢？我去搬！我去搬！」滿臉堆着笑。

「做什麼？——不行你這——」

「你老的不犯着跟他們鬧，我們一定給你老的送到鎮江！」

「胡說！」老洪摔脫手要走。

「先生，先生！那位警察老爺和那位麻大哥全在……」

老洪回頭就走，氣得滿臉通紅。忽然一個轉念，再返身找人，已經不見了。一抬頭，那圍

在櫃台外的人有一部分正看着他。他便乘機向大家叫：

「你們看見這個人嗎……他要把我送上船，送到高郵去，要我丟了你們哩！你們想想他們多混賬！」

「打死這混賬東西！」有一個人叫。

海州人也聽見了，「逮住那狗畜的！」他叫。

老葉笑了，「押水的！」他說：「你說沒有船，怎麼有船送他們上高郵呢？」給櫃台一

拍，「不行，今天非要船不可！」

「非要船不行！」有幾個人又齊聲叫。

「不僱船就揍！」又有幾個人叫。

「揍死他狗畜的！」更多的人叫。

「揍！」幾乎全體都叫了。

也有幾個水警在吆喝，但他們的聲音沒有人聽見。

押水的嚇壞了，但他心底裏沒有忘記的是五百十塊錢。他看看水警，暗地嘆了一口

氣便換商量的口氣說：

「諸位不要鬧，如果一定要船，我們就去僱船。但是如果實在僱不到船，那要請你們原諒了……」

「只要你出錢，還怕沒船嗎？」

「要僱就快！」

「我們要派人一起去！」老洪這樣提出條件。

「對的！」海州人先叫了，「就請你先生去！」

大家歡叫着贊成了。老洪和輪船局裏一個伙計去找船。老葉關照了那海州人和難民們看住押水的，自己便在河沿上巡察了一下。

運河在馬棚灣鎮頭上打起了壩子，壩子南邊是乾了的河牀。壩子裏擠滿了大大小小的船，中間只夠一隻小划子來往。河的西岸上一個缺口，通高郵湖。湖口也零落有幾隻船。他看見老洪和那伙計從壩上穿到對岸去了。便轉身看東岸河堤後的一片汪洋……

這是河堤倒口灌下來的，一望遠水連天，沒有個邊。只有一些樹行，半截露在水上。幸而未倒的茅屋像一口豬樣伏在那裏，遠處水上浮動着的像是小船。

正走着，後面跟來了一個人。

「要船罷？先生！」

「有船嗎？你？」他問。

「有，先生。」

「有幾隻？」

「要多少有多少，先生。」

老葉隨着船夫的手指處看去，在河堤背後脚跟下一順排了好幾十隻小漁船。他跑下去看了，跟船夫一起再跑到輪船局面前來，老洪也回來了。

押水的正苦笑着說：「諸位！這可不怪兄弟啦！湖裏實在沒有船！」

難民們都失望地互相看着。連老洪也皺着眉在想什麼。看見老葉來了，正要講什麼，

老葉已竄到押水的面前了。

「沒有船，我們也就不要了；可是如果有船，你僱不僱呢？」

「自然僱！」押水的略怔了一下，「有船自然僱呀！」他又陪了一個笑，「可是你們這位先生已經跟着去過了，沒有船呀！」

「我有船！」老葉睜着眼叫，一把拉過那船夫說：「你要多少船，他都有！」押水的呆了。

「這船是走裏河走的！他——這混賬的押水的騙我們！他只到湖裏去僱，這年底下湖裏那來的船呢？」老葉說。

大眾歡叫和咒罵同時噪了起來。

海州人漲紅了臉冲上去對準押水的就是一拳。「你個酋姑娘的還想騙人啦！」

兩個水警走上來給他們拉開。押水的一身都抖起來了。但他心底下更加疼了，五百一十塊五百一十塊！在心底拚命地喊。

但他不得不忍痛接受了漁船所要的價格。點了人數，每船六個人，一共二十隻小船。難民們都歡叫着搬了他們破爛的包裹跳上小船去了。雖然他們已經受了時間上的損失，雖然他們在三小時以上的鬥爭持續中都餓着肚子，但他們是喜悅的。

大家都上船了，輪船局櫃台前只剩下老洪、老葉和海州人三個。

押水的還透望着最後一線的希望。

「好了，有累了你們兩位了！現在也請上船罷……」

老洪笑了一聲，「你呢？」

「兄弟在此地還有一點事：郵政袋子和……」

「怎麼？你不去？」老葉生氣了：「你這王八真滑頭！」

「兄弟派一個伙計跟你們諸位……」

「不行！」海州人又舉起拳頭送到他面前。

「實在……實在兄弟有要緊的事……不然，你們兩位既是他們的代表，就請兩位



等一等我一起走，我還有兩個鐘頭……」他偷眼看了那十來個水警，心想，那就不怕了。

但是老洪搖搖頭，「對不住！我兄弟也不那末傻，還是請你一起走！」

押水的再看了水警一眼，心底又是一陣疼，便又強硬起來。

「什麼我都依了！這樣我不能依你們——我有事！」

「老子也不依你！」海州人身貼着櫃台舉起拳頭，「老子的拳頭更不依你！」

「怎嗎？你還想動手嗎？」——他轉臉向水警說：「弟兄們你看他簡直是土匪嚟！」

「放屁！」海州人跳起來，「我揍你個貪姑娘的！」

他跳上去要打，一個水警一把拖住他。

老洪厲色地問：「你到底走不走？」

「不走！」押水的到現在纔用一聲極其強硬的聲音回答。

「好！」老洪轉臉向海州人說：「你去叫船上人大家全來，來說他！不走！」

押水的最後希望也斷掉了。他懷喪地說：

「好了好了！我跟你們走！跟你們走！」

老洪也忍不住和老葉笑了。

三個人像押囚犯似的把押水的押到河堤背後小船上來了。每個船上都叫出歡呼的聲音：

「到我們船上來！到我們船上來！」

終於他們四個人另坐了一隻船。

船開了，老洪和老葉叫別人的船都先開走，一隻隻在他們船面前走過。

第一隻船裏儘是歡笑的臉，第二隻船也是歡笑的臉，第三隻又是歡笑的臉……

在第十二隻船上他們看見一個三十來歲的女人坐在船艙口，一個瓜子臉兒，頗可人意。她身旁一個男人在閉着眼打渴睡，頭倒在她的肩上。她伸手一巴掌打在那人的頭上。

「這個人怎幹睡的！」

艙裏人都笑了。

第十六隻船上他們看見了一個戴瓜皮帽子和一個戴銅盆邊帽子的坐在艙裏，老葉對老洪使一個眼色說：

「看見嗎？他兩個王八也來了！」

「媽的屎狗！」

十九隻船都走了，老葉老洪也走進艙來。回頭看見押水的垂頭喪氣地坐在一邊，不聲不響。他這時心底正疼着：五百一十塊！五百一十塊！

「尙哥哥的開船嘍！」

海州人站在船頭上舉着篙子叫，充滿了異樣的快樂。一隻手套在嘴上吹着——

「多……多……」

大家笑了，除了押水的。

## 夜

—

在五年前。

夏天的夜裏，這小城市裏的居民都習慣着在大門外乘涼。吃了晚飯，泡好了茶，抽一把芭蕉扇向門前一躺，便給整日價在火一樣太陽下的辛苦都讓夜風吹掉它。

風像清涼散一樣吹過杯子裏的茶，吹過人們的胸頭，給人帶到夢裏。

彷彿就在夢裏，一陣秋蟲似的，柔絲似的低弱的弦聲從遠處飄了過來，撒在他們耳朵上。可是給風一吹，便聽不見，斷了。

乘涼的人靜靜地躺着，聽着，讓那二胡子拉着走近來。

拖拉拖拉的脚步並不是走，而是順着地面一步一步拖了過來。二胡子聲音裏更聽

出月琴的弦子響。

前面一個男人拉胡琴的，瞎子，還有一臉麻子；後面一個女人彈月琴，也瞎了。兩個人接連着走，只離開半步。

走近一處乘涼的人比較密集的地方，前面男瞎子停了步，收住弦子，便陪笑問道：

「那位聽曲子啊？」

接着便有人答應了：「好，來唱個十八摸！」

「胡說！不許唱『葷的』唱個……」

瞎子在人們指定的長凳上坐了，男的又問：「唱個什麼呢，小姐？」

「就唱孟姜女！」

「不好！」年青的男人又反對。

結果瞎子總歸是面面俱到地「葷的」「素的」全唱一兩個。

男瞎子約莫四十歲了，一臉皺紋，只見皮，不見肉。他的聲音很粗，不好聽；但是「插科

打諢」他都來得，淫語浪聲他都學得，所以倒受歡迎。女的也將近四十了，好的是一付嗓子，唱起孟姜女能叫你哭，唱起小寡婦上坟更能叫你哭又哭又笑。

調了弦子，總是男人先開口。皺着眉頭，擠着瞎了的眼唱了一句，接着女的便唱。上來不外是泗州城，痰迷，王婆罵雞之類，最後才唱到十八摸。

「伸手摸到姐姐那話兒邊呀……」

青年男人們都發狂叫了，規矩的女人搬了凳子回去睡覺。

「喂，王二娘，摸完啦？」

女瞎子便罵了，「殺頭的！」

但是不給錢，王二娘只得生氣地答應道：「完了！完了！完了！給錢罷！」

「要說『摸完了！』」

「殺頭的！——好，摸完了！」

於是大家哄笑了，給了錢，瞎子們又拉起二胡子向前拖住脚走。

從遠處替着二胡子又來了悠悠地叫喊：

「糖——蔗——花——喇！」

陰沉的聲音震動了冷寂的天空，夜都戰慄了。約有半分鐘，又——「又——甜——

又——酥——的糖蔗——花——兒喇！」

一字一字咬得緊緊的，像從重擔子下面壓榨出來的聲音，跟蛇樣地劃破了夜空而落到乘涼的人們的耳朵上。它在「喇」字上面僅僅給了短促的四分之一的拍子便突然收縮住，暫時的沉寂之後，便又猛地噴出聲音：

「噯！……哪喫糖蔗花兒丫？」

聲音還在空氣裏搖盪，乘涼的人便含糊着笑道：

「吳二鬼子來了！聽這鬼腔！」

「可是吳二鬼子還離得遠，——起碼在半里路之外。他的聲音的聽得遠是和他的蔗花兒一樣有名的。——還不是這末說，吳二鬼子蔗花兒之有名一半也靠了他這喊得高

聽得遠的怪腔哩！

吳二鬼子左手提着蘇花籃子，右手提着一盞小小的豆油燈，在趕着照得有兩尺遠的燈光走。他聽着前面王二麻子的二胡拉了一個過門兒，才又捏緊了嗓子喊：

「糖——蘇——花——嘯……又——甜——又酥——的糖蘇——花——兒嘯！  
嘯！……哪喫糖蘇花兒刀丫？」

在他叫喊之後，低聲加了一個尾巴；

「哎喲！禽媽媽的喊死人哩！」

其實這只有他自己聽見，——而他也不想要人聽見去示自己的弱點。

吳二鬼子生就這末一付窮而硬的骨頭，不論怎麼窮苦他不想去向人叫喊什麼，除了這末淡淡向自己唾罵一聲以外。比如他一個人在那城南荒涼的先農壇旁邊開的小店罷，雖然小到只是那末一付攤子，可是裏裏外外從頭到尾都是他一個人苦。他不是沒有老婆的，可是別人的老婆，能幫男人苦，他的老婆卻是成年成月地躺在牀上只會生病。



他不能得老婆好處，卻反要倒頭來服侍老婆的病。日裏，他要照應店，要生活，所以不能離開家一步地守着。可是他的蘇花兒雖好，——他的蘇花與衆不同：別人是雙股扭的，他是六股扭的；別人蘇花炸不透，他的卻又透又酥，而且加上白糖桂花，香味又足，受着人們的歡迎。——但賣蘇花總不比開布店貼廣告可以要人上門來買，更不比賣骨董要人找到窮鄉僻巷來，所以他日間的生意不過「玩意仗」兒，主要的卻要等他喫了晚飯後，提着豆油燈的沿街叫賣。可是既要「叫賣」，他便不能不拚命地大叫。因為這是他僅能有的廣告。而且他這種「怪腔」是被人聽慣了，如果他不拚命地叫，別人許還不相信是他，因為他的聲音是有許多人在摹仿着玩兒哩。他日裏看店，炸蘇花；晚上不管風吹雨打，不管雪深路滑，他都得像鬼一樣在街上巷裏從這裏鑽到那裏，鑽到人們都睡了，抽大烟的雅片鬼子——他主要的顧客——也不再抽了，纔回家去睡覺。可是後簷的公雞一叫，他必得起身引爐子，發麵，炸蘇花……再上街。——儘這樣，他不叫苦，不喊窮，也不向病在牀上的老婆發脾氣，而且還忍耐地侍候着她。他只想着每天能賣二百件蘇花，四吊錢；除了兩

吊八百錢本錢，可以淨落一吊二！如果能賣到二百件以上，那他就可以存錢；存了錢，可以替老婆治病，病好了生出一男一女，他就有「後」，他就不怕老，不怕死了。實在這樣希望，在吳二鬼子並不算過奢，他的蔴花兒本城裏沒有一人不說好的，他一聽到有人學他的怪腔叫喊，便覺得自己的前途無量，希望可以成功，在心頭上笑了。至於這末淡淡地向自己罵兩句，那不過是一來獨自孤苦得太無聊，二來也實在喊得太吃力點，這末一來似乎可以減省些氣力罷了。

而且他一聽到王二麻子的二胡子一拉，便覺得什麼苦頭也忘了，他一生沒有一點別的嗜好，只愛聽聽曲子。

王二麻子兩口子已經和他走對了面。

「二麻子，今天唱幾文啦？」

「唉，哪個啊——吳二鬼嗎？」

「對啦——是老子！」

「乖乖，蘇花兒賣掉哪？」

「乖乖！蘇花兒沒賣完，」他上去摸了二麻子一下臉孔，「我的蘇糰子倒在這塊哩！」

二麻子罵了：「狗禽的臘月裏生的——動手動脚的！」

吳二鬼勝利地笑了，順便用膀子給女瞎子一撈。

「殺頭的！」女瞎子罵：「吳二鬼你想死啦？」

吳二鬼子更哈哈地笑了。

「狗禽的不要胡鬧！拿根蘇花來！」王二麻子伸着手。

吳二鬼子給蘇花一折兩段，一半給二麻子，一半給了王二娘。「二嫂子，沒有油條，弄

根蘇花兒罷。」

儘管王二娘又罵他「殺頭的」，他可不在乎。他實在感覺王二麻子和王二娘是太好了。雖然瞎了，可是夫妻倆個整天整夜地跟隨在一起，生意又是這末風流生意，賣唱罷，又有什麼苦自己也開心。假如自己老婆也是這末整天跟着卻多麼好！

想着，王二麻子兩口子已經又向前，拖着腳走了。

二胡子悠悠地拉起來，他們向黑暗中溜進去。在吳二鬼子的眼睛裏，他們是神仙一般了，他恨不能一口水給他們吞下肚去。

記起了家裏的老婆，便越想越愁。可是吳二鬼子不是好發愁的人，一想起糖蔴花纔賣了五十件，便捏緊了喉嚨在拚命地叫了：

「糖——蔴——花——啦！」

跟着自己豆油燈的光向黑暗裏闖。

## 二

吳二鬼子賣過了二百件蔴花的生意並不是沒有過，最初生意頂好的時候，一晚可以賣到三百件，日裏幾十件還不算數。但這樣時候總不多，一月裏難得一回，最普通的是二百件到二百四十件。這樣，足有兩個年頭。吳二鬼子着實心底歡喜，眼看見別人的蔴花

兒沒了生意，凡是吃蘇花兒的沒有一個再情願吃那舊式雙股扭的蘇花兒了。雖然有人開始在學他的樣，也做六股扭的蘇花，那可是沒用，無論怎麼樣也學不像。樣子學得可以了，吃起來卻又沒他的那末脆酥香甜。況且就是他們能一樣地做出來吧，誰又能完全學得他那付老招牌的怪腔呢？他想到這無比的勝利，他可要笑了。

不幸的是他老婆的病。這年把照理他也該存到一二十塊錢了，可是她的病不能讓他完全聚成了數再去用，只要他存到有塊把錢了，她的老癆病就像知道似的發作起來。一瞧，連打藥，一塊錢便拉倒了，所以病還沒有好，藥也只好不喫下去，吳二鬼是不願意向人拉債的。——可是這末一來，她的病遷延着不會好，錢可也用光了。

吳二鬼的希望是生意更加發達，他便可以有更多的剩餘，她的病也纔有希望，而他的幻想，也才可以完成。可是事實上相反：生意是一天清淡，二百件蘇花有時也會賣不到。他很奇怪，以前晚上八九點鐘纔上街，賣到一兩點鐘便可以賣二百件的。現在要提早到六點鐘便出門，因為八九點鐘街上就冷落得沒有行人了，挨來挨去，挨過了一點鐘便

一件也賣不出，數數帶出的二百件蔴花多少總要剩下幾十件。

「媽的尿城裏人越過越懶，睡覺也睡早了！」

他有時發出這樣感慨，但事實上沒有用，人們的睡覺更加早了。他想用自己的力量提醒他們，便在叫喊的時候更加用力，免得他們睡着了。可是結果更糟糕，人們一聽到吳二鬼子的「糖蔴花兒嘞」便咕嚕着說：

「天不早了，吳二鬼子來了，睡罷！」

一天晚上，他打從東門大街走過的時候，碰到兩個賣蔴花的孩子在一家門前踢球。他瞥眼看到籃子裏的蔴花也和他賣的一樣是六股扭的了，心裏很不舒服。以前雖然也聽人說過有這樣的事，可都沒有看見；現在親眼碰到，自然免不了難過。——但是這有什麼法子呢？

他昂起頭捏緊了嗓子叫：

「糖——蔴——花——兒——嘞！」

這樣一來可以使得人們分別出老招牌和冒牌的蘇花吧？他想。

卻不料他這末一叫，卻驚醒了那兩個孩子。

「尙媽媽的！嗓子喊斷嘍！」一個孩子這末罵。

他回頭看了一眼，因為是孩子，便沒有作聲。

「望！認不得老子！」另一個孩子做鬼臉。

「小姨侄兒！」他轉過身來罵：「你罵那個哇？」

先一個孩子挺了腰，「罵你！」

這使他耐不住了，不由得發起火。

「我揍你咯小屁養的！」

「揍你咯老姨侄兒！」

他跑上去，丟下籃子，給那大的孩子一個巴掌；孩子便「哇」的哭起來，一邊嚷着，一邊用頭向他腰眼上撞過來。小的一個也從後面衝上來拳打腳踢地向着他。雖然孩子們

沒多大氣力，他不難應付，可是他一想到這到底還是孩子，自己卻是三四十歲的漢子了，總不該和孩子打架，手下就軟了。

但孩子卻不讓他，拚命地向他攻擊。他失了反攻的勇氣。在招架當中卻給孩子們打了兩拳。他氣了，猛然虛揮了一拳，孩子們退了一步，他便竄上去給那兩個孩子的蘇花籃子一脚踢出丈把遠，蘇花碎了滿地。

「沒良心的小婊仔兒學了老子做的蘇花兒還罵老子啊……」

大孩子也轉身去一脚踢翻了他的籃子，滿地都是蘇花，用腳踏著罵道：

「尙媽媽的作興吃獨食ㄇㄚ？」

「尙你媽媽，要不賣大家都不賣！」另一個孩子也搶到籃子旁去踢，睜

寂寞的街上也圍下一些人，人後面擠出警察來。

打架被喝止了，警察發表一篇宏論，給大人孩子都罵了，各人自認晦氣，驅逐了事，街上又靜寂了。



吳二鬼子滿肚子悶氣提了空籃子和踢壞了的豆油燈，向回家的路上走。要不是他知道自己是一個大漢子，他將要大聲哭了。一百五十件蘇花犧牲了，本利都光，明天的生意將怎樣做呢？

而且，從這件事看起來，他又是站在如何受人攻擊的地位上啊！

走着，想到有無數的手在向 he 打過來，無數的腳向他踢過來，他嚇得全身抖了。他想，這個世界活不下了。

回到家，一脚踢開那用凳子抵住的門。

「那一個哇？」

他的老婆驚惶地問。

他一聲不響地走進去，籃子摔在一邊，順手倒在一張凳子上坐了，只歎氣。

老婆不住地問：

「什麼事啊？」

病人的聲音給不高興的人聽見就更加討厭，他正沒好氣出，劈頭就罵：

「什麼事？死罷！倒霉的病……」

他不會說下去，便又感得自己不，便嚥住了話頭。可是老婆卻在牀上嗚嗚地哭了，他媽的賤貨！他罵：

「媽媽咯戾哭喪啦！」

老婆更加傷心，也不知道什麼得罪了他。她想起自己的病就想死，現在他的心又變了！

「我死了你就好了……唉！天哪！怎幹不死的丫丫！」她擋着胸口哭。

吳二鬼子掄了個拳頭跑到牀頭去，「你禽媽媽的哭！」但他打不下來。

老婆頭縮到被窩裏低聲抽咽，不敢理他。

他喘着氣，沒有辦法，旋轉身，「托」的一聲帶上門，出去了。

他老婆又氣又悔，聽見他出去了，不由更大聲哭了一場。可是他半晌不見回來，她可

又焦急得要死。他上哪兒去了？今天到底有了什麼事情？再仔細看看摔在地上的籃子，一根蕨花也不剩了；再看豆油燈，也壞了，不禁害怕起來。

——他是……？

她不敢想下去。起來罷，她四肢無力，全身骨頭疼。只有躺着，等着。過了兩點鐘，他纔回來。

她不敢再說什麼去惹他的氣，靜靜地看着他。他雖然面色不像平常那末平和，可也不像剛才那末暴躁，她也放了心。

他不聲不響地上牀睡了，但在頭落到枕上的時候忽又翹起來問她：

「不要吃什麼嗎？」

她異外地得到一種莫名的感激，雖然她很感得渴，卻忍住了：

「不要什麼。」聲音帶點酸澀。

「禽媽媽的！」他很平和的聲調說：「孬像！」

她很樂意地接受了這句罵，睡了。

第二天，他同平常一樣，後簷的公雞一叫便起了身，引爐子，發麵，炸蘇花，做生意。只有下半年太陽快落到城頭上的時候，來下一個住在本地的山東齋子向他說了兩句話，頗使她懷疑以外，沒有一點別的異動。晚上他還是提了籃子出去賣蘇花，並且時間更提早了一點。

### 三

又過了一年。

吳二鬼子的境況更不如前了。但他的生活還同以前一樣，希望也同以前一樣。不同的是蘇花兒越賣越少。到現在無論怎樣也賣不到二百件了。因此，他的希望一天一天淡下去，覺得只要每天能糊了嘴，什麼都可以不管了。可是，事實上有時連這樣低的想頭一天也不給他。山東齋子每天傍晚照樣來，有時會說些廢話給他聽了。老婆在齋子走後，常

在牀上埋怨他，說齋子是有名的一個壞蛋，同他打交道有什麼好處！小和尚差他一塊錢，挨他逼得要死；劉大爺差他兩塊錢沒還，挨了他的打哩！吳二鬼子哼了一聲也不理她，他想，也不過三塊錢有什麼要緊！吳二鬼子可就完了不成，只要一天……

那一天呢？他不願想下去了。這些想頭使他頭疼。  
他只有捏緊了喉嚨喊：

「糖——蘇——花——啦……」

這樣，他可以忘了那些叫他頭疼的事。

一天，是殘夏了。晚上，他又提了籃子上街。走過一處汪塘，想起日裏有人講這裏出過鬼，便下意識地捏着喉嚨又叫了一陣。看看那平了岸的水，又向前走了。

從前面來了二胡子的悠悠的緩奏。

「咯啣，當着你狗啣的死掉哩！——幾天不聽小唱兒了！——王二麻子」  
對面的人並沒有理他，還在啾啾呀呀地拉。

「王二麻子呀！狗肉耳朵也聾掉啦！」

前面還沒有答應，可是二胡子卻停了。吳二鬼子又趕緊走上兩步。

「咯肉你死哪？不則聲！」

答應他的卻是王二娘：「喊肉咯什麼冤啦！」銃頭銃腦地罵過來一句。

吳二鬼真沒有想到今天這樣倒楣，一出門就碰一鼻子灰。他生氣，再向前趕兩步，衝着罵：「你肉咯爛了嗓子不睬人，還……」

他提起豆油燈一照，卻沒有王二麻子；站在路當心的，只孤零零的王二娘一個。她挨燈光一射，瞎了的眼擠了一下，歪過頭去，有一根線樣從眼眶裏滴下，在燈光裏一閃。

「咦！」吳二鬼吃了一驚，「怎幹地呀！」

王二娘舉起袖子抹一下眼，淒楚的聲音：「二麻子死了，不曉得嗎？」

「哎呀！」他叫了一聲，「怎幹說起刀丫！」

豆油燈垂在手裏。他很悲傷，因為他少了一個夜間的朋友了。在這個城裏，他除了已

經死光了的老婆娘家以外，沒有一門親戚，也沒有朋友。只有王二麻子和他談得來；每天晚上在街上都可以碰到他夫妻倆，隨着他們賣唱，同時也就賣他的蘇花。所以他們在夜裏大多是走在一道的。只有過了十二點以後，他夫妻倆先回了家，他卻還要獨自賣一兩鐘頭。可是這年把生意不行了，他不能再隨着他們慢慢地拖，得要趕緊地東鑽西鑽搶着賣，遲了連一百件也難賣掉哩。因此，他們除了在碰到的時候談三五句話以外，很少一邊走，一邊談，而又一邊拉着二胡，一邊喊着「糖蘇花兒」的樂趣了。但他不會想到纔沒幾天不會碰頭，王二麻子竟會死了喇！

他蹬脚，「唉！好人好人！」

她靜站在那兒乾淌眼淚，沒有響。

「二嫂子，你怎幹弄呢？」他很憐憫地問。

「怎幹弄呢？」她長長地歎了一口氣，「還是賣唱哇！」

他安慰似的說：「賣唱總比我好，第一不要本錢……」

「唉」她想反對什麼，沒有說。

「也好」他說，「一個人總好糊。」

「糊」她笑一聲，「上個月發了大水，城外淹了去不得；城裏也沒生意。這個年成有那個聽唱……」

「你家裏也有水嗎？」

「沒有水二麻子倒不會死了……」

吳二鬼子覺得這些事使人太頭疼，不敢再站下去，捏起喉嚨叫喊：

「糖——蔗……花——嘯！」

提着燈走了。

王二娘調起弦子，拉着過門兒又向大街上走。不過她總覺得有些手法不純熟，——  
她彈月琴彈慣了。

她摸着半生不熟的路，覺得是到了大街上了，便更用勁地拉胡子。



她從街心裏慢慢地踱過，也聽到街旁還有人在乘涼談心，並且還聽到有人詫異地問着：「咦，王二麻子呢？」

但是沒有人喊她唱。

她拉着胡子向前走，穿過一條街又是一條街，還沒有人叫她。

又有人在街旁奇怪：「咦，二麻子呢？只掉一個了？」

她立定了，用一個並不敢悲傷的調子答道：「二麻子死嘍！先生！」

那個人也歎了一口氣，但沒有說什麼。她站了一會，沒有動靜，只好又拉起胡子向前走了。

穿過一條街又是一條街，沒有人叫。

忽然一個人喊道：「王二娘！」

「聽唱嗎？」她趕忙問。

「二麻子呢？」

她懶懶地答道：「死了！」她知道這是要飯的小禿子。

「乖乖！守寡啦！」

她沒有心腸理他，強打起精神再拉胡子走。

獨自個走，不覺腿就酸了。靠在一家石庫門旁的高牆下站了。又拉了一陣胡子，街上更加冷靜了。

她想來想去想不出法子，便索性就地坐了，調了弦子，放開喉嚨唱起小寡婦上坟來：

「我的苦命的天啦！~~~~~」

這隻曲子本是她的拿手，平時她是沒有較高的報酬不肯唱的，現在却無代價地當着贈品在送了，當然會引起一些街頭無賴的漢子，窮苦的孩子和一些過往的閒人聚攏來。幾家店門也微微楞開了，有人伸出頭來聽。

「我的碟子大的天啦！~~~~~」

「哈，」一聲哄笑了，從笑聲裏可以知道周圍的人不少。

「可憐我無兒呀！又無……女……我的苦命的天啦！」

聲音悽慘得教人笑不出來了

「媽的屁她是唱唱還是真哭男人哪？」

「昨兒纔死，怎幹不是真哭哇？」小禿子倒又擠到人叢裏了，這末說。

於是又有人笑了。

一個過門兒一帶，唱完了。她扶了牆站起來，人們看這樣，知道完了，一拿腿，走了。等她

開口說：

「各位大爺……」她還覺說不出口，頓了一下，「瞎子唱了半天了，隨便賞幾個

吧……」

人已經全散了。枒着的店門也關上了。

她伸着手，走前一步，喊着：「大爺……」

她的手觸到人，停住了。

那人可嘆哩笑了。

「大爺……」

「你朝我伸手，我還不曉得朝哪個伸手哩！」

她才知道是小禿子，「倒楣鬼！」她罵。

「罵老子有什麼用？」小禿子笑嘻嘻地，「人都走光了！」

她聽聽動靜，真沒有人聲了，才嘆了一口氣，「狗食的……斷子絕孫的……只聽

唱……」

小禿子說：「你這樣獨手獨腳怎幹弄到錢……鬼也不給你！」

話雖不錯，她可是討厭這小禿子，不理他，含着淚向東走了。

滿肚子怨氣，不知道怎樣出。她只得又拉起胡子向黑暗裏闖。一步，一步，過了一條街，

又是一條街。

夜深了，街上靜得要死。

她的胡子像哭的一樣，在這夜裏發抖。

突然，

「勺尤~~~~」一聲弦子斷了。

她呆在街心裏，一聲不響地過了一會才聽到一個長長的歎息。

#### 四

秋天慢慢來了，吳二鬼子的生意更加清淡。山東裔子每晚拿着小經摺上門來嚕嚕，嚕嚕後又聽得一陣老婆的廢話。他可氣毀了。想向老婆發作幾句罷，一看她那癆病鬼的形像就軟了勁。重重吐了一口唾沫便提了籃子出去叫賣。趕到街上，他一捏緊了嗓子，就忘了。

秋天夜裏更加冷靜。街上乘涼人早就沒有了。王二娘的二胡子雖給月琴上的弦子拿來配上，可是他很少碰見她在賣唱，整個晚上幾乎都徘徊在街頭上。後來還是見她同

小禿子合作起來了，——她在街上唱，小禿子替她湊錢。——這樣他也才聽了她一兩回曲子。

突然有些日子，雖在夜裏，街上也熱鬧起來。他看見有些年青的學生們一會兒到這里，一會到那里站在凳子上「講道理」，他不懂，只聽得「日本人」和「東三省」一些話有的乾叫，有的還哭下來。聽的人很多，但却沒有人買他的蕨花。所以他趕了兩次這樣的會也不趕了，還不如鑽鑽後街大煙館子倒能賣幾件蕨花哩。

有一晚，下着牛毛細雨，他用油布蓋了蕨花籃子在後街上走。在一個汪塘近邊，他又捏緊了嗓子，喊叫了一陣。

立刻有人家開門，並且還有人喊道：

「賣蕨花的！」

他還沒有答應，立刻又聽到同樣的聲音驚叫了一聲，於是一通的又關上門。他問：

「哪個要蕨花？」

又沒有了回答。再問，也沒回答。他奇怪了，四面看看，漆黑得可怕，便放快了脚步向亮處走。一面使勁咳嗽了一聲，「媽的皮出鬼！」

這晚的生意更加不好，一共賣了一百三十件蘇花。回家踢開了門，一看見黃得像紙的老婆的臉，就歎一口氣。

老婆在牀上翻了一個身，也歎了一口氣。

「唉……」她要說什麼。

「什麼？」他看見了問。

老婆淌下眼淚，吞吐着說：

「我的病……不會好了……快要死了……了……！」

「胡說！」他大聲阻止她，這些話使他難過。

老婆不敢再響，艱苦地給頭縮進被窩裏去哭。

他煩惱，看着微微顫動的老婆的身子，心像刀戮一樣。病怎樣瞧？三塊錢已變成四塊，

奮子又不是好惹的，瞧病不是做夢——頭疼，討厭，他只得睡。

第二天晚上走到街上，他照樣地叫喊，可是生意更清淡。有兩處在他走過的時候並且聽到有人在講什麼鬼，他想站下來聽，人家可又不講了。

在大街上他碰到了王二娘，小禿子牽着她走。

「二嫂子，生意怎幹？」

她站住了，「二鬼嗎？」

「乖乖」他又轉臉向小禿子，「倒好了你啦！」

「好了我？」小禿子不很高興地說：「有什麼好？一付活腿碰到這個『絆腳蟹』倒

變成死腿了！整天跟着她！」

「二鬼呀！」她叫他，聲音很嚴肅的。

「什里呀？」他也奇怪她的聲音。

「走過來我同你說話。」



吳二鬼湊上耳朵問：「到底什里呀？」

她低聲地說，其實耳朵離他還遠：「將纔聽人造你謠言……」

「什里呀？」他一抬頭。

她又湊上一些，一有人說你壞話——說昨晚有人聽你喊賣蘇花，開門喊你喊不應，却碰了鬼哩！」

「唔！」他驚呆了。

「有人同你搗蛋嗎？」

「沒有！」他肯定地答。

他一想到前天晚上在汪塘有人叫賣蘇花的事，却一陣汗毛直豎。

「真出鬼！」他說：「昨兒晚上我纔碰到鬼哩！」

他想到這里就又放下心，知道別人碰到鬼不過就是那一回事。便向她說：

「二嫂，難爲你！」

「那里話——都是自己人。」她說了又拉起二胡子，預備走了。

他也就振起精神，邁開步向前喊。一轉念想起王二娘的話，覺得無論怎樣總是人家關心話；不由回頭看一眼，見她已經在黑地裏不見了，便歎口氣說：「也是一個好人！」

不問吳二鬼子怎樣不相信那些鬼話，但他蘇花的生意是一天不如一天了；除了日裏賣幾十件以外，晚上聽他喊破了喉嚨也沒有幾件生意。他着急，可沒法子，鬼話的謠言越講越離奇，居然有人講那個鬼也裝做一個賣蘇花的，而且也同吳二鬼子一樣地叫喊哩。

一連幾天，結果都是一樣地沒生意，吳二鬼子可真急了。

這天晚上天纔黑，他裝好了一籃蘇花預備出門的時候，先坐在凳上打主意。他想，怎幹叫人不相信鬼呢？

老婆漫騰騰地轉過臉來。

「你……」她說。

「什里呀？」他不耐煩地問：心裏還在想主意，怕人打斷他。

「今天早點來家好嗎？」

她的聲音是那樣的細，他簡直聽不見似的，正在想主意。

「聽見嗎？早點來家……恐怕……」

她自己也說不下去，抬起眼皮看他，又是苦惱地坐在那里，像沒聽見，她更不想說什麼了。又呆呆地看着他：他一時皺皺眉頭，一時又抓抓頭皮，她又忍不住了：

「你又有什里心事呀……」

「沒有什里——啊，你將纔說什里呀……」

「夜裏早點來家……因爲……」

他連忙點頭，「唔，唔，曉得了，曉得了。」忽然他又想到了什麼，臉上露出一點笑，便提起籃子要出去。

「早點來家呀……」她失望地喊着。

她眼看着他走出了門，不由一陣心酸，滴下眼淚。

他抱滿了希望走出門，一直向黑暗裏闖去。轉過兩條巷子離家遠了，便捏緊了喉嚨叫起來。這晚他叫得比平常又高又響。

等他喊到第三句「哪吃糖蔴花兒刀丫？」已經走到那晚走過的汪塘了，他便加勁提高了喉嚨又添一句，叫道：

「出來買蔴花呀！我不是鬼呀！」

喊過了，又重複了一句。

靈驗得很，這樣一個聲明果然引得好幾家人都打開了門，並且還有人好奇地叫了：

「賣蔴花的來！」

他響脆地答應道：「嚶！來了！我只叫吳二鬼子，不是鬼喇！」

開門的人笑了，便買了兩根蔴花。

吳二鬼子心底也笑了，他看見人家開了門的，便問：「弄兩根罷？」他心底想，不給錢

都可以，只要你們認清了人跟鬼。但他沒說出口。

他得意極了，昂起頭來又叫。叫過後又是聲明：

「……我不是鬼呀。」

引得許多人，連平常不吃蔴花的人也都開開門看看他了。

他在許多人的驚疑的眼睛底下笑着走過，得意得要死。

蔴花意外地多賣了，到一點鐘時他籃子裏二百件蔴花賣得一千二淨，一根不存。連日裏的生意一共賣掉二百五十件。當然賣二百五十件蔴花在過去真不算一回事，三百件他也賣過。可是今天喲，這二百五十件可抵上兩千五百件叫他歡喜想到這一陣晦氣一定可以因了今天的事都完全翻過身來了，就連心也在勃勃地跳。

他說不出心裏的歡喜，歡喜在滿肚子裏亂爬。他恨不能把籃子油燈都甩到天上去大叫一聲，但又怕人罵他發瘋，便只好哼着十八摸：

「伸手摸到姐姐大腿邊呀……」

其實他是不會唱小調兒的；雖然他喜歡聽，但爲不好意思放在嘴裏當人面唱，所以儘管滿肚子詞兒，沒有誰見他唱過一回，像這晚這末大膽的。

一面他又想到生意發達以後的許多事：還債，山東衙子不上門；請醫生，瞧病；老婆病好了，有了後……

他更唱道：「伸手摸到姐姐那話……」

想到這兒，更笑了。

三步併做兩步，他一邊唱一邊匆匆向回家路上走，看見自家的門了，油燈走門縫裏透出光，像一根線。忽然又想起京戲裏有過一句台詞，他便學着說道：

「大姐，開門來！」

一脚踢開門，老婆卻睡着了，沒有再問「那個哇」了。

「尙媽媽的你倒睡着了，還叫我早些來家哩！」

他放下籃子，油燈，端起個茶壺喝了一口冷茶，在嘴裏等不到逼喉嚨就一仰賴子咽

下去。看着老婆還沒有醒，本來就豫備上牀睡覺的，但今天晚上的快樂叫他忍不住，他一定要告訴一個人纔行，在路上想告訴王二娘，因為事情也是她先告訴他的，但她不在街上。現在能分他心上說不盡的快樂的，除了老婆還有誰呢？

「喂！醒醒醒！」

他坐在牀沿上脫掉鞋子，用膀肘子順便在被外搗她一下，她的腿一讓，沒睬他，還沒醒。

「尙媽媽睡死過去啦？」

再一推，她還不睬。他想起一定是爲回家遲了，沒有聽她的話生了氣。可是她怎麼知道他心裏那些說不出的苦處呢？

「狗畜的不要活裝腔了！」

她還不應，他更加氣地說：

「喂，~~~~還撒嬌哩！」

他就到她那一頭去用手扳她的臉。

「哎呀！」

他再端過燈來一看，他全身都嚇得直抖。

「托！」油燈掉下了地，熄了。

他狂叫了一聲。

## 五

過了陰曆年，天還是異樣冷。

在僻靜的西門大街東梢頭，一家黑漆大門的屋簷下站住吳二鬼子。

這和不久以前的吳二鬼子可兩樣了：以前，他雖然沒穿過什麼好的，但衣裳總是整齊齊的；而現在卻破爛得跟那小禿子一樣了，一條破夾褲已經完全是洞，一件壞夾襖上裹了一條破蓆袋。頭髮是長了，鞋子是爛了，誰也不認得他是賣那又甜又香的糖蓆花。



的吳二鬼子。

自從老婆一死，他就倒了楣。

在他老婆死的時候雖然難過得要死，但想到他的生意還可有恢復的希望也就安慰了些。而且以後一個人獨自生活總比較要減輕些負擔，也就更加忍着難過去整理老婆的後事了。可是他沒有想到一個人的死，並不是死了就算的，還要衣裳，棺材，而且棺材還要人擡埋。他當然也不忍把老婆獨自背下地呀，他去給人磕頭，要了棺材，喊了四個人擡去埋了。這樣忙了三天，老婆下了地了，他自己也除了一個罐子，一口鐵鍋，一張案板和一些零碎做蕨花的傢伙以外，連牀也都賣了，只剩下一個空手人。

「生意怎幹做呢？」

他想。他是一個錢也沒有了。

到第四天晚上他的問題解決了：山東畚子來一頓吵罵，他的一些傢伙全給搬走了。於是他就成了一個光蛋。

上了街頭。

左鄰右舍也幫襯他一陣，可不是常事，幾天後被趕出他那租了有十年的草房子，走了。

「媽的屎討債鬼！」他一想到老婆就罵。他以為如果不是老婆死，他的生意一定好起來了，說不定債是還了，病也好了，而且有了後。

可是現在，他只嘆一口氣。「討債鬼！」

天已經黑下來，風吹得牙齒格格地響。

他沒有地方去，在新年將過的時候，尤其是夜晚，據他的經驗是什麼東西也討不到手的。雖然也有人跪在地上狂喊嚎叫地「老爺！太太！」要錢，他可幹不來。他平常就不會多說話，所以他除掉日裏站在人家門前低聲喊一句「先生」等着人家隨意的賞賜以外，他是不開口的。

可是怎麼辦呢？他又冷又餓。

站着更冷，他想走走。於是向東去。

他聽到有人在叫喊着：

「老爺好老爺！給個把銅板瞎子吧……」接着牙板響，又叫：「老爺好老爺……」

「呸！尙娘的孬像！」

他吐了唾沫，挺一下身子，又向前走。

「老爺好老爺……」

「尙媽媽那個哇？」他湊上一看。「王二娘嗎？」

不是她是誰？

吳二鬼簡直要笑了，笑的是要飯的也會碰到老朋友，他怎會想到她也要飯了呢？——不過他笑不出。他急忙問了她許多的話，又問了小禿子。

「挨千刀的！」她咬緊了牙罵：「他咯狗尙擋砲子的！不要再提了……」

他正摸不着頭腦，便問：「怎幹了，他？」

從他們面前走過一陣男男女女的青年人喊着叫着。

她沒有答應他，便叫道：

「老爺！好老爺！把個把銅板瞎子吧！」

「偷略不要喊冤嘍！這些兔子①沒用！」

她只得停住不喊，便問：「什麼事？」

「曉得呢，又說上海打仗嘍，又說……」

「什麼人打仗？」

「東洋人打上海，說吳淞挨奪去了哩！」

「殺頭的東洋人……我們又要倒楣！」

他還沒忘了小禿子，他也是頂討厭他的。「小禿子怎幹了？」

「殺頭的！不要提他了！」可是她又說：「我賣唱的錢全挨他偷去抽大煙了……」

她氣呼呼地說不出話。而他頗覺得稱心了，小禿子那傢伙是個混蛋，王二娘可又太好了，拆散了正應該！可是王二娘的流落又叫他難過。他想到自己一個男人，手脚好好的

還這樣，一個瞎了的女人更可憐了。

「你怎幹不還去賣唱呢？不比要飯好些嗎？」

「你真不曉得嗎？」她拖長了音說，一半是冷得發抖。「賣唱？那裏還有生意，去年發大水時就沒生意了，還談現在哩！」

他反對：「隨便怎幹說，賣唱都比要飯好！第一不要求人！」

她笑了。「二麻子一死，我一個人沒用了……像狗肉的小禿子又坑得我半死……我還上當嗎……世上沒好人嘍……二鬼子！」

「世上哪塊全是壞人呢？」他又不高興了。

她不好意思地笑一聲：「自然嘍，好人也有。」她停了一下，「像你二鬼子又有幾個呢……不是我王二娘恭維你……」

二鬼子忽然念頭一轉說：「這樣好罷——我來做小禿子的事——撿你。」

王二娘嘆嗤笑了：「哎喂！二鬼子不要折壽我了！你們有家有當的……」

「什麼呀？」他跳起來叫。

可是她又怎麼知道站在她面前的吳二鬼子，也變成要飯的呢？

## 六

第二天晚上，他們已經商量好了。——吳二鬼子替了小禿子的事，當晚他也搬到王二娘住的東嶽廟的山門裏住。

在背風的一個角上，他鋪好了稻草，兩個人在黑地裏坐了。

她給二胡子調好了弦，拉了兩下，覺得還好，便放了心。

吳二鬼子又充滿了希望，明天便上街賣唱。他又想到王二麻子和她一面拉着胡子一面談着話在街上的優遊的歲月，而今他就是二麻子！

「天不早了！」她說。

他倒不好意思了，但在黑夜裏也就馬馬虎虎。她很熟練地睡下去，他卻在這一頭睡

了。她用手摸到他的脚，放在她自己的襖子裏，便有點熱氣。他也就學她的樣，給她的脚放在他的藤袋裏了。

忽然，他想到十八摸上的詞兒，心下一動。

這時，從東嶽廟外衝進一個聲音來：

「糖——藤——花——啦……」

「狗禽的！他吐了一口唾沫。」

這聲音跟他自己的一樣，可真氣死他了。

「狗禽的！蠢種！」他又罵。

但他想到明天起攙她上街賣唱，便給這股恨氣丟開了。

王二娘咳嗽了一聲，咕嚕着說：「胡子還是好好的……」她略停了一下：「曉得有沒有生意呢……」

他打斷她的話說：「生意會有的！以前全是挨小禿子弄壞了！」

她沒有作聲。

他想着想着，睡熟了。

他夢見許多人喊他們唱，從這里唱到那裏，滿街都是亮堂堂的，花花綠綠地照人眼，他們從這街心裏穿過。

外面黑沉沉地從遠處吹過——

「……又——甜——又——酥——的糖蔴~~~~~花兒~~~~~啲……」的發抖的聲

● 勸與凍音同。

● 「弄音老平聲，意爲「好老」之反。

● 乞丐趕客人叫趕兔子。



## 茶葉棒子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混沌初開，乾坤始奠。氣之輕清上浮者爲天；氣之重濁下凝者爲地……咳……」

咳……」

「人之初，鼻子拖……哈哈……」

「王字……吳字……周字……」

「父親大人膝下，敬稟者：拜別嚴顏……咳，咳……」

亂嘈嘈嚷成一團，大家把喉嚨都勒扁了。先生像個王爺坐在太師椅上。白銅眼鏡只顧朝下溜，溜到鷹勾鼻子的弓背上，再也溜不下；可是上面眼睛珠子褪出了，向學生雲兩震；聽聲音低下去了，左手摸到戒方，狠命地一拍，「唸啦！」

「噏」的一聲，大家又拚命地嚷起來。

先生捏着紅筆桿在破仿，一個圈兒一個圈兒畫下去。後一排上老早就停下喉嚨了。史萬春眯着眼睛打瞌睡，邵煥文就撕下本子搓紙捻兒通他的鼻子，朱斌卿頭埋在書堆下面喫「一線紅」桃子，吳家慶嘴裏跟着哼哼，眼睛在梁惠王上幌來幌去兜圈子。

史萬春張開發黃的牙板，皺起鼻孔，打了一聲「啐」掉過臉就問：「哪個忘八蛋？」看看邵煥文伏在書堆上；看看朱斌卿埋頭喫桃子，沒辦法。啞啞嘴：「拿我們窮人啞什麼味兒？你喫桃子還打人瞌睡……嘖！」這個剛要再閉上眼。

那個扔掉桃核子就罵：「媽媽格戾，哪個撩你的喫桃子礙你事？」眼睛翻得挺大的。史萬春頭放在胳膊上，嘟囔着：「罵人帶回！」

「帶回，帶你媽媽老霉！」指着史萬春：「再說！」

史萬春依性子想再罵他一句「帶回」，可是他想起他老子說過「光棍不喫眼前虧」的話，又想到桃子的味道實在好。就睜開眼睛：「不帶回，不帶回，好了！」伸出手：「弄

一個桃子怎幹？」

「入……」朱斌卿披披嘴：「想喫桃子呵來？」遞去一個桃子：「還罵帶回？」扯住他的耳朵：「說！」

史萬春且不問耳朵的賬，先咬了一口桃子，一面嚼着答應：「不了不了！」這個手才一鬆，就又嘟囔着：「乖乖，你們有錢人真狠！」

朱斌卿回頭來：「什麼？」

史萬春趕忙陪禮：「沒什麼，沒什麼！」臉一掉：「你只欺負我——」見了胡小猴兒就——就——他就喫着桃子。

朱斌卿一聽說到胡小猴兒就假裝沒聽見，放高了喉嚨嚷起來：「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邵煥文哈哈大笑一聲：「小人好桃子！」

坐在朱斌卿旁邊一直在想心思的吳家慶一聽到「胡小猴兒」也喫了一驚，疑惑

是說自己的。「胡小猴兒！胡小猴兒！」這個討厭的名字聽到它就一身發麻。偷眼看朱斌，不由得就生氣。不是跟他在一道走，胡小猴兒不會找到自己。弄得現在像碰到殭屍鬼，丟也丟不掉。今天沒有錢了，胡小猴兒要來才怎麼辦？

戒方一聲響，「唸啦！」

吳家慶跟着大家哼：「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眼睛可插不進字行裏。

大家像挨了一鞭子的狗，嚷了兩聲就低下去了。就在這低下去的當口，外面有人吹了一聲唿哨，接着「巴巴」兩聲巴掌，吳家慶有點發抖。趕忙用胳膊肘子向朱斌卿一搗。「又來了！」

史萬春豎起耳朵聽一聽。對朱斌卿笑着說：「出『小恭』去吧！」

朱斌卿挨他一說，就偏不去出小恭。低聲告訴吳家慶：「你去替我帶去。」

吳家慶正苦着臉，不敢答應。「我今兒沒有錢……」

外面哨子又吹了一聲，巴掌拍了兩下。

「快去！」朱斌卿遞給吳家慶六個銅板說。

吳家慶不肯接錢，也不肯去。朱斌卿沒有法，又借了四個銅板給他。這才溜到先生前面去，說聲：「先生，出小恭。」

先生翻他一眼，「你是懶牛上場屎尿多！」丟給他一根竹簽子。

吳家慶像上殺場似的一步捱一步地走出門，頭一眼就看見胡小猴兒——他正倚在一付糖擔子旁邊，眼睛釘着學堂的門。看見他出來就招呼賣糖的說：「生意來了！」賣糖的一抬頭，胡小猴兒拾一塊糖丟進嘴就向他走過來。他心裏正罵了一句：「沒出息，偷東西！」腳底下卻轉了灣向尿池子走。

胡小猴兒釘過來。「入妹子的，等了半天快些！」

一聽到胡小猴兒那腔調，週身就發軟。撩起褲子一邊假撒尿，右手就掏出十個銅板來。「朱斌卿六個，我四個。」像進貢似的送過去。

胡小猴兒一把抓過銅板，就塞在他那像油過的短褂子裏。

吳家慶想要說什麼，可是吞吞吐吐說不出。從上半天就想好了一肚子話，一見胡小猴兒的面早就一陣風吹跑了。他心裏想：「下回再說吧。」扱好褲子正想回去。

「喂！」胡小猴兒招呼他。

他一怔，站住了。有點怕，不曉得又有什麼事。

「明兒起，」胡小猴兒豎起大姆指跟小姆指：「你要六個銅板一天！」一巴掌拍在他的肩膀上，「記得吧？明兒起！」

這一巴掌拍在他身上怪難過的，這算是打他的？還算是親熱的他該生氣呢，還是該笑笑呢……

「怎幹不作聲？」又給他膀子一幌。

這一下才醒過來，滿臉急得通紅。結結巴巴地說：「不能……不……不能……我四……個銅板還……沒有哩……」

胡小猴兒眼一鼓。「什麼？」

吳家慶這一下什麼話也別想說出口。上半天想的那些心思更別談，左手抓抓大腿。  
「我也要六個……」

胡小猴兒懂得他意思。「自然啦！朱斌卿明兒要八個，告訴他！」

吳家慶沒有話好說，祇綳着臉，左手抓大腿，像是癢。

胡小猴兒哼一聲：「你們要眼亮些！這兩天興隆巷的界子，要撿你們不拿錢我不管，喫了虧，別再找我小猴兒！」轉身就走。

吳家慶直丁丁地站在那裏，嚇呆了。

媽的，「界子」這東西真要命，吳家慶從一上學堂起就受他們的罪。在這城裏，到處有界子。東邊一點兒有興隆巷界子，近一點兒有紀家樓界子。西邊有堂子巷界子，同屏門口，空心街的界子。一句話，除非不出門，出門就要打這些地方過身；打那兒過身就得受那

● 某一個地界內的「野孩子」稱爲某地的界子。

些界子的罪。其實這些界子並不是三頭六臂，也和他自己差不多，都是十三四歲左右的孩子，幹嗎要那末狠自己？又幹嗎要怕他們？媽媽說：「那都是一些『胡桃』野孩子，沒家教的东西，偷竊扒拿什麼都來的，跟他們在一起要變成下流人的！」從小便不准同他們在一塊，現在就永遠合不來了。界子們滿街撒野，像吳家慶這類的孩子們在多遠就讓開了，讓也不中用。他們看你穿得好，就抗你一肩膀，不響，下次再抗你，嚷就抹起袖子同你打。聽說打架就害怕的吳家慶這類孩子們只好溜走；一溜走，這勝敗就分出來了。可是這種罪真難受，受了又不敢告訴媽——告訴了還是喫虧。媽總是這麼說：「不睬他，不就好了嗎？」——要不受罪嗎，那就要像朱斌卿一樣，供界子們頭腦的錢用。一天六個銅板，不管什麼日子都要拿。這末一來，起碼在這個界子裏可不受罪了。晚上你在街上玩就沒人抗你，也沒人踢你腳，更沒人追着你打。如果在別的界子裏受了罪，還可以找人去報仇。這樣子好是好了，可又受不了這頭腦的罪。像胡小猴兒，就像孫猴子一樣狠，也像孫猴子一樣壞。見面沒有好顏色，拚命地只要錢。三個銅板變四個；四個又要漲到六個。這才如何是



了這筆錢又不敢跟家裏要，從那裏來呢？這種罪不是人受的！不理他吧，這活閻王的小猴兒一個已就夠他受的；他手下那末多紀家樓的界子更甬說。想起來啊，真叫人哭。

「唵！」裏面戒方一拍。

吳家慶看看小猴兒早已出了巷子，孤伶伶地走回學堂裏。史萬春提高了嗓子問：「吳家慶出小恭出到這一會兒呀做什里的？」

吳家慶不敢響，輕輕地繳回竹簽子，就爬在書櫃上哭了。

先生拾起那塊疊得四四方方的半濕手巾，在鬍子上一抹，除下眼鏡，又揉一揉眼睛。然後把寫上五百文期條的一份奠儀包在手巾裏，套上發了黃的羽毛大褂，大模大樣地朝太師椅上一坐。學生們都明白了，趕忙合書，打書包，忙成一團，果然，立刻就下命令了：「周萬福，包書。」

周萬福到聖人牌位那裏拜一拜，又拜拜先生走了。

「朱斌卿包書」

朱斌卿走到大門外，站住，等人。

吳家慶沒精打神地收拾書包，學生都走完了，他還在磨磨摸摸地弄這樣弄那樣。先生兩手背在屁股後，把鑰匙搖得釘兒鏗的，只在門口轉。

「快點呀！先生生了氣。」

吳家慶這才去拜聖人牌位。可是被先生一把拖出格子門，「家去吧！」他弄得只翻眼，掉頭想走了。先生又一聲喝住他。

「站住！」

「先生，什麼？」

先生可又不好意思起來了。背臉鎖着門，說：「不對我作揖嗎？」

這兒才舉手，先生可又急急忙忙地走了。吳家慶空對格子門作了一揖，滿肚皮都是氣。慢吞吞走到門口，朱斌卿正等他。

「怎幹到這刻兒才出來？」

吳家慶鼓着兩個嘴巴，不作聲。老是要哭的樣子。他怎麼高興呢？小猴兒的事就把他攪昏了。

「別忤相！」朱斌卿拖了他走。

「全像你！」吳家慶像受了委屈似的說了一句。能全像你就好了。你們家裏開那樣一引大布店，有錢用。我們家裏那樣一引小洋貨店，能像你有錢？你出八個銅板一天不礙事。我們六個銅板從那塊來？跟你說，你不懂人家苦處！——要是像史萬春那樣也好，沒人跟他要銅板。小猴兒幹嗎偏找我呢？都是跟你走的緣故。對了，都是跟你走的緣故！

他抬起頭來看看朱斌卿那付少爺架子就生氣。鼓起嘴巴說：「我不跟你走了！」轉身就岔到進彩巷裏，奔大街上去了。

朱斌卿生了氣。「不跟我走拉倒！哪個巴結你！」也一直走了。

這裏吳家慶一個人孤伶伶地走上大街，奔向回家的路，那曉得一頭又碰見胡小猴。

兒同一陣紀家樓的界子走過去。不曉得怎麼想的，跑上去要招呼他。

「喂！小猴兒！」

小猴兒一回頭，沒理他。

「小猴哥！小猴哥……」他又空喊了兩聲。

小猴兒是走遠了。這怎麼好呢？以後誰也不理他了。想到這裏眼眶子有點癢。低下頭來看着地，悶悶地向着家裏走。

走着，走着，前面有人唱：

「茶葉棒子 ● 紫巍巍，

有人送你花露水；

花露水，黃滴滴，

有人送你手巾捏； ●

手巾捏，白飄飄。

有人送你雪花膏；

雪花膏，真不姸，

有人替你吊皮襖……」

唱的聲音不祇一個，起碼有十個八個孩子在一起。這是怪有趣的小調兒，唱着茶葉店裏檢茶葉的女孩子們的。在這個小城裏，街上走的小女孩兒本來就不多。能說上活潑潑好玩兒的，教人看了心裏會癢癢的，那只有這些檢茶葉的「茶葉棒子」。吳家慶的心上一輕鬆，抬頭便看見走過來三五個茶葉棒子。

走在第一個的是潘小二子，這是他認得頂清楚的。烏黑的一條長辮子拖在背後，悠兒蕩兒的沒個停。又深又黑的一付大眼睛，水汪汪地迷住人，你要被她的眼珠子迷住了，

● 「茶葉棒子」是一種在茶葉店裏檢茶葉的女孩子的渾名。說她們像根棒子，茶葉的好壞由這根棒子挑檢出來。

● 「手巾捏」手帕。

便死也不肯離開它。吳家慶就嘗過這個味兒的。那一回也是在路上，不知怎麼眼珠子一轉就碰到她的了。又不知怎麼拿那水汪汪的眼珠子朝他一橫，他一身可鬆鬆地一陣麻，就像丟在半空裏了。這回事，他再也忘不了。那天晚上他還想到送她什麼花露水，雪花膏哩，這些東西他家店裏都有。可是他老是有點怕，怕她不睬人。

瞧吧，她那股勁兒：走起路來，槓兒棒兒的，一身全是彈簧。腰幹扭兒扭的，又像裝上銅絲。吳家慶心上先就幌起來了。她不是又走近了？瞧頭一低，眼一丑，過去了。

.....

一身說不出的舒服。腳底下不知怎麼就回過頭，跟着朝西走了。耳旁邊又有人在唱：

「影壁巷，兩頭尖，

當中出個玉天仙。

淌三股辮子黑又俏，

月白褂子外托肩……」

他知道這是唱的誰。潘小二子正住在影壁巷。他想生氣——替潘小二子生氣。便回頭看看唱的人：那知正是胡小猴兒同他紀家樓的七八個界子。他遇身一冷。

胡小猴兒沒看見他，已經竄到前面去了。大踏步地趕到潘小二子的背後，用膀子給她一撞，便又竄到宏大雜貨店的門台石上，站住了，斜着眼睛笑。

潘小二子回頭不見人，開口便罵：「哪個殺頭的？搶去撐砲子子哪？」頭一歪，走了。  
吳家慶滿腔得意，心想罵得好——只恨聲音罵得還不算厲害。

潘小二子還在罵，一路走的幾個人也在罵。胡小猴兒可又竄到他的隊伍裏了，打着哈哈在叫：「打是疼，罵是愛，越打越罵越自在！」一跳一蹦的活像猴兒。

吳家慶漲了滿肚子氣。他想到什麼書上有個千金小姐被惡人去調戲，一個英雄殺了惡人，救出小姐，末了小姐報答大恩，嫁把那個英雄的故事。一口氣衝到胸口，兩隻膀子一擺，想做出一個英雄的架子。可是一看手裏沒有青龍劍，也沒有飛鏢，氣得更加厲害。不

由得嘴裏罵起來：「不要臉！」

那知這下可闖下禍了。胡小猴兒聽到有人罵，這才看見跟着他們走的原來是吳家慶。一步跨過來，伸開膀子攔住他：「你做什麼？」

吳家慶滿臉嚇得通紅。嘴裏打結巴：「沒……沒做什麼……」

胡小猴兒給膀子一揮：「不要你跟回去別討厭！」

「我……我……」他沒說出口。

「去去！」小猴兒像生氣了。

他一身都軟了。忘記了做個英雄。不敢再跟上去。界子裏有個小傢伙在笑：

「格入他也想來吃天鵝肉哩！」

大家一陣笑，接着是——

「茶葉棒子紫巍巍……」

「殺頭的！」



吳家慶眼看人家去遠了，不得不掉轉頭來回家去。

潘小二子一閃身轉進了影壁巷。小猴兒說隨她去罷。要大家上都天廟去看燒香。就對他的紀家樓界子說：「我家去換衣裳。你們到都天廟去。——不要跟那塊界子鬧，我們已經講和了。」

他轉身走了三五步，看大家遠了，回頭竄進了影壁巷。走不到三十步就看見那件月白褂子上幌着一根拖到屁股頭上的烏黑大辮子。幾個箭步躡上去，已經到了她的背後。

「咳！咳！……」他咳了一聲。

潘小二子回頭一看，對她一路走的茶葉棒子低聲罵：「又來了，殺頭的！」

幾個茶葉棒子噤噤哇哇地笑。小猴兒偷偷地拉一把潘小二子的辮子：「還罵，殺頭的？」

潘小二子翻了眼：「死人嘍城隍廟頭倒了那裏來的小鬼！」

胡小猴嘻嘻着臉跟她走併了排。「小鬼，小鬼，拖你的大腿」順手去摸她的大腿。拍的一巴掌打過來：「得鷄爪瘋啦？」

那幾個茶葉棒子噗哧笑了。

「乖乖，這樣辣！」小猴兒捂着嘴巴，還裝笑。「怎幹忍心的？」

潘小二子也忍不住笑起來：「死不要臉！」

小猴兒低聲地問：「你媽什麼時候不在家？」

「滾開呀！」

「六點鐘？」

「放屁！」

「七點鐘？」

「放屁！」

「八點鐘？」

「要來，敲斷你的孤拐！」

小猴兒明白了，舉起手來，「回頭會！」看看她進了那小門，轉身就朝都天廟跑。天已經快黑了。

都天廟裏紅通通的大香爐裏的火焰照得滿院紅光。大殿上三隻眼的都天老爺因爲是金面孔，就像一隻發着光的黃香瓜。廟門外賣涼粉的擔子點着高筒罩子的煤油燈，賣糖的不住敲着小糖鑼，賣荸薺蘿蔔的嚷成一片，測字先生搖頭幌腦，這末燈光撩亂，人聲嘈雜，就形成了一個夜市。各處界子們在人縫裏鑽來竄去。滾錢，踢球都已看不見，便跑到大照壁的後面翻筋斗，豎蜻蜓，打螃蟹溜子去了。小猴兒找他們不着，見廟旁牆上掛着一幅寫滿着大大小小黑字的灰白布，他便想起在那兒遇見過的了。再看站在布旁指手畫腳的那傢伙，才知道又是那個圓光包搖大會的王八蛋。小猴兒咬咬牙，「看你狗入的，還騙人！」說着轉身向門外打了一個唿哨：「許~~~~~」

「在這塊影壁後頭——來呀！」有人答應着。

小猴兒兩步竄到影壁後，黑影裏看見兩個影子在豎蜻蜓，便叫一聲：「看我的！」

他身子一偏，兩手一豎，向地連打了四個螃蟹溜子，已經翻到人檔裏。就勢一轉身，豎了一個蜻蜓，用手走了幾步路，大家齊聲叫起好來。他只兩脚一挺，便站在地上。

「再來一個！誰在黑影裏叫。」

小猴兒生了氣：「媽媽格×大爺是給你們玩的？——走！那個圓光騙錢的王八蛋又來了，闕掉他！」

只聽一聲：「噉！」一窩蜂地擁到廟門前。

那傢伙正同一個人在指手畫脚地吹牛皮，小猴兒一看站在他面前的正是朱斌卿。釘住雙眼睛正聽得出神。那王八蛋滿口在嚷着：「誠則靈，不靈不要錢。」小猴兒可已耐不住了，掩鼻朱斌卿，指着那圓光的就罵：「媽媽格賣×還在這裏騙人嗎？老子上過你當了，替我滾！」

圓光的冷不防是孩子跟他鬧，怔了一怔，便扳起面孔喝聲：「去，去，去，不要胡鬧！」

朱斌卿呆在一旁。

小猴兒更加生氣：「放你媽的屁！老子要你滾！」

朱斌卿着了急，向小猴兒：「你讓我圓過光的……小猴兒！」

小猴兒見了他那付蠢種樣子就生氣，偏又在這時候夾七夾八的插他媽的嘴。「小猴兒」又該媽媽×你來喊？不是有事就得揍一頓——左手一攔：「滾過去！」

那知這傢伙屁勁兒都沒有，一揮手就是一筋斗，真他媽膿包！界子們都哈哈笑了，順勢拳打腳踢地攆走了。小猴兒說聲不要打，可已經吃了好幾拳腳，連哭帶喊地跑掉了。

這裏小猴兒回頭對着發了呆的圓光的抹了袖子：「滾不滾？」又逼上一步。

圓光的輓下來了。陪着笑臉說：「嗨……小兄弟。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走江湖，混飯吃，諸位小兄弟，幫幫忙，幫幫忙……！」

「別裝死了，滾媽的騙了老子錢，盡是吹牛皮！」

大家一聲嚷：「噯……圓光是假的……騙人的……！」

「滾！」小猴兒再上一步：「滾！」順手拖下那塊灰白布。

大家又是一陣嚷，聲音高得嚇死人。圓光的沒有法，抬頭看看人，孩子們都發狂地張着眼，像要吃掉他；大人們可離得遠遠地，不聲不響，只抿着嘴在笑。沒有人幫助他，只好收了那塊灰白布，放在小木箱裏，提起小木凳，垂頭喪氣地沿着牆根走了。

大家得了勝，又跳又笑，拍拍手：「啊！~~~~滾蛋嘍！~~~~」

圍在孩子們外邊的一圈大人們先散了，孩子們這纔從人檔裏，擔子底下竄過去，尾在那圓光的背後，叫着：「圓光的騙人錢啊！騙錢啊！騙錢啊！……」

圓光的只順着牆走，不聲不響。

小猴兒吹了唿哨，舉起手來對大家說：「跟他走！」

散在廟門前的界子們已集到二十多了。一窩蜂地跟在後面，順着都天廟街向紀家樓去。不住着嘍：「騙錢的啊！~~~~」

圓光的忍不住了，站下來回頭要發作。一看這末多的孩子，沒有法，只好又向前走了。

這羣界子們一直追到他的家。

吳家慶回到家裏，一眼看見玻璃櫃裏的花露水和雪花膏就想到潘小二的眼睛；一想到她的眼睛，全身就一陣麻。

他媽媽「乖乖兒子」叫了一陣，給了四個銅板叫學徒的替他買了一塊糖大餅。他想自己去買，好給四個銅板賺上腰，免得明天受胡小猴兒的罪。可是媽媽說，街上車兒擔兒多，天晚了別撞到那裏。他只好鼓着嘴等了。

吃了大餅，心事還沒除。看見錢，就想到小猴兒；看見花露水，就想到潘小二。想到小猴兒同潘小二在一起，可就週身來氣。一個小姐同一個惡人，就應當更有一個英雄。自己做個英雄吧，可又幹不過小猴兒。——不祇是幹不過他，天天還得供他錢哩。——唉，一想到錢，明天又怎麼辦呢？小猴兒那副嘴臉就怕人……怎麼辦呢？

一眼看見賬桌旁邊錢籠，錢籠邊上有不少沒有落下去的銅板，就想「拿幾個吧！」

爸爸在滴兒鐸兒打算盤，王相公——那學徒在收拾玻璃櫥，哥哥不在家。他就一屁股坐在錢籠上。有幾個銅板落下去了，「托，托，托。」爸爸抬頭一看，他心裏一陣「禿禿」地跳。爸爸沒說什麼，他就伸出右手，摸摸印色盒子，弄弄黑墨。左手呢，順着屁股摸下去，碰到錢籠的橫木架子，一轉灣，便摸到了銅板。一個，兩個，三個，……一共摸到了六個，剛預備縮回手，又有幾個銅板落下去：「托，托，托，……」爸爸一抬頭，怕的艱難給爸爸碰到了，就也回頭望着錢籠。這時剛好心生一計，跳下錢籠來，再用右手給錢籠上銅板一古腦兒都潑下去。然後轉身走了，爸爸一點不在意。

第二天上學堂的時候不再焦心事了。朱斌卿到底比自己大一歲，昨天的事倒不放在心上。吳家慶因為胡小猴兒的錢有了辦法，也就不十分恨朱斌卿。況且朱斌卿這一天同誰都特別客氣，下午賣了好幾十京江饅子，小同學一人送一個，大同學一人兩個。像史萬春、邵煥文、吳家慶他們卻每人三個。——其實史萬春吃了四個哩，不過大家沒看見就是了。——這末一來，吳家慶再也不好意思不理朱斌卿。而且昨天還借了四個銅板哩。



放學的時候，朱斌卿可不會等吳家慶，他跟史萬春兩個肩並肩頭靠頭地一邊走，一邊談着向大街去了。邵煥文一忽兒前，一忽兒後也跟在他們旁邊走，像是商量什麼。他像有點生氣，但也落得不招呼，就拐着書包，從小路先抄到影壁巷來了。他怕在大街上又碰到胡小猴兒那班界子。

快近天黑的影壁巷裏，靜悄悄地沒個人影。從這頭走到那頭，經過潘小二子家那小門，也不見一個影子。回頭又迎上去。

看看天黑了，影壁巷通大街那一頭走來三兩個人。看影子像是女的。有一個在唱，低低的，像怕誰聽見——

「……獨坐野田內。」

思想起，去年春，

二人在一堆。

去年春，花開放，

「二人在一堆……」

他懂得這是四季遊春的曲子，也聽出這是潘小二子唱的。馬上心裏癢癢的也想接上去唱，可是他害羞，唱不出口。

那邊又唱了——

「去年春天會上一回呀，

二人真開胃。

你吹笛，我唱……」

突然止住了：「哎呀！哪個小鬼？」那是潘小二子的聲音。

吳家慶被她這麼一叫倒又嚇住了。走上去好呢，還是溜掉好呢？走上去又說什麼呢？遲遲疑疑地，他便：「我——我——」

潘小二子走近一看，便叫起來：「哎呀！不得了，是吳小老囉……嚇死我了！」儘管是在黑地裏，儘管他已經昏昏倒倒，可還看見她那烏逗逗的眼珠子一轉，拖了

那兩個茶葉棒子走了。

他趕忙搶上去說：「你……你……」

潘小二子沒掉頭，只聽她們抿着嘴笑的声音。這時已經到了她門口，那兩個茶葉棒子走了；潘小二子一推門就進去，碰的一聲帶上了門。

讓吳家慶孤伶伶地站在黑地裏。

又是生氣，又是懊悔，可是仔細想想又覺滿意起來了。回轉身就朝家裏跑，一身輕飄飄的。

第二天吳家慶的書背不熟，挨了一頓打。朱斌卿帶了一塊洋錢進學堂，大家都睜着眼睛看，吳家慶可沒看見。史萬春在算賬，買這樣，買那樣。他更不理，一等到放了學，又獨個兒走進影壁巷。

也在那個時候，潘小二子回來了，可是獨個兒。他心裏一喜。這才敢走上去，結結巴巴地：「潘……二……姐……」

潘小二子忍住笑，站下來：「什麼？」

「我……要……跟你說話。」

「什麼話說！」

什麼話呢？什麼話也說不出來。急得滿頭是汗。他想到了：「找一個地方去……」

潘小二子一怔，「什麼地方？」

他想了半天才說：「城頭上，好不好……」

只聽撲哧一聲笑：「到城頭上去找野鬼呀？」

燒得他滿臉通紅。急得更說不出話來。他在這城裏只曉得城頭上清靜，沒有人。「那末，什麼地方呢？」

「你果真不曉得？——東頭劉二娘家裏，西頭顧大嫂家裏。隨你便！」說着，一轉身，

「碰」的又進了門。

這個悶葫蘆第二天想了一整天也想不通。這是些什麼地方？在哪兒？他都不知道。也

不敢問人。他想今晚再問她個明白吧。一放學，先跑回家去。在牀肚裏抽出昨晚從玻璃櫃偷來的一瓶花露水同一條手帕。塞在褲帶上，就又跑到影壁巷來了。

一進巷子就看見潘小二子正在前邊走。慢慢釘在後邊。等到僻靜處所已經看不見閒人了，便竄上一步，一手給花露水同手帕塞在她懷裏。

「潘……二姐」他叫出這一句。

這倒給她駭了一跳，定定神看見是他，便放了心：「做什麼？」

「送……送給你……」

小二子笑了。「地方找到嗎？」

「我……不曉得。」

「木瓜」她那末輕輕地罵：「家裏去坐坐好不好？」

「什麼？」他就像吃了一大驚。

「不礙事，我媽不在家。」

還沒讓他想一想，她已經推開門，回頭拖他進去，低聲說：「輕輕的！」

就像失了魂，跟她走進一間房子裏。點了燈，便看見一張牀，一張梳頭桌，和兩隻破舊的箱子。他像進了迷宮，正抬頭張望的時候，小二子給花露水同手帕朝桌上一扔：「小老關買這種寶貝東西，整脚死了——哪個還用雙妹花露水？」

急得吳家慶說不出話來：「這……這是隨便拿的，你……要什麼的——我明天再送來。」

「我要『白人子』牌子的。」潘小二子這才教他在牀邊坐下。

潘小二子自己在穿一件月白的背心，吳家慶坐在那兒不知怎麼才好。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手沒處放，眼也沒處放。左腿剛敲在右腿上，又覺得不好，放下了。牙齒咬着嘴唇，也不曉得疼。

她扭着扣子，轉過身來：「你……」她笑着：「你要說什麼話？」

這句問話是他救命恩人，他可有話說了。他要說到多少多少胡小猴兒的事。他是怎

樣下流，他是怎樣一個惡人，她將要吃他的苦，一定要不理他才好。——他不是欺負過她嗎，那晚在街上？

「那個胡小猴兒……」他剛要講下去。

她的頭一揚：「什麼？」她立刻披了嘴：「你吃醋是吧？——哈哈！」她一陣笑，笑得按住自己肚子，指着他：「好不要臉！」

這一個呆得一個字也說不出，正望着她。

「你，」她指着他的鼻子說：「永遠不許談他！——好沒意思！」

他不知怎麼答應才好。嘴給膏藥封住似的說不出一句話。——他還有什麼話好說呢？除了小猴兒的事什麼也想不出。

這末着，他只好坐牢似的那末空坐着。一直空坐着……

潘小二子只顧想笑，他的心裏只是發急。一會兒潘小二子走出去兜個圈子回來，對他說：「我媽要來家了，你走罷，快點！」

他一面害怕，一面又像是放了生，便急急忙忙朝外跑，到門口，才想起一句話：「花露水明天拿來。」轉身，就出了門。

在黑地裏往前闖，冷不防一把挨人抓住了，喝問一聲：「做什麼？」

他剛要逃走，那傢伙叫起來：「媽的屁，是你呀！好個狗入的！」就手摔過一個巴掌來，這才聽出正是胡小猴兒的聲音。不由得全身發了抖。這一巴掌打得腦門裏火光直冒，哭又不敢哭，叫又不敢叫。接着劈劈拍拍沒頭沒腦地又是一陣巴掌。他不敢回手，只顧朝前跑，一直朝前跑。等到再沒有巴掌打下來的時候，便聽到胡小猴兒的聲音在罵：「再來敲斷你的狗腿！入你媽媽格×！」

再也不敢停留，一直跑回家去了。

回到家裏便朝牀上爬，蒙頭蓋了棉被就睡。臉上發熱，身上也淌汗。媽媽問他怎麼的，只推說頭有點痛。媽媽發了慌，問東問西，他又一迭連聲地說沒有病，睡睡就會好的。只顧



蒙着臉，晚飯也沒有吃。肚裏餓了也不好意思再要。偏偏半夜就醒過來，睜眼看看一家都睡着，自己偏是翻來覆去打滾兒。臉上有點疼，似乎起了浮腫。想一想，有點傷心。哭吧，不敢再想，便生了氣。英雄要被惡人欺，潘小二子更不曉得怎麼樣——恐怕是給那小流氓霸佔去了。

他惡狠狠地睜着眼：「有仇不報是小人！」

再翻一個身，他想報仇的法子。說憑打，惡人有惡本事，還是不吃眼前虧的好。說用計，自己沒有一個諸葛亮，又沒有一個吳用，想什麼計呢？頂好的法子是能有一把飛劍，千里外取人首級，還不讓人看見行兇。可是得道的和尚在那裏？山上山又在那裏？這塊地方從來沒有聽見有什麼山，又怎麼辦……難道這個仇能不報……

快要天亮了，他又打了個瞌瞞。

趁家裏人還沒起身，便先溜下牀跑到學堂裏去了。先生還仰在牀上打鼾，學堂裏一個人也沒來。便躡手躡腳地爬到櫃上溫書。

一邊正想着心思，窗外走進兩個人來。前頭是朱斌卿，後頭是史萬春，一路低聲說着話。不防吳家慶已聽見了：

史萬春說：「只要有藤條子就不怕。」

朱斌卿說：「胡小猴兒呢？他力氣大！」

史萬春輕輕拍了胸脯子：「有我！」

朱斌卿抬頭看見吳家慶吃了一驚：「乖乖，你比我們還早！」

史萬春釘着他的臉瞧：「嗨，他笑了：『我曉得。——昨兒挨你媽揍了吧？——看臉上！』」

「不，不是的……」

朱斌卿放開書包，一本正經地問吳家慶：「小猴兒跟你要錢嗎？——這兩天？」

他遲遲疑疑地看着史萬春：「怎幹呢？」

朱斌卿面孔有點發青：「我不睬他了！」

「真的嗎？」

「鬼●你是這個」朱斌卿左手握個圈兒，右手二姆指朝圈裏戳幾下——賭個「入他媽媽」的咒。

吳家慶還有點不相信，朱斌卿就從頭到尾告訴他：說他預備打明兒起不再受他說，他已經想好了法子對付他了——這法子是史萬春想的；我們學堂裏既有三四十個人，爲什麼不跟他們拚他們紀家樓界子一隊人不過十九個，我們有他的二三倍。只要我們打得過他們，他永遠也不敢來訛了，要說打不過他們，我們就湊錢買些藤條子，一人有一根，隨他有多大勁，給他沒頭沒腦地抽上一陣藤條子，包教他們打敗仗。現在他，朱斌卿已出了一塊半洋錢，如果你，吳家慶再出半塊錢那就夠了。藤條子今晚就弄好，明兒約大家晚上在都天廟影壁後頭聚齊，好排隊伍。以後每天晚上去操兵，練出一隊童子兵來，哪個也不怕。

「吳家慶，你敢不敢來？」朱斌卿有點瞧不起他似的。

●「騙」哄」的意思。

吳家慶幾乎跳起來了：「哪個不敢——我來！」

「好」史萬春說：「那你做二隊長——他」指朱斌卿說：「做大隊長。」

吳家慶心都要炸開來了：「你呢？」

朱斌卿說：「他是大軍師，邵文煥是二軍師。」

「哈哈！我們也有軍師了！」吳家慶得意極了。

那知道這一笑把先生笑醒了，叫了一聲：「噪什麼東西——唸書！」

同學的也一個個來了，大家都翻開書來，直着嗓子亂嚷。

吃中飯的時候。吳家慶偷了半塊錢。——他現在的膽子越偷越大了。傍晚他不敢再去影壁巷，就跟着朱斌卿他們去到一家店裏去拿那截斷了的藤條子。一共有三十根，他們四個人——兩個隊長，兩個軍師——每人抱了七八根，便向都天廟走去。路上經過影壁巷的時候，吳家慶沒看到潘小二子，心裏可很難過。他想：「潘二姐，不是我不來看你，是有惡人在跟我搗蛋呀！」

他們到了都天廟的影壁後，同學們大大小小已到了二十多。每人發根藤條子，他們每個人都一手一根，更加威風。朱斌卿叫聲：「站隊。」大家便擠到一團來。史萬春同邵煥文左一手右一手把這一隊人勉強拉成一根曲線。吳家慶可滿懷得意，心想這也抵得上飛劍了。有這末多的人，做個二隊長，比小猴兒更強了。

忽然，不知從那兒吹來一聲唿哨「許~~~~~」

吳家慶不由得有點發慌。那正是聽慣了的——胡小猴兒的聲音。

「朱斌卿」小猴兒叫。

朱斌卿想不答應吧，未免充忸，便也大聲地嚷：「哪一個？」

大家便看見一個影子竄過來，一邊也罵道：「入媽媽躲起來啦？飯後喊你們都不出來，什麼玩意又想討老子揍嗎？」

吳家慶放了一點心。朱斌卿面孔可發了青。氣得一身活抖抖的，喊了一聲：「告訴你：不要罵人！」

小猴兒已經看見這一大隊人，又看見他們的藤條子，有點摸不着頭腦，便說：「不罵，拿錢來——還有吳家慶的！」

吳家慶先不作聲。

朱斌卿咬緊了牙齒嚷：「沒有錢！」

吳家慶也叫了一句：「沒有錢！」

史萬春捧着藤條子，「烏」的一聲，很有威風。他在一邊說：「哼！想訛人錢嗎？」

大家都七言八語地說着：「哼！訛人錢嗎？」藤條子一陣「烏」。

小猴兒一怔，朱斌卿可得了勁，大聲地嚷：「永遠不給你錢！替我滾！」

吳家慶的聲音更大：「滾！」

小猴兒翻着一對活楞楞的眼珠子：「什麼？」

大家一聲悶：「滾！」

小猴兒咬緊牙，給大拇指一挑，說聲：「好，我認得你！」轉身走了。

這裏大家更拚命地嚷起來。

「滾蛋！」

「認得我是你老子！」

「揍死他小舅子！」

小猴兒一句話沒有回，悄悄地走了。大家這一陣子歡喜得可說不出話來。嚷一陣叫一陣之後，一起舞着藤條子向大街上去了。

吳家慶這一夜做了好多夢，夢裏都笑醒了。第二天小猴兒不敢到學堂門口打嚙哨，大家更得意。晚上，又帶了藤條子跑到都天廟。大家還是亂攘攘地鬧成一團。

朱斌卿說：「我們要操操！」

吳家慶問：「哪個喊『一二一』呢？」

史萬春說：「我喊。」

朱斌卿說：「你是軍師，我喊。」

邵煥文將要說話，對面鐵鐵托托跑過一隊人來。黑黝黝地也足有二三十。小猴兒領着頭，一邊喊着：

「有種的不要跑！」

大家都沒有跑，可都有點呆了。來勢這末猛。朱斌卿沒想到，吳家慶也沒有想到。這怎幹對付呢？他們在想。

「朱斌卿跟吳家慶出來！」小猴兒抹着袖子。

那來的一隊人噪噪嚷嚷地罵人，抹袖子；這一隊人提着藤條子不作聲。還是史萬春膽子大，他說：「你們就出去，看他怎幹？」

朱斌卿硬着頭皮走出去，吳家慶也跟在後邊。史萬春同邵煥文像兩個護駕的，提着藤條，插着腰，緊跟在他倆身後。對面小猴兒走進一步，同朱斌卿吳家慶站對了面。這時大家都寂靜無聲，只聽見喘氣。

「怎幹？」朱斌卿擺出威風問；但聲音有點發抖。



小猴兒的隊裏有人叫了：「先碰是爹爹；後碰是奶奶！」

吳家慶發了慌，趕忙叫：「君子動言，小人動拳！我們講理……」

「拍！……拍！」左手給吳家慶一個巴掌，右手給朱斌卿一個巴掌，罵着：「講你媽媽×的理！」

吳家慶叫聲：「哎呀！」一護嘴吧，藤條子又給小猴兒劈手奪去，攔頭像雨點樣朝下打。吳家慶轉身就逃，那知腳底下又軟又抖，跑也跑不動。朱斌卿剛要提起藤條子，早給小猴兒背後竄上來的兩個界子一齊奪去了。兩根條子一齊朝身上打，連哭帶喊，沒命的朝家裏跑。兩根條子追着不放，沒頭沒腦望下抽。史萬春邵煥文見勢頭不好，早就丟下藤條子跑了，一邊嚷着：「我們沒冤沒仇，打架不要帶四鄰！」其餘的二十多個孩子就像一羣小雞兒溜走了，藤條子丟了滿地。小猴兒發一聲喊，這一隊人舞着奪來的藤條子追打前去。都天廟街上成了戰場，大人們都停下腳來讓他們這些隊伍通過。

滿街上只聽見：「呵……打……打……」

這一次事情再也瞞不住了。吳家慶的頭上給打出了血，頭皮破了幾處，兩個嘴巴腫得像饅頭。吳家慶的媽媽哭着跟爸爸吵：「孩子挨人打成這個樣，難道就算了不成？」他爸爸去會朱斌卿的老子——鼎祥布店的老闆朱三太爺。朱三太爺正生氣，一面罵着兒子，一面對吳家慶的爸爸說：「這還了得！這還了得！我們家的孩子不能走路了這些地痞這些地痞！吳老闆你坐坐，讓我去。」——轉身喊人：「王二！打馬燈！」——讓我上警察局去找劉局長，看他們警察管的什麼事——還了得還了得！朱三太爺抹抹發抖的鬍子，跟着王二的馬燈走了。

吳老闆看看朱斌卿的頭被打得比吳家慶還厲害，沒有話說，也就回去了。

第二天，胡小猴兒的老子——胡大頭給抓進警察局去了。過了三天，聽說送到縣衙門裏判了一年六個月，下在大牢裏。朱家吳家才算煞了這口悶氣。

過了五天後，朱斌卿同吳家慶的傷都養好了。又一同上學去。那天晚上放學回家，在

進彩巷又碰到小猴兒。兩個人吃了一驚，眼看着他，不敢走過去。小猴兒卻抱着兩隻手，站在牆角裏。一雙眼睛翻得像銅鈴，釘着他們，不聲也不響。

他倆個不走過去也不像話，手攙着手，握得緊緊地走過去了，眼睛不住向一邊瞞，兩人都逼住氣。

將走過去，小猴兒啐了一口吐沫，罵：「媽的×孬種！有本事來跟老子幹！」

他兩個裝沒聽見，還朝前走。

「總有一天教你倆狗入的死在老子手裏！」小猴兒恨恨地罵。

吳家慶心上一慌，動脚跑了，朱斌卿低聲說：「不礙事。」因為他們已經出了巷子，到了有警察的大街上了。

可是胡小猴兒也只好嚇嚇他們，他再也不來要錢了，也不敢攙他們。只是在路上翻他們一個白眼，罵一兩句髒話。

再過十多天，吳家慶又想起潘小二子來了。便想法偷了一瓶「白人子」牌的花露

水和幾張純絲的手帕去看她。潘小二子果然歡喜得很，抱住他的頭問：「你歡喜我嗎？」

吳家慶樂得說不出話來。

可是第二年，他十五歲的時候，跟朱斌卿一起進了一個洋學堂去唸書了。

十五年以後。

胡小猴兒在輪船碼頭上混起來了。所有的挑夫得喊他一聲：「胡大爺。」

朱斌卿在大學畢業以後，弄到一任縣長做做，但不曾回家鄉來。吳家慶因為朱斌卿的幫忙也就玩到一個警察局長，聽說要回家鄉來看看。說不定想調到本縣來做。史萬春在軍隊裏混了七八年，現在當了一個中尉文書。邵煥文卻在一家雜貨店裏當了賬房。

不多久，果然說當地的警察局長要換了。新任就是本地人吳家慶——現在改名叫吳公蕪了。

迎接新局長的那天，邵煥文到商會裏去做了一個歡迎代表。在船上見了這位吳公，

着實談了一點舊事，邵煥文並且指着在碼頭上大聲吆喝着什麼的一個人說：

「那就是胡小猴兒！」

「哦——」吳公搖搖頭；「已經認不得了。」

「那一個女的，」邵煥文指着岸上一個女人，抱着孩子在喂奶，膚色枯黃，頭髮蓬亂。——  
「是胡小猴兒的老婆，——就是茶葉棒子潘小二子。還記得吧？」

「哦——是她？」

外邊歡迎的人太多了，吳公便下了船。這時從後艙裏走出一個穿長旗袍，着高跟鞋，燙頭髮，打口紅，畫眉毛的女人來，一把掛在吳公的膀子上，走下船。

潘小二子看那位太太看出了神，胡小猴兒卻睜大了眼，釘住了新局長的臉。咬筋都暴起來了。

可是吳公正眼也不瞧他們一眼。

## 起 旱

一走出B埠的市梢頭，一望無邊的大平原就擺在面前。到處還留着沒有化掉的雪，像破棉花胎，又像七八月裏傍晚的白雲彩似的扯了滿地。尖刀一樣的風，打枯樹頭上斜插過來。地面上凍得像鐵，車輪的印子：長條條地像火車軌，顛得黃包車只顧歪歪，跳跳地——

「吱呀吱呀……」  
叫着。

137  
—  
三部黃包車接連着走。車上坐着三個洋學生模樣的女人。第一位年紀大點，約莫二十七八歲。尖下巴，大眼睛，高高的顴骨。一把乾柴的個子，裹着一件栗黃色大衣。長頭髮披

了一肩，跟大衣的黑皮領子順了色。腳蹬在網籃上，左手插在衣袋裏，右手捏塊手帕兒，不住地抹鼻涕。鼻尖子紅裏透亮，活像瑪瑙做的。一個身子被車子扭得東倒西歪，真有點像風中楊柳。掉轉頭正要跟第二部車上的小姐說話，一陣風夾着灰沙，飛過。

「哎呀風——」

把她的話噎回去了。接着就咳嗽起來。

第二位小姐抬起頭來叫道：

「啊！我的媽！嘴巴子凍掉了！」

她剛才二十開外的年紀，圓面孔，葵豆眼，滾圓的身子，像個皮球人兒。亂頭髮蓬得像叫化子，大衣領子把她的短頸項全埋進去了。兩個肉嘴巴子凍得透紫，像爛桃子。只顧把皮領子朝臉上拉。

前頭兩個車夫低着頭，閉着氣，把脊背放得跟車槓一樣平，蹬着脚尖子，只顧望前拉。兩隻膀子一上一下地擺着，像雙翅。風一過，便聽得：

「嘶，嘶——」

喘着氣。第三個車夫可有點發喘了。前兩部車子忽前忽後的走着，他卻永遠地跟在末後。他的車上行李特別多，脚踏上一隻網籃，一隻藤箱；車蓬裏綁着一隻皮箱和一個包袱；車簍子底下吊着一個大鋪蓋。小包袱在上面跳來跳去，鋪蓋在下面快靠着地面，網籃卻高過了車夫的頭。因此第三位小姐陷在車簍裏快看不見了。——她也祇二十一二歲，白嫩的皮子，像招得出水來似的。一張端端正正的臉；細長眉毛，修得像根線；睡在眉毛底下的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水汪汪地；小小的嘴唇子紅得像剛咬破的櫻桃。（只是被風吹得有些乾裂。）她的頭圍在斗篷的白皮領子裏，祇露出一付黑邊子的眼鏡對着天閃兒閃兒發光。但是一雙腿卻高高地蹺在網籃上，兩隻高跟鞋子搖搖擺擺，像兩隻伸長頸子的鵝頭。她聽到第二位小姐叫冷，更把嗓子勒尖了叫：「天啦！我的腳沒有嘍！」

太陽不會露過頭，滿天是一片烏雲，遠遠有一兩處裂了縫，便透出一點光絲子來。田野裏沒有人影，黃土和白雪的上面插上些矮屋和禿樹。連狗都不聽叫一聲。只有又尖又



冷的西北風，嗚兒嗚兒的朝人骨頭裏鑽，凍得車上人都發了僵。清水鼻涕不肯停，牙齒索索地打抖，鼻尖子又酸又疼，似乎已經凍掉了。大衣斗蓬緊了又緊，可是沒有用，風還像針尖子朝布眼裏鑽。

車夫嘶兒嘶兒拚命望前拉。風才小一點，車上小姐們從皮領子裏伸出頭來了。

「死人天下雪！」第一位小姐抹着鼻涕。

「倒楣的河又封了！」第二位小姐摸摸嘴巴。

「汽車公司裏都是一些豬！」第三位小姐罵：「爲什麼天好了還不開車！」

「汽車？」第三個車夫喘着，接了話：「早哩！」

第三位小姐好不自在，也就沒有了好臉色：「什麼早？都是你們兜生意做！汽車明天一定開！」

三個車夫都笑了。第三個說道：「這才化凍。小姐們想坐汽車起碼還要個五七天！」

「放屁！」第三位小姐才罵出口，又覺得不妥當，趕忙改了口氣：「你們這班東西！」

混賬！路不是乾了？

「乾了？」車夫在鼻孔裏一哼，就不再說什麼。

小姐們還在「混賬混賬」地罵。一陣風來可就閉上了嘴。只聽得清水鼻涕嗤嗤地響。車夫埋下頭，不再理她們。

第一位小姐的頭髮飄得像披頭鬼，第二位小姐把領子拉過了頭，第三位小姐的高跟鞋搖搖擺擺，像兩隻鵝頭。在「吱呀吱呀」的聲音裏，這一小队人向M城去了。

## 二

三位小姐從天老爺罵到車夫，說骨頭都被顛散了。車夫們死活不開口。沿着一條坡路，衝下去，一轉灣，便是K河的渡口了。

K河上抬眼看不見一隻來往的船，河水靜靜地像平鋪的一塊板。幾隻老鴉在對面河邊找食吃。這邊渡頭上卻擠滿了黃包車，獨輪小車和驢馬騾子等等，簡直插不進腳去。

車夫把車槓一轉，在一架鞦韆旁邊停了。

草棚緊靠着河邊。棚底下放張破舊桌子，兩條板凳。桌上一個灰黑的瓦罐裏插上頭二十雙灰黑的筷子。一個蓬着一頭灰的女人打泥灶底下搶出來。招呼着：

「坐罷！大姐姐有饅，有菜豆圓兒，有油炸燴！吃啥有啥！」

第一位小姐下車來了，可是站不穩。高跟鞋在冰凍的泥土上歪來歪去，人只打跟頭。腳踝子麻麻木木，腿一軟，只聽得「噉哇」一聲叫，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渡頭上人們都笑了，羞得她滿臉通紅。睜大她的大眼便罵：

「死人車夫，怎麼停在這鬼地方！」轉臉叫第二位小姐：「阿王！快來！」

第二位王小姐也笑呆了，趕忙跳下車，扶起第一位小姐向草棚裏走。一邊笑說：「恭喜！恭喜！跌個大元寶！」

那知第三位小姐又一片聲地狂叫：「阿王！阿吳！」  
王小姐向外一看，見第三位小姐還躺在車上。

「下來呀！阿盧！」

盧小姐仰天張手在叫：「來呀！來呀！我下不來啦！」

第三個車夫在旁邊伸出手：「小姐，我攙你！」

盧小姐氣紅了臉，罵道：「滾過去！」

王小姐哈哈大笑起來：「怎麼啦！不能動啦？」從草棚裏低頭跑出來，不料迎面一陣風，王小姐的頭髮吹上了草棚的木架子。

「哎呀！」王小姐尖叫一聲。頭髮已去了一小綹。

吳小姐也拐着脚跑出來，笑道：「恭喜！恭喜！恭喜你今天狗落毛！」

那裏盧小姐又叫了，像被狗咬了似的：「快來呀！我一身都麻啦！」

王吳二位小姐跑過去，只見她兩條腿都挺直得彎不動了。兩個人把她連拖帶抱地弄下來，還是站不住。吳小姐自己說沒勁，王小姐一個抱不動，正在沒法，草棚裏走出的那女人看不過，笑道：

「一個人兒也弄不動？」她披着嘴一把把盧小姐挾起來，像挾小雞似的，放到桌旁的板凳上。

「哎呀！」盧小姐也就像小雞似的叫起來。等到放在板凳上，纔對那女人狠命地橫了一眼。

那女人卻張開黃牙板笑道：「大小姐，吃點啥吧？饞菘豆圓兒……」

盧小姐這才慢慢轉過身來對着桌子。桌上洒滿了黃泥沙子。手一抹，就是個黑印子。她又驚叫起來：「哎呀！饞死嘍……」

「不是饞嘍，大小姐！」那女人撈起衣角把桌子一抹。「風大，是泥沙嘍！」

盧小姐的眉頭皺成一大把，咕囔着：「天啦！早曉得是這樣鬼地方，再多幾個錢也不教這個書！」——唉，天啦！再不出太陽我一定要凍死了！」

那個女人只顧問吃什麼。三位小姐過去一看，饞是黑的，菘豆圓兒紫醬醬地像狗屎，擻，油條上卻敷滿了一層沙。

「天啦！盧小姐苦着臉叫：『這是人吃的東西嗎？』」

大家搖搖頭又走向桌子旁邊來，這回盧小姐揮一揮灰纔坐下，不由得又氣起來了：「這都怪混賬車夫！讓我們等汽車多不好！」

那女人又釘過來了。一邊接好了話：「汽車早哩，還有五七天下能開——小姐們養些雞子兒吧？」

盧小姐拚命搖頭：「雞子兒——噎死人！」

王小姐不耐煩了：「什麼都不吃！」

吳小姐站起來揮身上灰，「拍拍拍」，草棚裏飛滿了塵土。油炸餛飩上又加了一層灰沙。那女人灰了臉走過去了。三個車夫正在要這要那，搶着油條夾大餅。

這時渡頭上正擠着，太陽卻冒了頭。

等車夫們打過尖，又候擺渡過了河，已經是十二點鐘過了。太陽消了田野裏的白棉花，也化了地面上冰凍的泥土。一條條鐵一樣硬的泥溝，都化成站不住脚的泥水了。渡船到了對岸，剛把黃包車拉下船，小姐們就爬上了車。車夫埋頭朝上拱，可是腳下一滑，就退下來了。

「用勁呀！」盧小姐叫：見車夫一使勁，也把她蹺在網籃上的腿兒一挺，像幫了一點勁似的。

可是白費了，車子還是倒退下來。車夫歎口氣，轉身央求道：「小姐，請下來一下吧！」小姐們皺着眉頭走下車。車夫們把行李卸下，一件一件搬上去，又一推一拉地把車子也弄到河堤上去了。小姐們還是呆呆地站在旁邊，一動也沒有動。王小姐有點耐不住了，第一個先向堤上爬了一步，那知腳一滑，便跌得兩手扒下地。尖着喉嚨叫起來：「呀！」

盧小姐連忙退後兩步，拍着自己的胸膛口：「啊唷！啊唷！嚇死了！」就像真個把心都嚇掉了。

「拉車子的來呀！」吳小姐向河堤上叫。

車夫三脚兩步滑下來了。吳小姐瞪起了眼：「你叫我們怎麼上去！」

車夫們陪着笑，說：「車子拉不動嘍！大小姐！」

王小姐在河邊洗好手，跳着脚叫：「拿車子來拉！」

一個車夫走近一步，伸出手，道：「我來攙吧！」

盧小姐對準伸過來的車夫一聲：「呸！」罵道：「滾過去！」

三個車夫楞了好一會，想不出個辦法來。末了，盧小姐要車夫丟根繩子下來。教車夫望上抽，小姐們拉着繩子朝上爬。這麼着，費了點把鐘才把三位小姐弄上去。但盧小姐滑了一交，斗篷是髒了。王吳二小姐也跌跌爬爬，弄得一身泥。高跟鞋全都埋到爛泥裏——一隻鞋上都釘上三四斤泥。

盧小姐跳起腳來罵車夫，車夫只是陪笑。「伸手不打笑臉人，」小姐們也就沒法。坐上車，車槓一抬，又上了路。



路上化了凍，鐵樣的地面都化成站不住腳的油爛泥。「吱呀吱呀」的聲音聽不見了，輪子落在泥水裏只聽「普咻普咻」地在叫。泥水隨着車輪子翻起，弄得行李跟人身上都是爛泥。盧小姐的車子特別重，泥也特別多，盧小姐罵人的話也就更多。

可是車子越罵越搗蛋，前面兩部車子總是緊接着走，盧小姐的車子卻老跟不上。看看離開有三五丈了，盧小姐說：「快點！」車夫說：「不礙事的。」看看離有十多丈遠了，車夫還說趕得上。這末着，越離越遠，盧小姐的車子靠後有半里路了。

盧小姐眼看着前面，皺着眉毛：「快點呀！」

「是，是，」車夫答應着，可又不放心他的車子；回頭望望這車輪，又望望那個。忽然「唉」了一聲，突地放下車槓。

盧小姐睜大了眼睛：「又做什麼？」

車夫捏捏車胎，拿出打氣筒來上了氣。那知等到收拾完了，抬頭已看不見前面的車子。——在前邊打了灣了。

盧小姐突然掉下了水似的，害怕起來。抬頭四面一看：偌大的一片平原，除了一些黑洞洞的松樹林子和坟頭以外，沒有半個人影。只有西邊天上堆起一座雲山，又濃又黑，像走煙囪裏才冒出來似的。照着太陽，鑲上了一道金邊子，彷彿朝身上壓下來了。盧小姐不由得慌慌張張地問道：

「哎呀！她們車子呢？」

「在前邊哩！」車夫滿不介意地答。

● 盧小姐忽然想到不該那末慌張，馬上就裝得很鎮靜了。車夫還是那末不慌不忙地在爛泥裏左轉右轉地拖。忽然，車子一跟跄，歪到一個小水潭裏。盧小姐心上一突，剛舉起右手要拍胸口，突然又一聲響：

「砰——」

是車胎破了。

車夫皺着眉頭歎口氣，放下了車子。盧小姐跳下車來急得亂蹦：「這怎麼辦？這怎麼

辦？」車夫沉着臉，沒有答她。「唉，倒楣！」

盧小姐把兩隻手都套在嘴上向前叫：

「阿王等等我呀！車子壞啦……」

前面沒有回音。

盧小姐跑前幾步，再喊，還不應。急得在路邊上團團地轉。東看沒有人，西看沒有人。黑雲越來越大，壓得也越低。太陽看着看着淡了，不介意一下就閃進雲彩裏。西北風憑空地飛過來，嗚嗚地叫喚着。黑松林跟雲彩順了色，失了它的所在。不知在什麼地方又「砰」的一聲響，不曉得是槍還是什麼，也不見個人影。盧小姐一下便想到在那兒聽過的一些故事：說黃包車夫在半路上搶劫單身女客，並且還加以無禮。便不由得過身出了冷汗。再想起人家說這段路上的土匪有老百姓那樣多的話，連汗毛也豎起來了。

她站在向北的路邊上，轉動着兩條腿，不知怎麼才好。忽然一陣狂風，兩條腿打起哆哆嗦來了。牙齒在上面也「鐸鐸」地響。

「小姐冷嗎？」車夫扳着車胎，一邊問。

盧小姐一陣心慌，趕忙說道：「還好，不冷。」

車夫看看天色，說：「北邊有風，到車篷後邊來吧！」

盧小姐向四邊看了看，不由得挨到車篷旁邊來了。

#### 四

車夫收拾車胎，翻來覆去地弄不好。滿手都是泥，兩條腿全跪在泥塘裏。嘴裏低聲罵着天，罵着地。盧小姐呆在旁邊，一聲也不響。心思是越想越害怕，索性低頭看他收拾車子。

一直到這時候，盧小姐才仔細地看到她的車夫是個什麼樣子：——他有部絡腮鬚

子，濃得像鍋煙灰，——這就叫盧小姐有點害怕，因為她在舞臺上看過一個強盜，那付鬚子也是這個樣兒。——一付眉毛又粗又濃，眼睛又大又黑，一張大嘴，足有自己的三個那麼大。他好像牛一樣的喘聲呼兒呼兒的，更使人害怕。盧小姐心上一跳：「這就是歹人吧？」

恍恍惚惚地像有副泥手撲倒她，一個可怕的面孔一幌不見了。盧小姐全身發了抖。這時，對面來了個漢子，裏裏外外幾件衣裳的大襟一把掩，勒上一根玄色絲帶子。頭上歪頂着銅盆邊黑呢帽。對盧小姐從頭到腳死死釘了一眼，擦肩走過了。走過去又回頭偷瞧一眼，就急急忙忙地走了。

「咦？」盧小姐輕聲向自己叫着，盯着那個人影。

碰巧那人又回過頭來，盧小姐的心卜卜地跳起來。再看車夫，車夫好像也在偷眼瞧她。她害怕得要哭了。但勉強睜大了眼睛問道：

「車子好了嗎？」她的聲音變成了央求：「快點吧！」

車夫再綑上死皮胎。說：「坐吧，小姐。」

可是死皮輪子不起勁，地下泥水正化透，怎麼也拉不動。車子慢得像蝸牛爬。盧小姐心急得要冒火了。

「不能趕上前邊車子嗎？」

「趕不上。」車夫搖頭。「車子壞了。」

「那，那怎麼辦呢？」盧小姐幾乎哭了。

「到劉集說罷。他們怕在那兒打尖等我們。」

盧小姐閉上嘴了。車子還是那末慢，她更加疑心：車夫真是歹人嗎？他是不是想在路上找僻靜地方？還是走慢了等剛才那個人從耳朵後看過去，車夫的絡腮鬍子更可怕。

盧小姐再看天色，更加陰沉了。北風吹得越加緊，兩條腿麻木得抬不動。田野的四周好像被黑氣吞下去了，看不出邊際來。看看自己，更顯得孤零零的了。想到阿王阿吳這兩個傢伙，平常是多要好的朋友，在這時候也不顧人了。一陣傷心，眼淚便不由地往下流。

車子又突然停下。盧小姐嚇了一跳，連忙拭了眼睛。車夫請她下車，因為路上有一段泥水塘，拉不過去。盧小姐正想發作幾句，可不曉得是誰攔了她，忍住了。自己先扶了路旁樹枝走過那段泥水塘。

車子慢慢地爬，路上碰不到一個人。盧小姐一直把心抓在手裏似的，好容易盼望到

了劉集。劉集茶棚裏沒有一個客，問了問，據說那兩部車子早過去了。車夫打了尖，吃些饅頭。盧小姐可什麼也不吃，便又上路了。

過了劉集，陰雲已經佈滿了整個天。黑慘慘地不知什麼時候就要跌下來似的。雲彩像無數的棉花包，重實實地朝下壓。太陽有時候露出一點光，看位置已快落山了。那深黃的顏色照在大大小小的坟頭上，像挨火燒過似的。坟頭的背面陰影裏還有一點半點雪，更像露出的死人骨頭。一霎眼，那死沉沉的太陽也漸漸，漸漸地沒了。盧小姐的心也一把朝起緊，彷彿壓住一萬斤的鉛塊子。一邊想哭，一邊想到劫路的那些事都是在快要落太陽時候做的，便又打着主意。

## 五

不知什麼時候起，盧小姐已經跟車夫談起話來了：

「那末你一家八口，全靠你一個人養活嗎？」

「嗯。」車夫喘着氣，看定了地面上的水塘。

「唉！」盧小姐深深歎口氣：「一家人也都夠苦了！」

「嗯。」車夫只顧走路。

「可是拉的錢，夠不夠養家呢？」

「不夠。」車夫輕輕搖頭，走他的路。

「汽車不開，你們的生意可好些嗎？」

「唔。」

「那末這幾天該賺到幾個錢了！」

「唔。」

盧小姐再也問不下去了。車子又「普哧普哧」向前拖，兩人都都不作聲。

盧小姐的兩條腿兒點的，過了一會，突然想起了：「車子壞了歸車主修嗎？」

「車主？」車夫哼一聲：「自己啲！」



盧小姐吃了一驚，叫道：「要自己修嗎？啊呀！這太苦啦！——比如今天的車胎，也要自己賠？」

車夫又噁了一聲。

盧小姐趕忙說道：「哦！這太苦了！——可是你別着急，我不會教你吃苦的：車胎錢我賠給你。」

「唔？」車夫像沒聽見。

盧小姐抬一下頭，提高嗓子說：「你的車胎歸我賠罷！」

車夫略略掉下頭，笑道：「小姐別說笑話啦！」

盧小姐很莊重地說道：「不，我說的是真話。——不是玩的。我從來就喜歡幫助別人，這點小事沒有關係的。」

車夫走慢下來，掉頭去看盧小姐。從他那付大眼裏透出感謝的神色。「小姐你……」

「這沒有什麼的。」盧小姐說。

車夫突然打開話匣子，千恩萬謝的說了一大堆話，車子也走快些了。

看看天色快黑下來了，盧小姐心裏真作慌。這時車子停下了，又遇到一個更大的泥水塘。因為這兒是才修的路，路面上盡是鬆土。

盧小姐不等車夫開口就跳下來。地下像一盆稀漿糊，沒有一條路。走兩步，幾乎跌下去，便站住了。車夫拖過車子來接她。

「怎麼過呢，小姐！」車夫搓着手問。

盧小姐伸出手去。「你攙我吧。」

車夫搖着頭，說中間一段太深，走不過。盧小姐沒有法，便讓車夫把她攆在背駝過去。過了泥塘，車夫看車輪上膠滿了泥，使用手抹下來。那知一隻死皮輪子已經快脫落了。把它翻下來，一不小心，一塊爛泥飛落在他的頭頂上。

「哎呀！」盧小姐在旁叫起來。

「什麼，小姐！」車夫問。

盧小姐走來替他檢去頭上的泥，車夫倒不好意思了，不由自己也抹一抹頭髮，那知更弄了一頭泥。

盧小姐又坐上車。

車輪子脫了皮胎，更加不好走。車夫在罵這罵那，盧小姐却說這是沒有法，罵也沒用的。可是她問：「這樣慢，今兒趕上M城嗎？」

車夫看看天，說：「隨便怎麼樣，今兒總給小姐送進M城。前邊看，地下能收凍就好。不的話，小王莊給小姐叫部小車推去——可好？」

盧小姐歡喜起來：「那頂好，可不嫌遲嗎？」

「嗯。」車夫歪着頭在算：「小王莊離五里莊只三里。到了五里莊就算進了城。路上放心吧，過了劉集是不會有事的。」

「劉集怎麼樣？」盧小姐有點怕。

「那兒不不正。將才走那兒不敢跟小姐說，唯恐你害怕。——現在沒事了？」車夫笑了。

盧小姐更加歡喜起來：「哦！你這個人真好！照應我這樣週到，真是明兒進了城，我一定替你找個事幹，別再拉洋車吧！」

「謝謝小姐啦！」車夫也高興起來。

到了小王莊，叫來一部小車子。小車夫拿價，要一吊錢。因為他們恨黃包車，就和黃包車夫恨汽車的一樣。盧小姐也不還價就允了。行李祇分了兩件到小車上來，其餘的還放在黃包車上拉，跟在小車的後面走。

盧小姐坐上小車。黃包車夫便想起小姐允許找事幹的話來了：

「小姐還不曉得我的姓吧？」

「唔，是的。」盧小姐點點頭。

「我姓孫，叫孫三。」

「唔，孫三。」盧小姐看着前邊。

「我一家八口，老婆孩子……」車夫說下去。

盧小姐眼看着前邊的五里莊，答應着，「唔，唔……是的。」

## 六

小車子一進了五里莊，就看見王小姐她們的影子。盧小姐跳下車來，像小孩子見了親人似的跑過去喊着：

「阿王呀！阿吳！」她的眼淚在眶子裏轉了。

王小姐跟吳小姐從一家草棚裏跑出來。

「哎呀！」王小姐大聲地叫：「你等死我們啦！阿盧！」

「天啦！」吳小姐叫：「你怎麼弄的？急死我啦！」

還沒等盧小姐開口，王小姐抓住她的左手只顧搖。「怎麼的？怎麼的！」

吳小姐握着她的右手摩來摩去。又緊緊地壓在自己胸口上。問：「沒有什麼吧？」

盧小姐脫手拍着自己的胸膛，彷彿心臟丟了似的，叫道：「哦！嚇死我了！嚇死我了！」

「怎麼？怎麼……」

「怎麼？怎麼……」

王吳二位小姐急得什麼似的追問着，問題像雨點打下來。盧小姐忽然傷心得哭了。  
「你們爲什麼只顧走，不等等我呢？」她嘴鼓得像個饅頭。

吳小姐用手巾抹了她的紅鼻子，說道：「唉！我們一路都在等你呀！我們車子停了有個把鐘頭，我真急死了！我說阿盧怎麼弄的呢？我們車子在前頭不曉得，可是你怎麼不喊呢……」

盧小姐眼睛裏亮晶晶的，臉一扭，「人家喉嚨都喊啞了……」

王小姐趕忙搶着說：「我想回頭看你去的呀！」她揉着嘴巴子，一邊咬緊牙，低聲罵：「死人車夫偏不肯真氣死我了！一直到了這里，我拚命不肯走了，我們才停下來。唉，我真害怕。——噫，倒底有什麼事嗎？」

「哦！」吳小姐也想起了：「我好像聽見槍聲哩！」

「那是車胎，」盧小姐說，一邊走進一家草棚子，一邊告訴她們車子壞了的事。

這時從草棚後房子裏走出一個女教員模樣的人來。吳小姐立刻做了介紹，說是城裏學校派來接她們的周小姐。

「哦！這就不怕了！」盧小姐歡喜極了。

談沒兩句話，盧小姐想起自己車上的行李，便跑出草棚來照應。那知三個黃包車夫正在草棚外邊的路上吵着：

「奶奶的！只顧跑！賞你們一個大元寶嗎？」孫三的聲音，正在罵人。

「你奶奶的罵誰？」另外一個車夫叫起來：「這管咱們屁事？客人要走，咱們管得着？連劉集都不讓打尖，在哪兒等你媽的皮你發啥雄氣嘍！」

「你媽的皮！」孫三回罵他一句。

又一個車夫勸開了：「罵啥嘍，怨不了咱們自己。」他放低了聲：「她們膽子比老鼠還要小，聽到車胎炸了都害怕，這有什麼法……」

盧小姐發了楞，從心底來氣，覺得受了人家的欺騙，不由想哭了。這時吳小姐擠着鼻涕從後邊走來，盧小姐故意不轉頭，却向車夫說：

「喂！把行李搬下來！」

孫三聽見了，趕忙跑過來，笑嘻嘻地對盧小姐說：「行李還是讓我送進城吧！」

盧小姐還沒開口，吳小姐已經生氣了：「混賬東西！坐你車子倒楣透了！還要你送？」

孫三還要央求盧小姐，一眼看見她頭髮上從草棚裏黏來一根草，便伸手要檢它下來，說：「哦，小姐草！」

盧小姐向吳小姐一瞥，慌忙退了幾步，尖着喉嚨叫起來：「哎呀！什麼？」立刻鐵青了

面孔，罵：「混賬！誰要你動手！」

孫三楞住了。張着大眼和大嘴，咕囔着：「是，是一根草，小姐。」

王小姐和周小姐也走來了。吳小姐替盧小姐拂去頭髮上的草。

「滾開去！」盧小姐更生氣地叫。馬上打開錢口袋，想一想，照在B城講的數目給了



車價。

「拿去」她命令着：「小車子錢不要你給了便宜你！」

孫三接了錢，楞楞地張着嘴，還要說什麼。盧小姐轉身就走進去：「已經便宜你了，多一個也沒有！」

孫三眼釘住她說不出話來。

盧小姐把腦子裏的想頭一推開，便拉着王吳二小姐走進棚子來。「哎呀！我餓死了！——有什麼吃嗎？」

「天晚了，什麼也沒有了！真坑死人！」吳小姐說：一邊抹鼻子，「我們都吃的饑饉。」

盧小姐想一想，問：「有雞子兒嗎？」

草棚後房子裏的主人答道：「沒有了，小姐，只有饑。」

「唉！」盧小姐嘆口氣：「就是饑吧，吃吃看。」一邊按下王吳二位小姐說：「哎呀！我真嚇死啦！我告訴你們：這車子……」她輕輕地拍着自己的胸膛。

## 李大扣子上學

那天，李大扣子趕過下水輪船，把六合車子●朝門背後一靠，喊聲「親媽媽」，正要埋頭睡覺，他老子——二爹爹在稻草窩裏呼嚕呼嚕翻了兩口痰，遞給他一張紙條，說是一個警察送來的。李大扣子心裏「勃突」一跳：警察是他的死對頭，自從修了馬路，六合車子不准在路上停。走江邊「蒲咪蒲咪」推來一車貨，哪個有那樣長勁，能不打杵息息肩哪？你，你一停，警察老爺就來了：連三趕四，吆喝傳走。不走麼，打狗棍子——吓那根哭喪棒就用的用的來了。要是跟汽車斜路撞頂頭，沒說讓你先過去的：總是「打路鬼」一樣：兩手一搭，挺直屍首，呵大卵泡兒，讓汽車過去。你要多走一步，礙了他親老子汽車的事，就要

趕你上局子。今兒又沒撞過汽車，警察來幹麼？打開條子不認得一個字，大扣子是個瞎眼大瞎子。

第二天趕過上水船，拿去問問東山岡的劉鐵嘴，他是在江邊口擺測字攤子的，認得字。給他一唸，才曉得是叫大扣子上學去的。說會岡子底下有個學堂，個個人都要去那裏唸書，不唸的要挨罰。大扣子一歡喜，把耳朵上銀墜子都幌得不住地搖。銀墜子像個小棗核子，繞畢盡是泥灰垢蓋。跟他的臉皮子順了色。大嘴巴一嘻開，凹心扁臉又短了半寸。爲了不識字，不曉得用了多少假角票。用進來就用不出。來家還要挨老子罵。這下子好嘍！大保子也要來請教：「大扣子，請看看這張票子，好的嗎？」劉三元兒也得請唸家信，還會敬兩枝香煙。

一口氣跑下山岡，洋學堂門口掛着國旗。大扣子的心跟那旗子一樣，飄兒飄的。媽的格×，今兒也能進這個大門啦！每天早上晚上推空車子過身，看那一窩窩小子進進出出，這輩子就像沒得這福分了！嗨，十年河東轉河西，也有這一天！

三間七架樑的●大廳，對面都是亮堂堂的玻璃窗子。窗子裏像放了一屋子黑皮西瓜，——再走近一看，原來盡是人頭。四五行矮桌子矮板凳，像小車子擺成隊，足有四五十人推着一張矮桌子，都只有肚臍眼子高。大家聽見有人來，擡頭一看，全歪着嘴笑了。

大扣子在肚裏「唔」了一聲。媽的格×，他們全來啦！東山岡，西山岡，推車子的，拉車子的全到了。一個個泥塑木雕地嵌在凳子上，動也不敢動。凳子又矮又小，喫不住這些傢伙坐，只顧咕吱咕吱叫……

忽然有人叫一聲：「喂！你叫什麼？」

大扣子一轉臉，才看見這邊一位「先生」穿一身灰色軍衣，只沒有皮帶。頭髮刷得燦亮，像婆媽媽一樣梳後去；祇有中間幾根不聽話，蹺起頭來像鷄冠子；襯着那副驢長臉，就更像一隻大公鷄了。大扣子一見人就說不出話，急得臉紅頸子粗，退後一步，咕噥着說：

「我……來……上學的……」

●這兒說屋子大小，以橫樑的多少來計算的。

先生反着巴掌推推他，推到後面一隻空位上。問過名字，把他一本書，叫坐下來。先生就又跑到台子上去了。大扣子兩腿抵住矮桌子，大腿跟桌面一樣高，怪難過。前邊有人掉過頭對他擠擠眼，正是大保子。大保子前邊一個是劉三元兒。——嚇！他們也來了？

先生指着黑板，上面畫三條橫槓，說：「吶，一橫，兩橫，三橫，這是『三——』字。『三』字呢，就是一二三的『三——』——曉得罷！」

大保子像拾到一塊大洋錢，「哦」了一聲，縮起腿，把腳底板蹬在凳子上。歪了頭上的一撮歪毛，叫道：「入姑娘的，我曉到了！三字是三槓，四字就是四槓，五字五槓……」

不等大保子說完，先生氣得縮了腮。抓起一根跟警察一樣長的棍子，跑過來對準孤拐就一下，「亂嚼什麼東西！——腿放好！」

大保子眼一翻，放下腿，沒敢說什麼。大家也都挪挪腿。又覺一身沒處放，週身都扭兩下。不曉得那個「咕」的放個屁。先生向大家一翻眼，罵聲：「不要臉的東西！」

先生又教了一個字，像一隻眼睛，說是「四」字。大扣子就死記在心上：像眼睛的是

「四」字。

又畫了一個什麼都不像的東西，說是「五」字。

一個一個畫，大扣子都死死記在心上。

一個老頭兒在院心裏搖搖鈴子，「叮噹！叮噹！」

先生說是下課了，教大家鞠一個躬：「腰彎下來！」

大扣子一出門，蹬一蹬腿，才算透口氣。大保子竄出大門就罵：「入姑娘的哪天受過這雄罪？」擺開八字脚，像推着車子一樣，大搖大擺朝前跑。

劉三元兒吐口唾沫，「吓！八十歲學吹鼓手，氣都不圓了！」

四五十人喊喊喳喳，把一肚子悶氣都吐出來。大保子爹爹奶奶罵，跟那個先生叫土匪：「入媽媽的要在馬路上，一『開棍』」●打不死他！真是他媽媽土匪變的！」

● 車子半途歇下的時候是不放平的，車頭朝地，用棍棍子支住車把——這棍子潮州車夫叫「開棍」，爲什麼叫「開」棍，不懂。

東岡上的胡二，是拉黃包車的。搗開小褂子，拍拍胸說：「我說哪，就不要來，哪個是他入媽媽『下飯小菜子』」 ●有工夫拉車子去哩！

「咳」大家一起鬧起來。

大扣子一直低頭走，拚命記住字。到了路口，大家分手：東岡上的朝東轉了灣。西岡上的拔腿上土坡子。大保子走後邊撈他一膀子。

「大扣子，明兒你去嗎？」

大扣子頭一擡，再想想幾個字，挨他一個岔兒打忘記了。「你……你……你……咳……那一個眼睛是什麼字呀……」

大保子披披嘴，「喲」了一聲，「你入格考狀元哩！」

大扣子跟大保子從小一路離開海州的，在這兒十多年，每天推進推出，總一路，是老交情了。只有笑一笑，低頭想那個像眼睛的字。

● 隨便被人喫倒的意思。

二

大扣子回到家，已經太陽快落山。二爹爹倚在籬笆上，咳咯嗽嗽地亂吐痰，看見兒子回來就着急：要說話，臉紅得紫蘿蔔似的，筋暴得像蠅蟻。

他說：「你呀，——咳！……就呀，——不趕這個——下水船哪？——咳！……天呀，——什麼時候哪……」

大扣子隨口答應「唔，唔，唔」鑽進茅草棚子，就朝稻草舖上一倒。拚命想那幾個字，想不出打開書本子一看，除了一二三，還是不認得。挨着數，眼睛該是「四」字了。什麼也不像的，是「五」。再底下呢，想不起來。——像一個人揸手揸脚地在扛一件貨。——先生說就是「狗」哩。

二爹爹摸着門框追進來，咕嚕咕嚕催他上江邊。掏出一張角票，說今兒就剩一角錢，要他買兩斤棒頭麵●回來。



大扣子心裏就想着：「一」角錢買「二」斤麵，「二」個人喫。可是接過票子一看前前後後沒一個「一」字。抓抓下巴殼，翻着眼。

二爹爹着急得敲門框子：「死悶神吶！真是三棍打不出個屁來的東西——怎幹不開口的哈？下水船到啦！」

大扣子「哦！哦！」叫了兩聲。凹心臉一拉扁，自己也笑了。「我認字啦！」

打門背後扳下車子，攥拾好「開棍」，再把車子拔出門，太陽已經紫了臉，半截埋下土了。大扣子看看，便想：這像個什麼字呢？

把車子推下土岡，電燈已經亮了。急急忙忙趕到江邊，江邊上像螞蟻搬家：黑窟窟的盡是人。一掛一掛車子走對面推過來，嘍嘍哇哇地響。車上是磁器，今兒是好生意。

「大扣子來進啦！」

大扣子瞪了眼。跟對面推車子的點點頭。便三脚兩步搶到碼頭口。碼頭上稀稀朗朗

● 棹頭就是玉蜀黍。

沒什麼人下的貨已經搬空。大輪船浦哧浦哧在歎氣，幾掛跟他一樣的空車子橫在碼頭上，——再一看，不是別人：一個大保子，一個劉三元兒，還有一個也是東山岡的張三麻子。

大保子把頭上歪毛一甩，「入妹子的——你也遲啦？」

大扣子脫下車絆，把車子一攢，沒說話。

「你說啦，這不是他狗入『土匪』害人嗎？——媽的×還要動手打人……」大保子左腿一縮，蹬在車子上。

劉三元兒的肉眼鼓，兩隻蚌蚌壳掛打着，只歎氣，「我說嘛，八十歲學吹鼓手……」

這叫『關起門來攪叫化子』——拿窮人開心！今兒幾趟好生意，都他入媽媽搗了蛋了……磁器……藥草……」

張三麻子站起身，腳一頓。「噫！說他幹麼哈——走！回家睡大頭覺！」車絆子一套，推了空車子就走。

大保子也氣鼓鼓地：「走哇！」

大扣子跟在他們後頭。四掛空車子沒聲沒氣地推回頭。這時船上正上貨，對面來的脚伕杭育杭育扛着大件貨，號子叫成一條聲。大扣子一見那樣子就又想起那個字——像揸手揸脚扛着一件貨。

那到底是個什麼字呢？

大扣子跟在後面走，也不看前邊的路。走着想着，也不管大保子咕嚕什麼了——看警察的哭喪棒，便像個「一」字；抬頭看見店家掛的布招牌上，也有那揸手揸脚的人字似的字，只少扛了一件貨；個個走路人的臉上都有兩個「四」字……

脚底下「哇」一聲叫，大扣子嚇了一跳。煞住脚，一條狗連跌帶爬地走車輪子底下竄到旁邊去了。還扛着頭嚎叫。

一個警察跑過來，敲敲他的車子：「走呀！走呀！還看什麼媽的推車子不帶眼？要是個人不也撞倒了嗎？——走！」

大扣子翻他一眼，就走了。滿心不高興，肚裏咕嚕着：「狗又是你媽媽親戚麼？」

張三麻子掉過頭來笑了。「眼睛不在家？」

大扣子一下子想起了，便勾着頭叫：「大保子！大保子！你記得狗叫什麼哇？」

大保子不懂。大扣子抓抓下巴壳說：「那個……那個字呀……像一個人……先生說，就是狗的呀……」

大保子在前頭吐口唾沫：「呸！」

大扣子老是想不起來，連棒頭麵也忘記買了。

三

一進門，靠好車子就倒在地鋪上。二爹爹一知道他上水船趕脫了班，滿嘴白鬍子活抖抖地跳：「你，你呀，昏了頭啦？還是，不，不想活啦——還，還是想——餓死我哇？」——話沒說完，就咕嚕咕嚕咳起來。

大扣子滿肚委屈說不出口。上學認字，不是壞事。比不得賭錢喝酒。這也要挨罵下水。

船趕不上，不是有意的。不要錢，又送書的「學」都不「上」，還「上」什麼「學」呢？下水船趕不上，還有上水，還有明兒哩！

明兒趕過上水，挾了書本就上學。先生還是那個刷頭髮的，上學的祇剩了一半了。大保子，劉三元兒，張三麻子一班人都沒來。先生也就沒勁兒，懶懶地教了一課書。書上說，生水不能吃，吃了要生病的。大扣子不懂；哪年夏天都要喝上幾十缸冷水，就沒生過病。——先生是說假話罷？——他祇死記幾個生字，又問了昨兒忘記的那個字，就回家了。回到家，馬不停蹄地推了車子就上江邊，到江邊，遇到大保子推了兩大包茶葉走對面來。

「入真想考狀元啦！——又來遲嘍！」

大扣子翻翻眼，沒話說，看看空碼頭，掉了車頭就回家。二爹爹罵也不管，還是翻他的書本子，上他的學。學堂裏人來的越過越少，先生的脾氣也越過越好。不打人，連罵也不罵了。——上學的還是不來。

一天，上課前，學堂裏老頭兒爬到岡上來了，扛一根白布旗子，搖着鈴鐺，喊道：「上學

的人快上學呀！——再不去要罰錢啦！」

茅草棚裏都伸出頭：「老頭兒，什麼玩意呀？」

「你看旗子上字呀！」

「入格！認不得嘍！」

「認不得，就去上學！——不去，叫警察來抓了！」

大家苦着臉，縮進棚子，撲撲落上灰土的書本子，又上學了。

這天，學堂裏又跟頭一天一樣：擠滿了四五十人，先生的頭髮也刷得滴光。只是中間兩根會蹺起來。不住拿手抹，臉上也就笑瞇瞇。暗暗數了人數，是四十六。心裏打算盤：薪水改了章程：學生人數三十名以上是三十塊薪水，每加五名，加薪水五塊。——嚇，四十五塊錢啦！

先生拿眼睛看看大家，像一羣快可以剪毛的綿羊，怪可愛的。就放低了喉嚨說：「諸位呀，識字是最要緊的呀！——爲什麼來了兩天就不來呢！——」他抹抹頭髮，「一個人

不識字，就是一個瞎子。做一個瞎子好嗎？——」說話像輪船拉回聲。呢兒嗎兒拉多長。

大家睜着眼睛，板凳格支支叫。

先生搖頭幌腦地說道：「一個人不識字，就不能算個公民！」

大扣子眉頭一皺，摸一下耳墜子。「公民」是什麼東西呢？

先生睜大眼睛，低低地，像說私祕話：「再不來，警察要抓的呀！一抓來就不輕：坐班房，罰錢……那何苦呢？——我跟你們沒冤沒仇，識字總是爲你們好的呀！——」

大保子抱起腿，咕嚕着：「車子都不能不推哈？」

先生抹抹雞冠一樣的兩根頭髮，眼睛插進人檔裏。大保子趕忙放下腿。先生薄嘴巴子一動，笑起來：「哪一位說話——」

大保子一想起那根哭喪棒，就來氣：「我說的，我們要推車子，吃飯！」

張三麻子也就插上嘴：「我們不識字也長這末大了！」

劉三元兒還是掛打着眼皮，老毛老腔地：「像我這末大年紀還……要認字嗎……」

半截下土嘍……」一下子，大家都放大膽，七言八語地咕嚕起來。先生只在上頭乾着急，又不敢發脾氣。揸巴着兩隻手，「諸位，諸位，聽我一句話呀——」

放得跟桌子一樣平的大腿都蹠起來了，桌板打得聽兒通的響。黑瓜皮一樣的腦袋搖搖幌幌，屋子裏翻了天。大扣子閉着嘴，不作聲。他也相信大保子的話，自從上學就沒趕到下水船。他又不願意像大保子這樣；認字是好的，鬧什麼呢……

先生急得在台上跳，把頭髮都弄亂了。要大家聽他一句話。

他說：「祇要諸位來，我們就改時候，好不好呢——」

大保子睜圓眼，問：「改時候……」

先生更加笑得軟棉棉的。走到跟前來。「噯，噯，是的。你們什麼時候有空呢——有空的時候再上課，好不好呢？」

大扣子從來不多嘴的，這下子歡喜得忍不住，「等我們趕過下水船罷……」

大家堵了嘴，說不出話。先生可高興了：「趕過下水船，是幾點鐘呢——就這樣，就這



樣八點鐘好嗎？還是八點半呢？」他把臉逼到大扣子的耳朵旁邊。「或者是九點嗎？」

大扣子耳根蠕蠕癢，頭一搖，銀耳墜子幌幾幌，「就，就是八點半罷。」

大保子翻他一眼，張三麻子在旁邊嘖嘖咕着。他都沒在意。先生馬上跳上台子，連喊着：「好了！好了！」

西山岡有幾個人咕嘰着：「我們是拉夜班的，八點半沒空。」

先生也沒在意，只顧直嗓子嚷：「好了，好了，諸位，明天呢，——就八點半上課，好不好呢？——今天呢，天不早了，就放學，各位回去休息休息罷。」

大保子他們一窩蜂擁出學堂。噦噦喳喳亂埋怨。——八點半吃晚飯要睡覺，第二

天天不亮就起身，哪有功夫唸這倒頭一書？」

張三麻子用膀肘子一拐，問大扣子：「哪個叫你答應的？」

大扣子紅了臉，「趕，趕過——下水船，不好嗎？」

大保子氣虎虎地一甩頭，「入人家要中狀元哩！不要上學嗎？」

劉三元兒冷溜溜地，「大扣子，你入格也是『癩蝦蟆打胭脂——人醜心俊』嘍！二十幾歲的大漢子，還想學什麼呢？」

大家笑着，鬧着，有的還罵着，把大扣子圍在當中央，大保子劈手奪過大扣子的書本，「不要神！大扣子，我們沒來，你上了幾天學，看你認得多少字——」他隨手一指，電燈柱上，牆上，花花綠綠紙條兒。「你認得幾個？」

大扣子滿肚子來氣，——上學也受人家欺，偏認幾個字讓你們瞧瞧！——抬頭，滿眼是字，就沒認得的。有的歪歪斜斜，有的灣灣曲曲。——哦，有了，那是一個「一」字。

「吶，我認得這個！」

大保子啐了一口，「難爲你！我也認得是一字——不算！」

還有什麼字好認得呢？眼睛四邊找，大家打哈哈笑話他。忽然對面來了兩條狗，大扣子心裏一跳，想起三個字。便叫道：「我認得三個字，吶，你們看——」他指着狗。

狗身上怎麼有字呢？——大家睜大眼。

「吶，書上叫什麼字，你們曉得——這叫『二隻犬』」  
個個都堵了嘴，這叫什麼話呢？

「什麼？」大保子霎把霎把眼睛：「兒子圈？」什麼，狗是你的兒子哈哈……」  
大扣子臉一紅，「不是，不是，噫，你們不懂：『二』就是『兩』，『隻』是『條』，『犬』就是『狗』呀——『二隻犬』不就是『兩條狗』嗎？」

哈哈一陣大笑。大家拍手鼓掌地跑開了。「哎呀！笑死人嘍！兩條狗就是兩條狗好了，那個說過『二隻犬』的哈哈……」

大家跑走了，把大扣子一個人丟下來，沒人理。看看，四邊空蕩蕩，一條上岡子的路黑窟窟，怪難過的——他們怎幹都不懂呢……

#### 四

這一晚，下水船趕上了。據說上江水淺走得慢，船是到遲了。大扣子趕了一趟生意，歎

歡喜喜跑回家，二爹爹從他上學起，老毛病沒好過：又咳又喘，每晚咕嚕咕嚕沒個停。說他自從上了學，下水不趕，一天一天不夠用，日子怎幹糊？——今兒帶回幾個錢，總叫老子開開心心了。

大扣子把一張二角票子塞在二爹爹手裏。二爹爹慢慢張開眼。沒精打神地咕嚕着：「今兒呀，趕，趕到——下水啦！」

大扣子點頭笑笑。

二爹爹也要笑，可是沒有氣力，笑不動。呼嚕呼嚕翻了兩口痰，氣喘巴巴地說：「不趕啦，下水呀，日子怎幹？過呢？唉……我，是個廢人囉，病是——不會——好的了，眼一翻，什麼呀，都——不管了。你呀，你也要呀，過日子哈？也要呀，成家哈？不趕，下水，怎幹？夠呢？乖，乖，學啦，不是窮人啦，上的呀！還是，下水船，要緊呀！你呀，曉得——被都——當了嗎……」

大扣子頭上如像澆了一桶冷水，不作聲。

二爹爹還咕嚕着：「學呀，——人家，——要十年窗下苦嚙！」

大扣子倒在他老子腳頭，又想起「二隻犬」更加了一肚子悶氣。翻開書本子，數一數，也認了四五十個字呀！

第二天推了車子上街，到處找字認。可沒有幾個是他認得的。——認得的也沒有：多少多少字當中，認得一個「人」字，一個「犬」字，曉得什麼意思呢？

趕過下水來上學，因為船到遲了，大保子他們還是沒來，大扣子也遲到。先生氣得臉發白。數數人，更少了。教了一課書，說人的牙齒天天都要刷。大扣子手抿着嘴默笑。——這不是沒事找事做麼？

這晚回家，二爹爹只呼嚕幾聲，沒說話。可是第二天一早爬起身，大扣子叫叫他老子，不作聲；摸摸，冷了。

大扣子的天塌下來了。扯開蒲包大嘴，嗚哇嗚哇哭了大半天。一下子想到哭也不算

事，就爬起身去找幾個老交情。馬上，大保子，張三麻子，劉三元兒，跟西山岡的胡二一夥人，都來了。七手八腳搭出尸首。再叫大扣子去跟善堂裏人磕了頭，要一口薄皮棺材，大家擡到山岡子背後亂葬坑裏埋了。

二爹爹一死，大扣子有點昏昏迷迷。一連幾天都整天整晚在江邊上混，不到十點前後不歸家。回家就睡覺，上學的事情都忘了。學堂裏老頭兒每天都搖着鈴鐺望岡上爬，爬上岡子就喊：

「上學的人進學堂呀！再不來要抓上局子啦！」

聽你搖，聽你喊，沒人睬。不去的還是不去。連伸頭到棚子外看看的都沒有，趕下水的還沒回家。船是越到越遲了，拉夜班的正在馬路上拚命跑，聽也聽不見。

老頭兒歎口氣，倒拖着白布旗子又爬下岡子。

大扣子又跟大保子他們走成一路了，一起兒出門，一起兒回家。趕上下水推起貨來，也是一車挨一車子的。

走江邊進城，沒到新馬路頭，大家就抽出「開棍」打了杵。預備歇歇肩，一氣推過新馬路，免得受警察的氣。大保子腳頭子一灣，蹬在路旁邊，拾塊瓦片子，扎那路邊上支起一條腿在撒尿的狗。「大扣子，這是什麼哇？」

張三麻子搶着說：「入妹子的——『犬』哩！」

四五个推車子的都笑了。大扣子也嘻嘻嘴，想笑，沒笑出。

劉三元兒冷冷地笑着，「大扣子，這隻犬有二個二隻腿，是不是？」

張三麻子咬着牙，搓搓腳丫，歪嘴笑：「犬臉上還有二個四字哩！」

大保子撈起褲脚尿泡尿，拍拍大扣子：「犬入的！不要想心思走哇！」

連大扣子也「入」笑了一聲。一下可又想起他老子——不是他上學，他老子也不會死得那末快罷？——他又堵着嘴，不作聲。

張三麻子套上草鞋，笑着問：「大扣子，還去嗎？學堂裏這兩天滿街找人，不去的要拖哩……」

大保子套上車絆，抽掉「開棍」，哼一聲，「嘿！要來拖老子，不用『開棍』開！他不算人養的！」

小車子吱格一聲，推上路。大家也套上車絆跟上去，大扣子想着老子的話，死閉住嘴。下傍晚，大保子把車子推到門口，叫大扣子一起去趕下水。大扣子打門裏拔出車子，張三麻子去後面也趕來了。扣上門，大保子在前，正要下岡子，劈面來了個警察。——手裏捧個小書本，比學堂裏書本還要小一半。膀子底下夾根藤條子，招頭望望大扣子的草棚門。

大扣子心裏咕噥着，「又是他奶奶什麼捐？」正想趕快溜下山岡，警察回過頭來。

「李大扣子是哪個？」

三掛車子都站住了。大扣子翻白眼。警察過來攔住頭。「你是李大扣子！」



大扣子霎霎眼，「唉……唉。」

警察合了書本。右手接過藤條子，點點他。「爲什麼不上學？」

說起上學。眼淚要朝肚裏淌，當初大扣子不是一心一意想上學的！把老子一死，也就死了心。下水不能不趕，船又到的遲。再想起老子的話，就——

「唉，要趕下水船啦！從前，我也上的……」

警察老爺不想聽，把藤條子一豎，「不要說費話！我來了幾趟了——走上學堂還是上局子？——隨你！」

大扣子抬起頭，有點奇怪：——當警察的怎幹都像一個媽媽養的大個兒，煞神臉，烏眉毛，龍蝦眼，——眼睛一瞪，像能吃掉人。大扣子心裏有了幾分怕，也就有了幾分氣。馬路上跟推小車子搗蛋的，好像就是他。——龜壳帽子，馬蹄靴子，都一樣！

「上局子做什麼？——我，我也沒犯法！」

警察老爺牙筋一咬，顴骨支成六角臉。上前一步，藤條子送到了面前。「不上學，就犯

法——告訴你們多少回了！走！——抓了車絆子，要拖。

大扣子打一個跟頭，「滾，滾，滾，不要拖啦！」

大保子攢下車子，嘴鼓得癩蝦蟆一樣，只透氣。看見警察把大扣子又拚命一幌，就炸彈樣蹦出嘴：「媽的，你當警察的打人嗎？」

張三麻子也把車絆抽在手裏。警察老爺眼一眦，沒回頭。把滿肚子的氣都放在手掌上，拚命一揉，把大扣子連人帶車摔倒了。

大扣子這一氣像發了性子的牛，只罵一聲「入媽媽！」走車絆子底朝起爬，一手摸出「開棍」，正要打過去，警察也眼活手快，舞起藤條子下死勁望下抽。馬上一條條血印子跳出來，大扣子不喊一聲疼，咬着牙齒朝起爬，警察提起鐵靴子對準腰跟頭就是幾腳。大保子跟張三麻子早也抽出「開棍」趕上來，對警察的腰上腿上夯了幾棍。警察也忍住疼不轉身，先把大扣子踢倒了。——大扣子的腦袋早踢破，鮮紅的血淌滿了臉，簡直是個大血球。昏頭昏腦，爬不起來。——警察老爺轉身再來鬥大保子，冷不防被張三麻子攔

腰一「開棍」，摔倒了。兩根開棍劈劈拍拍朝下打，警察老爺像條半死的蛇翻來覆去，也躲不開，後來他一翻身，臉朝下，仰着屁股讓人打。大保子爹爹奶奶正罵着，地下卻「許許許」吹起哨子，大保子吃了一楞，才想起去奪警察手裏的哨子，卻又「許許許」吹了幾口。警察兩手護着嘴拚命地吹，馬上四邊哨子也都響起來了：岡上岡下一陣噪，通通通通人都跑過來。張三麻子叫聲不好，拖了大保子，回頭就向岡子後面跑。哨子聲音已經走岡子下面上來了。

大扣子的腦子昏沉沉地像睡着，被哨子叫醒了，睜眼一看，警察正睡在他旁邊，牙齒一咬，想要撲到他身上去。自己卻像挨人綁起來，動也動不得。不由得恨恨地磨着牙，哼了一聲。

只聽得通通一陣皮靴聲，大扣子看見四五個警察圍上來了。手指抓兩抓，還想朝起爬……

## 蠢動

地，不像一塊無大不大的「豆餅」麼？東張張，滴平的，沒有邊。西望望，也是光光的一片。滿眼是麥子，綠油油的；風一吹，像有幾百條大蟒在裏面鑽。一直鑽到你看不見的遠處去。樹林黑突突的，東一處，西一處，像些洞。人家就藏在這些林子裏——在這塊「豆餅」上爲什麼有那一條堆呢？無長不長的打西南來，望東北去，也不曉得有多少里路。在堆底下看，活像土圩子。爬上去，除了邊上高一點，裏邊不也是平地麼？足足有上三里路寬，到那邊，又是堆坡子，好下去的——這叫什麼呢？人家都說叫淤黃河，看樣子卻是一條「死泥龍」。

老年人說，黃河要來家啦！說了多少年，黃河呢？——沒看見。

「甯，難不成黃河真要來家了麼？——打前年起，那麼多莊稼人都爬上淤黃河堆裏去挖那「死泥龍」——說是挑新河哩。」

看看一年多，那淤黃河裏靠近南灘，慢慢窪下一個槽子啦！槽子有上二十來丈寬，越挖越深。人來的就越多。有當地人有山東侂子，泗陽侂子，有海州嘴子，還有下河侂子。●據說新河二三百里長，侂子就有二十多萬——都是莊稼人。

天一亮，侂子像些螞蟻，打新河邊的蘆葦棚裏鑽出來，爬下河塘，就挖。順那槽子，人就是一道河。一些數不清的藍點子，整天在那里動。河底一天天深，兩邊堆的新河堆就一天天高。打河心到堆頂，築成密排排的碼頭。河身像是蜈蚣蟲，這碼頭就是蜈蚣的脚。侂子在這些蜈蚣脚上爬來爬去，挑的，推的，把挖出的土堆成新的河堆。

●這地方對北方人概稱「侂子」，南方人多稱「蠻子」，但對於其東北海州一帶人卻呼為「嘴子」，因為那邊人說話多上顎音，每每「嘴」兒「嘴」的。對東南裏下河及高郵寶應一帶人則稱「侂子」——「侂」讀「毛」平聲——大概也是形容其聲音而取的。

從早做到晚，一月做到頭。除了下雨，沒有停。挖土的，一鍬一鍬挖下去，鍬柄子光得發油，鍬頭子磨得雪亮。——那樣子可以殺得人挑担的，扁担壓灣了，肩膀頭子起塊肉峯。推車子的，車絆快磨爛了，春樑背上也脫了皮。

這是一羣豬麼？——祇見低着頭死做，不聽一聲響。挖泥的，一鍬插下去，只聽使勁出口氣，喉嚨裏「嘿」一聲。推車子的，撐開腿，挺出胸脯子，掙紅臉望上拱，也祇聽得喘氣。拖車子的，在前邊，像伏在堆上那麼拖住繩子爬，除了使勁「喂」這麼一聲，也不響的。寶應伙子用扁担挑，才打一兩聲「號子」。可又輕飄飄的，大家像沒聽見。

在塘裏挖泥的，越挖越深。把自己埋到棺材坑裏一樣。山，說是高的，那兩個堆不像山麼？什麼都挨它擋住了，看不見。只割下一條青天，腰上的板帶一樣。望兩頭：兩條堆越夾越緊，遠遠地方一閃灣子，斷了頭了。

堆上的沙土，風吹日曬得乾了，成了比小麥麵還細的砂子。黃裏透白，像死人臉的顏色。太陽曬上更耀眼，看看它，嘴裏都會發渴。大風一吹，——鄉裏還少風麼？——刮起一根

蒼黃的柱子，捲呀捲呀，倒到河心來，「嗚……！」等到過去，眼呀鼻子，耳朵同嘴裏，都滿滿是砂子。難受死了。

鍬頭子不住對太陽發出光，蜈蚣腳上不斷挑過土。砂子曬得噁人，大風整天在頭上盤。一羣豬似的莊稼人整天整地在那里動，——他們沒有田地麼？不想回家麼？「農忙」不是快到了麼？

## 二

兩邊堆脚到河口，都留下二十來丈寬的平地。工上先生說，新河的水平常在河口裏，要是發到民國二十年那樣大水，便要漲到這兩邊平地上。現在這平地上搭上蘆蓆棚子，圓拱頂，三四丈長，三四尺高，就活像一條條蘆篷船。一順水兒挨着河邊搭過去，一眼望不盡。

隔不多遠，就豎根竹竿，掛面三尺長尺半寬的旗子。白旗布掉下過染缸似的，都是灰

黑糊塗，看不清字。——上面這末寫：××段第三隊。竹竿前邊蘆棚裏，都空空的沒有人。祇在灶底下，有人燒火煮飯。伏子全在河心裏哩。

河心裏像是螞蟻在搬家。一担担挑上河堆，一副副空担子挑回來。——回來，把柳條箕子朝挖泥的面前一放：亮幌幌的長柄鐵鍬向地下橫一插，豎一插，「嗤嗤」兩聲，一鍬土。一箕子兩鍬，挑走了。

挖泥的抹着頭上汗，四月太陽夠受的。大墜子也挖泥，也淌汗，一隻銀墜子吊在左耳上，一插鍬，銀墜子在烏紫的腮幫上一幌。右肩膀一抬架子，足有二尺寬，肚子望下癢，上下成了三個角，跟收方●的旱秤一個樣。挑泥的何二爺，扶着扁担不作聲，看着曬在砂土上的太陽發呆。胸脯上橫塊豎塊的肉，像揣起死麵饅頭。大墜子挖了四鍬土，看看他：「二爺，又看飛機子嗎？」

● 河工挖土是拿一方公尺土做單位計工的。監工員隔十日來計算每塘工人所做土方，叫「收方」。旱稱便是收方用的一種儀器。銅做的三角形，中間有準針。



「嘿，何二爺沒抬眼，慢吞吞地說：「看啦這太陽啦——快『小滿』了罷？」」

他霎把眼睛：「小滿三天遍地黃」嘍——唉！挑起担子，沒精打彩地上河坡子了——

吳大和尚又放下担子。

「快點格！」吳大和尚氣喘呼呼地，土藍布衫子背後有塊花斑：是汗透的，又乾了，一條條彎彎曲曲的白紋路，像畫的雲彩。他拉起這敞開的褂子當扇子煽，抹下汗。「鍋裏山芋乾子熟嘍！肚裏嘖哇嘖哇的餓！」

大墜子想着何二爺的話。「乖乖，小滿了嗎？」

大墜子背後是條「龍溝」，●順着這龍溝壩子裏邊，一排挖泥的都聽見了。你一言，他一語的：「真的，小滿嘍！」——「明兒嗎？」——「幸虧有閏月：不是，不收麥了嗎？」——「閏月又怎幹，●麥也黃了……」

●淤黃河裏多砂土。中層的「遊沙」裏含有很多的水。故在河心裏先挖下一條較深的溝，讓遊沙中的水，都滲透溝裏，再用排水機抽去。這溝叫「龍溝」。

東邊小二狗子冒冒失失地叫一聲：「入娘的家去哨？」

像塊石頭打進心窩子，大家心裏都這末一幌：「回家吧？」

回寶應百多里路哪——唉！要走一兩天……

一鍬插下土，沒勁兒了。挑泥的也插進嘴：「上堆頂看看，入娘的麥子愛死人……家裏不望人嗎？」

小二狗子揮掉一隻袖子，把頭上一撮歪毛一甩，罵起來：「這死人工哪天才做完啦？狗入的不想家去！」

何二爺搖着兩個柳條箕子躡回來，望一眼東邊的小二狗子，像個舅太爺，喝一聲：「小二狗子你呀，——你胡說什里呀想死啦！」

小二狗子不作聲。大家也不作聲。何二爺在莊上是好人，有了四五十歲年紀，年輕人來「工上」的時候，哪家不拜托他何二爺照應別人當棚頭，燒燒飯，領領糧食，就不做事。

● 怎幹——怎麼樣。

人家何二爺不偷懶：一抽空子也還來挑泥。在這棚子裏像是個公親族長，年紀大的記得事：上月五分隊上●不是跑掉五個人？抓到營裏，繩網索吊，打屁股，遊工示衆。還要送回縣里辦。——大家也記得：不是起大夥兒去請營里放的嗎？「八太爺」端起槍就擡：——不散，放槍！

大家還記得那天是怎樣歪頭縮頸地走回來的。——現在一想起來，不由得肩膀上都鬆了勁。

大墜子是聽何二爺的話的。歎口氣低頭去挖一鍬。——這鍬下去，軟溜溜的，底下又生水。回頭望龍溝，龍溝的水比土塘子還高些。他嘆嘆嘴：「這龍溝……」

走堆上來了兩個人：前頭是第三隊侯大隊長，後邊跟的是本分隊的戚分隊長。——雄糾糾地提着藤條跑下塘子來。

●這兒工人編制是每縣一總隊。總隊下分若干大隊。每大隊是一千人分十分隊，每分隊一百人，分四棚。棚二十五人。

戚分隊長氣虎虎地衝住大家嚷：「死了嗎？——幾天沒吃飯啦？有氣沒力的！——吃的倒是白米飯！」

大隊長戴頂「銅盆邊」帽子，四邊翻上天。白灰布夾袍子吊在繫腿帶上面，是被那大肚子挺上去的。抓藤條的左手上，帶隻金戒指，閃兒閃兒的發光。分隊長戴頂圓頂瓜皮帽，突在腦後頭。黑布夾袍子攔腰勒根布腰帶。領子一直敞到裏邊小褂子。——塘裏伙子警他們一眼，低頭就挖土。

大隊長把那「哭喪棒」一揚，聲音像條老母狗：「看人家灌雲伙子——一天推多少？還是自推自挖！——你們——死豬！」

小二狗子沒好氣把頭上歪毛一甩，瞅他們一眼——白米飯早搭上山芋乾子吃了！人家灌雲伙子吃多少？——抵上人家一半麼？——

「食大才力大哩！跟人家比麼？」小二狗子一下又想到大隊長吞去的二角錢一名的「旅費」，就又：「人家有旅費，有——」

何二爺一聲喝：「小二狗子——你——你瞎說什里呀？」

大隊長算沒聽見何二爺向戚分隊長：「分隊長曉得的，——我們不想快嗎？——家裏，——家裏都等着人哪！——恨不得，恨不得一天做了哩！——唉——小滿了，分隊長曉得的。」他的臉像塊板。

大隊長鼓着兩個有肉的嘴吧子，揚揚藤條：「不會跟人家灌雲隊學嗎？」

何二爺覺得不對：「學得來嗎？大隊長呀！我們多年……」

「死豬死豬！」大隊長把藤條向下一甩，有條金光一燦，鼓着嘴向東邊走了。分隊長跟在屁股後頭。

聽到灌雲伏子就頭疼：——哪個不曉得他們兇他們是做包工的。●仗能做，四處吃「巧食」。●前回替泗陽伏子挑龍溝，不是挑到人家塘子裏打起仗來的——到末了，泗

● 這里表面都是徵工，實則有部分是由商人包工的。在包商下做工的叫做包工。

● 巧食——外快。指在本份外獲取利益。

陽仗子還輸了：賠他砸壞的鍋碗瓢盆，還替他養傷。

大家吐口唾沫，「啐！——跟入格灌雲仗子學哩！」

何二爺挑起担子說：「我們還是老法子。——快些做罷！」

大家都想：「快些做罷。」——長鋤「嗤——嗤——」在太陽光裏幌。

不曉得哪個驚叫一聲，看見鬼似的：「哎呀『遊沙』●哇……」

這是跟喊「大水來了，失火了」一樣怕人的。大家都驚呆了。大墜子拄了長鋤，用雙腳在泥上幌幌，腳底下覺得點活動，像踩在一大塊發麵團子上，底下還咕咕的有水響。不由把銀耳墜一搖，黑了臉。大家又怕像前回陷進遊沙裏。突然「哦！哦！」一陣叫，都一窩蜂跑到河坡上。

挖泥的拄了長鋤，挑擔的扶了扁擔，睜大眼睛瞪着那遊沙。心頭一陣暗，土方挖不成了；挖了它又淌過來，是白費力「收」不到一點「方」的。

「遊沙」是種含水極多的泥沙，可以陷下人去，先不開「龍溝」，是無法挖的。

難過的日子擺在面前：一天沒人來把龍溝再挑深，一天不能做土方。一天不拿「方錢」●也就一天沒得吃！沒得吃的！

遠遠近近都嚷起來：「遊沙！遊沙……」

東邊伙子提了長鋤跑到河坡上去了。西邊伙子也拄了長鋤在發呆。整整的第三隊裏都有遊沙！

沒得吃的！還又不曉得哪天得回家……

何二爺盯住那龍溝。——它早已高出塘子歎口氣：「不早挑呢？」

吳大和尚急得煽小褂子，像飛起一雙翅膀。四角斬方的臉上像釘上釘子。忽然眼一亮，指東邊堆上叫：「大隊長不在那塊嗎？」

小二狗子頭一揚，便叫：「大隊長站住！大隊長站住……」

一片聲的亂嚷亂叫：——

● 即做土方的工錢。

「遊沙哇！——大隊長！遊沙怎幹弄哇？——大隊長！要命嘍……——大隊長站住！——不要跑哇！——站住！」

大隊長已經溜到堆頂上。回頭一看，心裏就發慌。嘴巴上的肥肉有點跳動。挺出的肚子縮進點，勉強喊聲：「再挖再挖！不會是遊沙不會的！」掉調頭也不管分隊長，拔腿跑下黃河老堆，衝到鎮上去了。

## 三

兩天後，下晚，候大隊長躺在大鴨子家煙鋪上。

大隊長歪在枕上，睜着眼睛，等對面大鴨子燒烟。眼睛不閉緊，也不睜開，只讓那點紅豆子似的燈火遊來遊去。有時見到大鴨子的尖指頭帶着滾着的烟泡在燈火上一幌，就順勢一溜眼，溜到她眼角上。——這雙眼是要人命的鬼東西：它成年的像沒露過眼白子，只讓那滴溜溜的黑瞳仁在這楊葉樞裏滾。一說話，就歪過臉，讓眼珠飛到眼角上；下牙牀



子一磨，「哎唷……！」——就這樣一來，候大隊長會走腳底板麻到頭髮尖子。額上一縷歪劉海，擋起半截眉毛，燈光照得黑影的，裏面像有個小洞。

這末越看越「那個」，大隊長小腿肚子一扭，腳指頭抓幾抓，鼻孔跟嗓子裏吼吼地一哼，就雲裏霧裏似的伸過手去摸大鴨子撥過他的手，輕輕一扭腰，走牙縫裏——

「死人嘍！」

大隊長睜開眼，拭去嘴角上口水，順勢在下巴上一抹。兩個肥嘴吧子朝兩邊一扯，——嘻嘻開嘴：

「入——」打胸脯抹到肚子上，舒口氣。「煙！」

大鴨子把裝上泡子的烟槍遞過去，大隊長伸過胖頸子，正要含上，她猛一抽回，撲個空。大鴨子披着嘴笑道：

「不慌的……戒指怎幹說？」她斜着眼，等。

大隊長挨那眼睛一掃，週身正發麻。聽見一聲「戒指」，卻不由冷下來。——乖乖，她

倒想一隻金戒指？

「入格騷×！」他咬咬牙，像老母狗哼：「想敲我竹槓子呀？」

大鴨子這回露出眼白子，鼻孔一張，上嘴唇一吊，舌頭打個捲：「喲——說得出口的送，是你交情，不送拉倒！——哪個敲你竹槓子？」烟槍朝烟盤裏一摔，歪了屁股掉過身去。

「丟死人！」

大隊長有點難爲情，紅了臉，——像一付沒灌水的豬肺。「不，不是的。過兩天的。你不曉得，今兒才透口氣，這兩天，這兩天，唉。」

大鴨子在眼睛上一抹，又送過槍去：「吶，吶，棉花店裏失火——我們『不談。』你老爺抽烟，——我們是賣烟的。」

大隊長呷口茶，歎了氣：「唉，你不曉得這兩天，告訴你——」

大隊長就一五一十的告訴她：——那天工上挖出遊沙，伙子怎麼圍住他鬧。怎樣跟總隊長說，才又找到「段長」。●這兩天伙子沒得喫，他怎麼躲着不敢出面，好容易才教

十個分隊長「維持」下去。這邊跟段長商議：讓他第三隊伙子自己挖龍溝，又怎樣算龍溝的方價，段長又怎樣不相信他的伙子，他又怎樣同段長說，這才定了規。明天一早就動手挖龍溝，現在才算透了一口氣。——沒告訴的只有一件事：這回挑龍溝是包工性質，跟平常算方價不同：由段長領現款來做的。在這裏面他可以撈一筆「外快」。——因為這樣話又會惹得她要金戒指，便嚙下肚了。

大鴨子骨突起兩片薄嘴唇，沒理他。等他含上烟槍，才又噤咕着：「下回不要到我們這小地方來，就死在你工上，跟你那些伙子去——」去什麼呢？——她也嚙下肚了。

大隊長正沒命地一口緊一口抽着烟，要回她話，又怕透了氣，就逼住嗓子哼一聲。然後，壓下一口濃茶去，才慢慢歎起氣來：

「唉……伙子——」

他搖着頭。想起伙子就討厭：——這些死不講理的東西，纏起人來真沒法。打夥兒來

● 這河工全部分爲若干段，每段有事務所。段長是一段的總負責人。



她又避過眼睛，抬起簽子燒烟。頭一扭。「不要了。」

大隊長已經熬不住，把撐在鋪上的手一鬆，撲到她身上，撇上嘴去就亂吻，一邊小豬似的咕嚕着：「一定買，一定買，不買是老烏龜……只要……只要今兒晚上……讓我在這塊……」

一股大蒜臭衝進鼻子。她舌頭抵住上顎，逼住氣，亂推一陣。沒推開，使用簽子戳那肥頸項。一使勁，透出氣，「死豬呵！」

「哎哇……」隊長爬起身，望後一讓，氣虎虎地要發作。「你……」

大鴨子也知道下重了手，只好歪了嘴，丟個眼睛，笑道：「哪個叫你饑柏的——睡下去抽烟！一順手又打泡子。」

大隊長的一股氣又被壓下。便借此下了台，倒回鋪上。罵着：「騷貨！騷貨……」一邊打算着不買金戒指了。

大鴨子裝上烟，讓他左一口右一口地呼。大家不講話。不一會兒，大隊長便真個死豬

似的打起鼾來：「呼……呼……」

外間裏有了脚步響，大鴨子輕手輕腳地溜下牀。掀開門帘一看，是包工的黃大隊長——黃澤夫。便撇撇嘴，推到對房她媽的房裏去。

黃澤夫是高個子，有點「水仙腰」。四方臉，寬下巴。眼睛窪窪的，一抹烏濃黑眉毛。

遠看是雙小黑洞。「陸軍頭」上露些花白頭髮。大鼻孔裏透出兩根長鼻毛深藍罩袍上加件元色鐵機緞背心，四十多歲年紀，看上去要減掉十歲。一跨進對房門，豎起大姆指，向後一點：「哪個？」

大鴨子一擠眼，尖起嘴吧做個猴子形：「曉得？」

「哦……」黃澤夫得意地笑了：「他還在這塊抽大烟？」

大鴨子媽媽溜出門，黃澤夫就跟大鴨子橫倒到牀上。

眼珠子飛到角上：「沒進城？」

黃澤夫的大手掌望她肩上一拍：「乖乖，不要問，進城還不替你買前兒說的那隻戒

指不算，再替你打副鐺，還好今兒看見我們段長太太帶的，那樣子真蕪——蒜苗梗子，鰾細花，還能刻出名字。」忽然哈哈大笑起來：「哦！刻什麼名字呢？——『大鴨子』嗎……哈哈！」

在他大腿上搭一把，她罵道：「哪個跟你要的殺頭的人家問問你話，就胡扯亂拉的。」——下牙巴一磨，眼一瞅。

他只顧笑，也不跟她辯。停一會，才說道：「不然早進城了，就爲了——」他放低聲音：「龍溝隊的事，忙夠了。——整天調伏子。」

她想起侯隊長說的伏子，就問：「你們伏子不鬧事麼？」

黃澤夫嘻開那張大嘴吧，抖着腿，笑道：「伏子……人家都怕伏子，我不怕！喫這行飯就得有這行本事！——哼，不然，還能在這工上混？我用的那批灌雲伏子哪裏不聞名——出名的壞蛋！——就要看人用在我手裏動都不敢動！就是——」

就是什麼？——就是平常收方做點「鬼」，方價減低些也沒事！——但話到舌尖留

半句，留下去了。

「就是這回包第三隊的龍溝罷；不說段長那邊難說話；還有哪個能找出伙子？我這裏把第八隊調一半人來包龍溝，讓他們伙子苦苦，也讓他們多找點『外快』，就服服貼貼的來了！」說到這裏，想起做成這筆生意，不由地得意：「伙子伙子要看人用！」

「咦？」大鴨子不懂：「你也做龍溝麼？」

「怎幹？」

嘴一撇：「他怎幹也說挑什麼龍溝呢？」

他抿住嘴笑。「哼……」他拚命抖大腿，說：「讓他睡覺罷——他還沒醒哩！」

外邊有人敲門，問：「候大隊長在這塊嗎？」

大鴨子跳下牀，輕手輕腳地跑到外間，聽那位遠在打呼，怕弄醒他，就去回了那打門的工上的工役：「不在這塊！」

她回來，掀起門帘，向鋪上的黃澤夫瞅一眼，撲上身去了。



## 四

就在候大隊長呼呼大睡，黃大隊長抱住大鴨子的時候：第八隊的灌雲伏子正抱住大腿屈在棚子裏哩。

在第三隊的東邊，離開有二里路：順河邊四十座棚子都是灌雲伏子住的。——這是黃澤夫招募來的部下：他們不像各縣徵來的伏子那麼想家，那麼記得農忙。——那些雄東西他們早忘記嘍！

夜裏風，嗚嗚叫。像些沒家歸的鬼在哭。打堆頂上旋起砂子，左一陣，右一陣，打在蘆蓆棚上，沙沙的像小毛雨。月亮麼，死了親媽媽似的，苦着臉：砂子飛滿天，遮得它蒼黃的。

灌雲伏子過慣了這種日子：——一年三百六十天，那天不是這個樣子？只要不下雨，沒人皺眉頭。灌雲伏子有名的力氣大，仗着兩條胳膊，苦罷了！有錢帶回家，沒錢就混個光棍人。不會像寶應、毘子唉聲歎氣，充喬相！

東邊二十個棚子都睡了。西邊二十個棚子裏大半點着燈。——這五百人明早到寶應第三隊上去挑龍溝，今晚睡不着。挑龍溝比做土方高，價大，還不要自家推泥，飛起灌雲的窪心短鍬，吃得住兩天挑的麼？

抱住大腿屈在棚子裏說呀，笑呀，唱小書，講女人，耗點燈油也沒人說廢話。——一分隊第二棚子裏還「推牌九」哩。

二棚裏二十五個人，除了七八個圍在頂裏頭推牌九，全躺在秫秫的地鋪上。——不躺下做什麼？棚子裏又直不起腰！——年紀大點的跟馬大爺在一起，年輕的就假住王學文。

紙捻豆油燈圍在牌九堆裏。人影子都貼在棚頂上：頭比小車輪子大，身子拖長得遮滿全棚子。棚頂挨鍋烟灰煙得烏漆模模黑，影子也分不清了。大家就在黑影裏談，只有馬大爺的旱烟桿照出紅通通的一個圓圈子。

王學文那堆裏忽然哈哈一陣笑，有人在牙縫裏透出聲音：「入姑娘的……三個人

玩一個寡婦……還抽籤哩……哈哈……」又是油膩膩的一陣哄笑，把推牌九的聲音都蓋下去了。

馬大爺提高嗓子：「噯，噯，噯，睡了罷！挑龍溝也要精神哩！」

笑着的劉小禿子叫起來了：「馬大爺，幾時攔到挑回龍溝呵！今晚樂得玩玩嘿……怕明早還起不來麼？聽說挑龍溝，哪個入姑娘的還會睡懶覺？」他用手在褲襠裏搔了兩下，又笑了。

靠馬大爺旁邊的胡三，眯着眼睛，想睡了。便攔住話：「小禿子，你不要慌，就是挑龍溝，又能賺多少錢囉？」

小禿子不服氣：「我們灌雲那裏塊不比人家強？土方都要多做點，挑龍溝還抵不上做土方嗎？」那大隊長爲何還找我們？」

大家都贊成小禿子的話：挑龍溝好處不大一點，哪個來？」

胡三冷笑一聲：「我問你哩，我們灌雲伙子能做多賺的錢，又在哪塊呢……」他從

黑影子裏抬起頭，問。

小禿子回不出話。大家也回不出話。王學文卻開口了：「力大食大，還不是花掉吃掉了？我們比寶應伙子做得多，總不假！」

大家想到寶應伙子就好笑。挖歸挖，挑歸挑，還礙礙哇哇的打號子。——灌雲伙子一掛小車一把鍬，自挖自推，像他們那甩相？

牌九堆上哇哇叫：「嘿！通吃三道是牌九哇……」

胡三專門說冷話：「人家徵工伙子有家有眷，回去還種地。在這塊苦點格還有家裏。——我們呢？家去啃×哇……」

大家嘴裏像吹進砂子，說不出話。——胡三的話又錯麼？

小禿子聽見沒人講春話，倒在舖上睡着了。王學文倒有勁：「胡三啦，你這話不對，照你說，我們就不要苦了麼……」

各人心裏小棍撥的一樣：——一動——不是麼？盡說這些出氣話有什麼用？還能封

起嘴來不吃飯？土方還要做，龍溝也還要挑。

「喲，我倒要問問大家囉！」這說話的是周有富，他一直聽人說，這刻兒才插嘴：「我們做的方要比人家加倍；我們的方錢拉扯平了祇有五角，人家怎麼扯平了倒也有三角多呢——我不懂！」

大家在肚裏算賬，不作聲。——雖然算不清楚；土地加倍，方錢不加倍，是明明白白的。——錢不是少了麼？

王學文一跳，頭在棚頂上一碰。大家笑了。他倒叫起來：「這還不是大隊長上腰包了麼？」

牌九堆上程二瞎子的銅板輸得乾乾淨淨，把鋪上的破簾子一拍，鑽出來：「還假麼？人家收方是工上先生，我們收方是他自己，曉得這裏頭是什麼鬼？」

一惹開頭，像黃河倒了口子，都出來了：——這個說收方的皮帶尺上有毛病，那個說方價上不同，年青的說不該收「大方」，年紀大的又怪旱秤是洋鬼東西，會騙人。

馬大爺到底是棚頭，這刻兒才說話：「大隊長怎麼能不賺錢呢？——他吃的什麼飯？不能怪人家要沒有他來包工，吃屎麼？」

王學文還生氣：「媽媽格×，賺就賺上那末多麼？底下還有小伙頭吃乾份子，<sup>①</sup>我們不是跟人家白做灰孫子麼？」

好幾個人一條聲地：「真的！真的！這是真的！」

胡三倒在鋪上，冷溜溜的：「不白做灰孫子，有什麼法呢？……唉！……」

大夥兒也跟着嘆口氣，肩膀上像有十掛土車子重，抬不動。——推牌九的也收了場子，讓出那盞豆油燈，照出各人臉上黑紫紫的死色。

馬大爺不等別人停嘴是不說話的。敲掉旱烟桿上灰，打掃一聲嗓子：「有什麼法

● 普通土方，工伙稱「洋方」。中國舊法：裁尺一丈寬，一丈長，一尺深，為大方。包商用「大方」向工伙收，用

「洋方」向上報，一出一進，有了好處，但老工伙喜歡大方。

● 包商之下的小頭目，向他招來的各棚子裏補個空名子，算賬時拿一份乾俸。

呢？『走人簷下邊，誰敢不低頭！』人家說灌雲伏子能苦會賺，我說啦，是苦命——命苦有什麼法？還能絞起嘴不吃飯？唉，還是要做哇灌雲伏子生的兩條硬胳膊，苦罷了！『只要地下收，麻雀兒吃多少』哇，閑話少說，不是我當棚頭的討人厭——睡覺罷，明早天亮要上工哩……』

王學文一頭掉下麵醬缸，——糊里糊塗地想不通。一蹬脚，——頭又撞到棚頂上。——罵聲：「入姑娘的！隨它去！苦哇！多弄一錢是一錢，明早挑龍溝！」攢下身子就睡。

「多弄一錢是一錢……」大家倒下身子。

不這樣想還能過日子麼？——小禿子想弄幾錢拾個寡婦，程二瞎子想弄幾錢明晚翻賭本，王學文想多苦幾錢帶回家，馬大爺也想回家看看老媽媽，就是胡三，也想灌二兩酒哩！——自從到工上，像罪犯，不許走到鎮上去……

「明早挑龍溝呵……」

吹熄燈，大家聽着嗚嗚叫的風夾住砂子打在蘆棚上。席子眼裏透進月亮光，像篩進

一攤銀屑子。

五

第二天，大家爬起身，已經大天亮了。第一分隊的四棚人扛了短鋤先走，——說好的：先到先做。黃大隊長手下的一位劉先生領着頭。

劉先生敞開灰布袍子的大衣襟，兩手揩在背後夾袍裏。風吹衣裳，像長出公雞尾巴。得意揚揚地前頭跑，後頭跟着一隊短鋤。

太陽還在堆外沒露頭，涼風飄兒飄的正好受：不冷不熱，好做工的時候呵！——腳底下加了油。

沒到塘跟前就紫了眼：——那第三隊龍溝裏什麼人在挑泥？

王學文舉起短鋤就喊：「喂！……挑龍溝的你們是些什麼人哪？」

劉先生放下背後的手，對住塘子霎眼睛。「不要噪，不要噪。」



子裏沒人答應。——那里也祇百十人，站在一條抽乾的龍溝裏，正拚命挖哩。泥塊像雨點望兩邊飛，落在滲進水的塘子裏，鐵鐵托托響。灌雲伙子一看，是寶應佬子，心想不對呀，牛意挨人家搶去了麼？——王學文喊聲：「快點！」——大家一窩蜂衝下塘子去。

好幾個人一起喊：「什麼人挑龍溝的什麼人什麼人……」

寶應佬子一抬頭，看見百把人衝下塘子，吃了一驚。長鋤端在手裏，二百隻眼睛睜成二百個大核桃。——海州嗚子嗎？怎幹？又來搶工做，吃「巧食」——小二狗子一揚頭：「怎幹？自己挑自己龍溝，還犯私嗎？——他抬起鋤，「這塊沒『巧食』吃！」

何二爺正攔小二狗子，對面劉小禿子衝出來就罵：「入姑娘的那個吃『巧食』的？我們灌雲隊的龍溝，要你動！」

灌雲伙子一陣噪：寶應佬子搶工做，還罵人吃「巧食」嗎？

寶應隊裏更生氣：灌雲伙子是強盜養的——不講理！

吳大和尚煽開小樹子，也回罵：「放入娘的狗屁！第三隊的龍溝那個包給你的？」

\* 大家打肚子底下來氣，餓了幾天，才好不容易爭到自己挑龍溝，還來搶麼？何二爺忍住氣，想問個明白，見到灌雲伙子那橫像也生氣了。衆人一條聲：「哪個包給你的？哪個包給你的？」

這邊灌雲伙子揮出膀子。……灌雲隊還沒吃過悶，哪個包的？

「我們大隊長跟段長包的，跟段長包的！」

劉先生在灌雲隊裏只是着急：「你們不要噪！不要噪！讓我問問啦——不要噪！」他正要向前走。

那邊又嚷起來：「放屁！是我們跟段長包的！」

「入姑娘的寶應佬子別罵人！」

「入娘的海州噶子你別兇！」

兩邊一陣混罵。這塊王學文，劉小禿子一羣，那邊小二狗子，吳大和尚一夥，都端起鐵鍬向廟上。在塘裏梗子上碰了頭。

劉小禿子把鍬朝龍溝裏一插，叫聲：「我們來挑！」

灌雲伙子望前一擁。「挑呵！挑呵！……」

吳大和尚四角斬方的臉上發了紫，甩起長鍬，把劉小禿子的短鍬攔腰一掃，飛到南邊塘子里。

寶應佬子發聲喊：「搶工做，強盜嗎？」

灌雲伙子嚷：「入姑娘的打人嗎？」

夾在人縫裏的劉先生嚇得臉發白，連聲嚷着：「不得了，不得了，」拔起腿找黃大隊長去了。

人聲像上千掛炮仗，亂七八糟地嚷着：「打打打！」

各人臉上暴起青筋，眼睛要吞下人，胳膊肘子挺成鐵棍，胸脯像挨了打的癩蝦蟆，一鼓一鼓的。寶應佬子的長鍬一舞，朝人頭上飛。灌雲伙子的短鍬直朝腿下戳。

何二爺也忍不住：「入親娘的！——沒好人過的日子啦！」提起鐵鍬搶上去，後頭跟

動 奏  
的是幌着銀耳墜的大墜子。

那邊後頭的胡三也來了勁，對馬大爺：「耗子也欺人！揍！」

太陽冒出頭，鐵鍬像金龍，亂竄。鐵頭碰到鐵柄上，乒乒乓乓。塘裏的泥土亂飛，龍溝壩子踩成泥醬。光頭在鐵鍬底下一縮，倒下去，泥腿跟鐵柄子一碰灣倒了。

「打死寶應耗子！」

「打死你入娘的海州噶子！」

「入親娘的！」

「入媽媽的！」

洋油箱子：「空空空！」把心都敲緊了——寶應耗子在齊人，灌雲、伏子也派人回第八隊：跟寶應耗子開仗了！

西頭棚子裏的寶應耗子像窩蜂子飛過來：「打打死海州噶子！」——足有四五百來了。

東頭遠遠的像羣烏鴉，從堆頂上望西飛。

喊聲驚起堆上的砂子，半天裏都發黃。

忽然堆後翻出一排人：——是營裏弟兄們，滿頭汗，端着槍，站在堆頂上。那搯皮帶的官發聲喊：「不許打！——再打放槍！」

灌雲伏子慢慢朝後退，鐵鍬並沒停。堆頂上「乒！乒！」一排鎗。大家一驚。「乒！乒！」又一排鎗，兩邊才住了手。

黃大隊長從那皮帶旁邊竄出來。——他是被劉先生走大鴨子被窩裏拖來的。一肚子不高興：「段上辦的什麼事？包給我的龍溝怎麼又讓人家挑？」轉臉向灌雲伏子：「你們回去！我們灌雲隊。」他拍拍鐵機緞背心：「能受人家罪嗎？——什麼事有我先回去！」

寶應僇子伸着頭，「我們的大隊長呢……？」

侯大隊長沒上堆。——躲在堆底下跟監工處的先生吵哩。

監工處的先生攤開兩隻手：「昨晚段長吩咐不要第三隊挑，馬上叫人去告訴你大

隊長：東一處，西一處，哪塊沒找過？也沒得你大隊長影子！——大鴨子家說沒有……」

侯大隊長從頸子紅到臉心。想起大鴨子，咬緊牙根：——昨晚她騷×留他不留我

哇……口水子都噴出來：「好！」

監工處的先生瞪他一眼。——他還氣虎虎地鼓住肥嘴吧。

監工先生說：「伙子鬧下去，不得了。大隊長快去彈壓啦！」

侯大隊長眼一翻，「我不管！——段長既要我包，段長負責！」

黃大隊長擦過身，咕嚕着：「段長要賠償這損失！」

侯大隊長對那鐵機緞背心瞟一眼，全身都冒出火來。恨不能一口吞下那狗入的。便

對那監工先生：「好，到監工處去評理找段長！」

監工先生要攔他：「段長天亮回城裏去了。」

侯大隊長沒聽見，挺起肚子，追着那鐵機緞背心向監工處去。——聽見堆裏邊還亂

嚷嚷地鬧，腳底下就更加快了。

## 六

兩方伙子都回了棚子。塘子裏踏得一蹋糊塗。龍溝填子全倒掉了。泥土裏有幾隻草鞋，幾頂破的草斗篷，一件撕成兩半的藍布褂子，——上面畫滿了白花雲彩斑。——還有半截鋤柄，一個壞鐵頭。

護工隊上弟兄們也散了，工上像是太平無事。

侯大隊長輪在「老摩登」吳大娘牀上。對面是戚分隊長。

監工處裏鬧過一陣，沒個了局。段長進了城，電話上打官腔。龍溝還叫灌雲伙子挑；因為正式訂過約，付過錢，伙子又熟手。寶應第三隊佬子要侯大隊長嚴加管束，不准再鬧事。眼看着黃澤夫那狗入的嘻着大嘴，駝着「水仙腰」走了，侯大隊長差點氣昏過去。——不報仇，不算人，——找到戚分隊長，打主意。

戚分隊長是主意罐子，三言兩語說得侯大隊長險些跳起來。催他就辦。戚分隊長眼

睛一眯，打個呵欠，說天早哩。要下晚才能行事。大隊長知道他心事，叫吳大娘替他燒煙泡。

吳大娘足足燒了十個泡子，燒得不高興，說坐馬子，走了。分隊長自己又燒了兩口，還不想歇。大隊長有點心疼膏子，便笑道：「天不早了罷？——辦完了，我再陪你抽。」

分隊長警警天色，伸個懶腰，勒好腰帶，把瓜皮帽子推到腦後，在門口兩邊一張，出去了。

戚分隊長回到工上，鑽過幾個棚子，一溜烟，又向第八隊棚裏去了。

天向晚，三隊伙子聚在棚外吃飯。十個一團，八個一堆，咕咕喳喳地咬耳朵。紫醬色的臉上也泛了白。

馬上一棚傳一棚——龍溝，是挨灌雲伙子搶去挑了。今晚還要來報仇：調齊了××段□□段的灌雲伙子，起碼有兩千人，半夜三更來專撲第三隊的棚子。先放火，後殺人，不讓一個回寶應。



個個人心裏都發抖，怕灌雲伏子馬上來——回頭看看早上挨打傷了睡在棚裏的八個人，個個都又牙一咬，心一橫。

第八隊棚裏更不安靜，東一言，西一語的——寶應佬子不服氣，仗着人多——人家五大隊，有五千人哩！——今晚大夥兒來報仇，要把灌雲伏子一個個繩網索綁，帶回寶應去，架起洋油燒。

灌雲伏子怕打架麼？——怕事不出來做工了——可是光棍不吃眼前虧，雞蛋不跟石頭碰。拿一千人跟五千人打？——那不來。只是灌雲伏永也不充尋，要打過來，還怕哪個麼？不說五千人，五萬人也跟他拚一拚。

劉先生聽到信，臉又嚇白了。按住大家不要鬧，抖着兩條腿，跑到大鴨子家找黃澤夫。黃大隊長才不忙，先罵劉先生不中用，亂慌張。然後拔起腳就想主意。八隊的上期方錢領到手，還沒發。龍溝上又支到五百塊。怕什麼。兩撇濃眉毛打個結，眼珠子在黑洞裏一轉。嘴角拉長了，想笑——打散了頂好。便關照劉先生：不許伏子出去打人。寶應佬子要來。

就跟他打——馬上又關照：快去僱輛黃包車，預備着：如果再打他，就進城去報告。

劉先生回到工上照樣說了，才去僱黃包車。僱好，天早黑了。走過黃河老堆背後的，那汪塘，正要上堆，從橫裏順堆根跑過一隊人——月亮地下，只見短衣短褲，提着扁担長鍬，是一羣伙子。輕手輕腳，不作聲，帶着小跑，活像一羣半夜搬家的老鼠。一溜烟，向東去了，有二百人。

劉先生有點怕，疑神疑鬼的爬上堆。向西一張，啊呀！

月亮眯着眼睛，天昏地暗。兩條河堆像兩條死龍扒着。這邊堆影裏黑窟窟的有個無大不大的東西在那塊蠕蠕，蠕蠕動。透出堆頂，露着一根根什麼桿子，像是那大東西身上的刺毛。——看對面堆上，又是一個。劉先生腿一軟，不敢到棚裏去，便溜下河坡子。

那兩個大東西不聲不響朝前爬，看看近了。劉先生的心打住地面，通通響。——離不到百步遠，再一看：那不又是一羣伙子麼？扁擔長鍬已經不扛在肩膀上；端平了，跟護工隊弟兄們端刺槍一個樣。

「啊呀這——」

還沒喊出聲，東邊第八隊棚子後面一聲砲仗響：「通……」

接着不知多少人發出一聲喊：「打打打死海州噶子！」

堆上兩批人都驚魚翻了身，喊聲「打」一陣狂風跑過去。洋油箱子又「空空……」

天翻地覆嘍——地下像是一萬個大鼓，打得通通響。上頭洋油箱子和着人叫，扁擔

鍬頭兵兵在打架。人肉挨打得「禿禿」像打死豬。一陣陣狂叫，好比挨了鞭子的馬。

劉先生知道沒人看見他，撐胆子抬起頭……第八隊棚子全挨圍起來了，像還有人

走裏面望外逃。

「逮呀逮呀……」寶應伏子的聲音叫。

又像一陣狂風，人堆擁人堆，翻過堆頂去了。

劉先生活抖抖地爬上堆頂，看見一羣黑烏鴉似的東西撲到堆後，汪塘那邊去了。汪

塘裏撲通通響，又有人狂喊亂叫。

劉先生想抽空找黃大隊長去摸下堆，正要望集上跑，黑地裏跑過一輛黃包車，望城裏路上去了。——劉先生定定神，想到車上正是黃隊長，又怕人聽見，不敢喊，聽着去了。

汪塘那邊有人殺豬似的喊叫。洋油箱子「空空空」越敲越遠了。

## 七

第二天，真是天下太平了。

灌雲伏子逃掉一大半——調來挑龍溝的都跑了。只有五個沒跑掉的，活活打死在汪塘邊。

黃大隊長沒進城——城裏電話說的，帶走三千洋錢現款，跑得無影無踪。氣得大鴨子只是哭：「這狗入的沒良心，騙你老娘×賬呀……」

侯大隊長躺在「老摩登」吳大娘鋪上翻白眼。聽到大鴨子哭，有點快活。一想到自己伏子跑了，又發愁。

寶應伙子看見打死人，連夜跑掉八九百。第三隊算完了。

第三天，段長調第九隊的一半人來挑龍溝，第六七隊上抽些人來挖土方。——跑掉人的地方馬上填滿了。

……

順着槽子，人就是道河：一些數不清的藍點子，仍舊整天整天在那塊動。車子擔子在蜈蚣脚上爬，鉞頭在太陽光裏跳。大風嗚嗚叫，黃沙捲成柱子來壓倒人……

站到堆頂上一看，什麼都是老樣子。——地，像塊大豆餅，到處有黑洞洞的小樹林。祇有綠油油的麥子變黃了……